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B11n0075

西藏王臣護法記

第五世達賴喇嘛著　郭和卿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第五世達賴喇嘛像
  - 目錄
  - 譯者序
  - 讚頌
  - 一、總說佛教的來源
  - 二、佛的事業進入雪域——西藏的概況
  - 三、西藏最初有佛法的緣起
  - 四、藏王松贊干布及繼起的一些王朝事記
  - 五、藏王赤松德贊及其繼承的一些王朝事記
  - 六、惹巴瑾王朝事記
  - 七、朗達瑪王朝及其王嗣事記
  - 八、赤吉德利瑪貢王後裔事記
  - 九、王嗣拉喇嘛・絳秋窩及德哲王朝宏法事記
  - 十、赤扎喜哲巴伯王後裔事記
  - 十一、薩迦歷代繼掌西藏政教事記
  - 十二、察巴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
  - 十三、枳公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
  - 十四、北道一些傑出人物的政教事記
  - 十五、拔住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
  - 十六、大臣仁綳的史實
  - 十七、大臣霍爾・須魯讓波的史實
  - 十八、藏王大司徒的大臣仲欽・扎巴讓波的史實
  - 十九、大臣細噶倫哇的史實
  - 二十、大臣嘉喀哲巴的史實
  - 二十一、大臣德巴・窩喀哇的史實
  - 二十二、大臣雅焦巴的史實
  - 二十三、嘉巴赤本的史實
  - 二十四、武官嘎敦巴・索朗嘉波的史實
  - 二十五、利窩王拉嘉日哇的史實
  - 二十六、顧實汗敦真却季嘉波的史實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第五世達賴喇嘛像

西藏王臣護法記　目錄

譯者序	一
讚　頌	一

一、總說佛教的來源	一〇
二、佛的事業進入雪域——西藏的概況	一七
三、西藏最初有佛法的緣起	二五
四、藏王松贊干布及繼起的一些王朝事記	二八
五、藏王赤松德贊及其繼承的一些王朝事記	七二
六、惹巴瑾王朝事記	九五
七、朗達瑪王朝及其王嗣事記	一〇二
八、赤吉德利瑪貢王後裔事記	一〇七
九、王嗣拉喇嘛・絳秋窩及德哲王朝宏法事記	一一三
十、赤扎喜哲巴伯王後裔事記	一一八
十一、薩迦歷代繼掌西藏政教事記	一二一
十二、察巴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	一四〇
十三、枳公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	一四六
十四、北道一些傑出人物的政教事記	一五一
十五、拔住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	一五六
十六、大臣仁綳的史實	一九九
十七、大臣霍爾・須魯讓波的史實	二〇四
十八、藏王大司徒的大臣仲欽・扎巴讓波的史實	二一三
十九、大臣細噶倫哇的史實	二一五
二十、大臣嘉喀哲巴的史實	二一八
二十一、大臣德巴・窩喀哇的史實	二二一
二十二、大臣雅焦巴的史實	二二三
二十三、嘉巴赤本的史實	二二五
二十四、武官嘎敦巴・索朗嘉波的史實	二二九
二十五、利窩王拉嘉日哇的史實	二三四
二十六、顧實汗敦真却季嘉波的史實	二三七

譯者序

「西藏王臣護法記」一書的著者，係第五世達賴喇嘛昂旺羅桑嘉措應顧實汗敦真却季嘉波的請求而作。著者於丁巳年（明萬曆四十五年，公元一六一七年）誕生於前藏瓊結地方。他的一生對於西藏的政治和佛教方面，都有極大的功績，一生著述，極為宏富。他曾於一六五二年應順治帝的邀請，從拉薩來北京朝覲，對增進國內藏、滿、蒙、回、漢之間的民族團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據「清史」所載：「順治九年十二月，五世達賴至京入覲，獻方物。賜宴南苑。世祖詔建黃寺（現在北京北郊，還有部分佛殿存在）居之。十年正月，賜宴太和殿，賚金幣鞍馬。二月達賴辭行，詔和碩親王率八旗兵護送返藏。且遣人賚金冊印賜封號。」

這部「西藏王臣護法記」是在癸未年（明崇禎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達賴喇嘛二十七歲時所著。他於壬戌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年）在西藏拉薩布達拉宮中逝世，享壽六十五歲。藏民為了紀念他的功德，在布達拉宮建造黃金寶塔，將他的肉身奉安在塔中。

「西藏王臣護法記」一書，詳細記載了從西藏有史以來直至顧實汗之間，所有歷代王朝事記和王嗣傳統。藏族人士不僅尊為珍貴的史冊，而且視為文藝佳作。凡研究西藏史料和文藝者，無不學習。世界各國對西藏學頗感興趣的人士，也都爭相鑽研，現已有英、法、日、俄、德等外文譯本。但因藏文原書文義艱深，譯本多避難就易，未能顯其廬山真面，非無遺憾！

一九六二年，許多佛教界同仁請我將此名著譯成漢文，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出版。最近由於國內外鑽研西藏佛學的人士日多，此一譯本，更顯其重要，因此決定將舊譯稿出版。這次佛教出版社出版之前，我又根據藏文新版本，作了改譯。但是這一原著，行文古

奧，詞藻滿篇，佛典盈紙，用語體翻譯比較困難。為了便於廣大讀者閱讀，我勉為其難，以語體譯述；並根據原文所述各王朝史實的內容情況加了標題，對有關的術語作了必要的注釋。特別是這一文史資料，是有其宗教和時代的局限性的，中外有識之士，對原著給以高度評價，亦就其真璞本質而論。我譯此名著，重在忠實於原文顯其廬山真面而已。譯者不敏，錯誤難免，尤盼賢達，予以指正！

郭和卿

讚頌

「在賢劫時代善見城中，大無畏金座上，
有那美譽功德，如珍寶耳飾般放射出無量光芒！
他具千眼，遍觀諸法，遠離二邊，摧伏魔軍的勝鼓頻頻作響。
那便是具足十力，勝超諸天的至尊佛陀——淨飯王太子解脫王，
在三世間作出無量的福善吉祥。」
「你已消滅死的事相。圓滿證得長壽金剛不壞身。
你是滿足眾願的泉源寶藏自在主，永遠受用無窮。
『壽命無疆！智德無量！』這是三世諸佛讚頌你的聲音。
請以聚壽寶樹的碩果，賜我以獲得的緣分。」
「那整齊的花蕊，似青年智慧，銳如鐵鈎，刺入美女的心房。
自在地洞見諸法的法性，顯現在大圓鏡上。
明效大驗，顯示出一幅梵淨歌舞的景象。
能作這樣的加被者——文殊師利，願我莊嚴的喉舌成為語自在王。」
「尊身美秀，猶如千百日光交輝的珊瑚山那般紅透。
妳權統有情和大地，一切萬物的圓滿功德，妳都具有。
妳由箭端以斜視的威力，足使『有色』與『無為』顫顫發抖！
能明母啊！願妳速作擁有三界自在權威的領袖。」
「乍見美妙喜悅的尊顏，疑是皎潔的月輪出現。
妳那表示消除一切顛倒與惶惑的標幟——
是妳那如藍吠琉璃色彩般長懸而下垂的髮辮。
妙音天女啊！願我速成語自在王那樣的智慧無邊。」
「雪域西藏，如同廣濶的天空，它是十二份教之主的最勝幕房。
猶如天馬行空的悲智力量，引導出祖孫三法王，以及眾視如佛的海生金剛。

還有那通達佛教本末的智者寂護等，他們的恩澤普潤了藏疆。
除用這些史實量知一切，還有什麼能度量？」
「金黃色彩的艷麗，標幟着智慧的徵象迥然奇異。
是『文殊』的智慧顯現『善慧』孺童的德相，堪嘆希奇！
你那莊嚴的『名稱』美譽，光輝燦爛如虹現天際。
你無偏私，善安立，永遠高豎勝旗。」
「從那具足吉祥的廣大法性中，
顯示出你是學富五明，任運成就的大雄。
猶如槃豆時嚩迦花奇妙的冠冕，
表示最殊勝的德相，堪稱你與眾不同。」
「你曾對元帝傳經說教，獲得無上光榮。
授與你不分僧俗與尊卑，你都有發號施令和統治的權威。
你是薩迦派文殊的化身，也是具德『朗』族的種姓。
你擁有政教兼撫的王位，誰對你能不尊敬？」
「講說臺前布網結，氣象森嚴誰不嚇！
善巧智士心皎潔，對那高座不生驕矜與惶惑。
他是善說故事的泉源，到處都是棲身所。
無論誰，對他皆生誠意和喜悅！」
「君不見！上流高風正士們，猶如池中白蓮香。
儘管那月光照射濁世界，白蓮將含苞緊閉不吐芳。
在緘默不語的時間裏，強說史實心作難，
反成為徒勞無益感神傷！」
「特別是總說學處有大小五明，如大海般那樣的寬深。
希求解脫的末學，我今僅以小慧去探尋，
怎能通達解脫理，熟練知識因？
何況匆匆著作文章和言論，將令人難置信。」
「但因權統大地轉輪王，敦促我作此史文。
如風傳來王聖旨，命我圓滿此使命。
新開盛宴，歡迎嘉賓，史中人物諸客咸來臨。
發出那如檀香般的史實吐清芬。」

琵琶弦上播出了上面那般吉祥讚頌的聲音，於是從取之不竭的無上甘露的源泉寶篋——如意摩尼寶王心間的殊勝希有秘藏中，揭開具有吉祥紋理而為莊嚴，如珠聯不斷的賢劫千佛中，那猶如圓滿月輪，異常卓越，具足十力的最勝導師，係由偉大悲願的無垢真實力，宛如白蓮出生在世間。讚美的鼓音響徹三界的勝者——蔗種釋

迦世尊的大寶教法，是為無數人天眾生造作福利安樂的。今說其本末的序幕。

一、總說佛教的來源

提到佛教的來源與發展，及其宏揚光大的造作者，那就離不開一個權統大地之國王的關係。我們的佛祖釋迦也是經過觀察應生的種族、國土、時間、傳系（指應度眾生）、生母（即應生父母）等五事，而降生為淨飯王的太子。這裏首先略說一下釋迦的種族世系：傳說古印度的人們大都是福報享盡從天界降到人間來的。那時他們的壽數很長，而且富有享受無量物質的功能，他們受用的是不需勞作而自然生出的甘露——「地味」，以及後來由「地味」所生的地皮芽漿和不需耕種而自然生長的香稻等。可是從天降的那種功能，大都隨着其他的業力（即造作力）而轉變。因此，後來自然生長的香稻也就退失原形而變成他物。由於這樣，他們才開始創作種植的農事。後來又因此而發生彼此爭奪，互相攻訐等事。所以對於這類事項須得有一位能作公平的裁決者。於是大眾就在為眾頂敬的人中，推舉出一人來作主。這就是為過去人們所稱道的「眾敬王」。繼之由眾敬王次第而有妙光王、善王、勝善王、長淨聖王等，統稱為「五先王」。又從長淨聖王的頭頂肉瘤中出生我乳王；次從他的右大腿肉瘤中出生妙善王；從他的左大腿肉瘤中出生近妙王；從他的右足肉瘤中出生具美王；從他的左足肉瘤中出生近美王等。這就是過去所傳稱的「五轉輪王」。由後四王分別統治四大部洲。這就是所謂的金、銀、銅、鐵四轉輪王。

傳說由以上諸王次第相承直到淨飯王，共出了一百二十萬零一千五百一十四位國王。但是「世間施設論」中則說有八十三萬四千五百三十四位國王。對於以上兩種不同的說法，根據在濁世中為一般史學家奉為頂上莊嚴大寶般的廓譯師童德所作的解說，也沒有十

分清楚地說明。因此，對於探討這一史實具有興趣和明智的人士，是應該再作查考和研究的。

另外說一說關於釋迦世尊的種姓名為「日親」（亦稱日種）「蔗種」「釋迦」等的因緣：傳說古印度普陀落迦地方，出有一百位國王，最後的一位國王名叫有耳。他有子兩人，一名為喬答摩（後來成釋迦種姓），一名為婆羅墮婆闍。長子喬答摩出家後，當他住在爽心悅意的茅篷禪定室中靜修時，有一奸人名叫蓮親和名叫賢女的少女作淫行，因錯過歡會時間，他便殺死賢女，將殺人的血劍拋棄在喬答摩所住的茅篷旁邊。因受這把殺人凶器的連累，喬答摩被處以極刑。當用「木杵貫身」（一種極刑）的時候，黑色仙人運用神變吹來微風細雨灑到喬答摩的身上，喬答摩頓生欲念而漏下精滴兩點。此兩點精液變為二卵，得到日光的煦育，出生二小孩步入甘蔗園中，長養成人。以此因緣，他的種姓也就稱作「日親」和「蔗種」了。傳說甘蔗種姓的裔嗣相承，出有一百位國王。最後的一位國王名聖生王，有子四人。當聖生王的王妃死後，他續娶另一有權勢國王的女兒為妃。那時，他許願說：如果續娶的王妃生下兒子，就要讓她的兒子繼承王位。因此，他將前妃所生的兒子和他們各自的同胞姊妹都擯逐到緣車河畔，共同居住（後來漸成強國），由此稱為釋迦種姓。

其次，關於日親遍智佛世尊的誕生年代，一切善巧的學者們所讚許的說法，雖有多種，但是以命名為義成（梵語薩婆悉達）的本生史實來說，是在己未年（周景王三年，公元前五四二年）仲夏箕月（陰六月）十五日，正值佛母（摩耶夫人）住持長淨法時，菩薩變化為小白象形體而降入母胎。處胎期滿十月，時逢羅睺出現。羅睺梵語名為「魯達羅」，藏語則稱作「扎波」，漢文意為「猛利」，也就是說猛利形星——羅睺出現的意思。對照中原皇統的年運名叫庚申（音譯，周景王四年，公元前五四一年），在西藏則稱

作「金猴」年，氐宿出現百花盛開之月（漢語叫作四月）的上弦初七，輪到火曜日勝星出現時，在蘭毗尼園中誕生（佛的生年，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如果依一般所說是周靈王七年佛誕生，則上文所說要晚二十三年——譯者注）。後來太子選得猶如君陀花方開，含着露珠般的青春美貌，並具足那如扶持鮮花的繁茂枝葉般的六十四種技藝，與那手持蓮苞的鹿目天女所有的才德等都全備的「持譽母」，以及「護地母」等，授權正立為妃。太子到二十九歲時，雖已獲得高登象頂寶座，掌握無畏勝策，一聲高呼自有萬種威嚴，以及所有小諸侯莫不敬伏的尊勝權威。但是他為了顯現殊勝化身的事業起見，也就在二十九歲時，歲次戊子（周敬王七年，公元前五一三年），由自然緣會而圓滿完成了出家的事宜。繼後，由於他經過六年的苦行，使得他那美好的青年色身，一變而為枯木僵枝般的身體。直到喜女和喜力女二人以千頭牛乳提煉十六次而取出的精汁，熬製成乳糜和入甘蜜以作「普賢供養雲」供。釋迦受供後，氣力頓然充沛，身體煥發出光輝，如同百千金燈光聚。當釋迦來到金剛座菩提樹前時，遇着釋提桓因所變化的賣草人，於是接受他所供的吉祥草，鋪座安住。繼即戰敗極喜自在魔王等一切魔軍，無邊空際高標勝旗。那時釋迦年滿三十五歲，歲在甲午（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五〇七年）四月十五日，東方發白，黎明拂曉時，現證殊勝智慧而成佛。經中說：「是日出現月蝕，羅睺羅及甘露飯王之子亦於是日生。」這中間所說的月蝕，它的圖象是依一曜位計三十八小時。而月和星中有十六座星位落空不計時，十六座羅睺面星位計二十九小時，由這樣推算而產生出月蝕。這樣的月蝕圖象，是在很合標準而瑩潔的鏡面上顯現出來的。

佛成道後的四十九天中，默默不語，不作啟示妙法甘露之門（即不說法）。後經世間的創造者——大梵天王，為具足幸福良緣而啟請，（佛）才隨上智和下愚的眾生根器，啟示深廣諸法門；並隨大小乘的根器如願滿足一切資糧，而轉遍虛空界無窮妙味甘露的

法輪。最後，到庚辰年（周安王元年，公元前四〇一年）佛屆八十一歲時（如依周靈王七年佛誕生算，則是八十五歲。這是依周靈王十一年佛誕生算的——譯者注），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佛顯現常住大樂的「法身」空性中，宛如廣大虛空裏的彩雲，現起種種遊戲幻影般的報身；同時又現起和此報身的體性無二無別的「化身」。這便是佛陀顯現圓滿三身（法、報、化三身）的涅槃境界（這是依密宗佛顯現圓寂的境界而說的）。

這樣的佛教從印度古摩揭陀而漸次發展起來，猶如雨季裏的雨水，自然流注而成緩緩流動的寬濶江河。從而在流注到一切大地的過程中，於歲次壬辰（周敬王十一年，公元前五〇九年），眾生的無上導師釋迦獅子三十三歲時（藏文原文為八十一歲，想是版誤，這是佛圓寂之年——譯者注），在德聚粳集塔中，對護持一切密藏的月善法王說「吉祥初佛時輪金剛根本續」（密教經典，一般稱為「續」）一萬二千頌。繼由月善王迎奉佛經回歸香拔拉國，而在瑪拉雅大林中，創建了身、語、意的圓滿壇城（梵語：曼荼羅）；同時，運用幻變遊戲的神通，為迎請真實智慧尊加持而開慶祝開光大會。從此，香拔拉迦羅波都城中的所有眾生，都享有金剛乘的緣份。自月善王作出那無邊的功德事業以來，漸次傳出登上無畏獅子寶座，擁有光輝燦爛的千輻勝輪的法王，共計三十三位。由這些具種法王講說內、外、他三者相配合的大密法門，發出獅子的吼聲，儼如以珍寶絡絲來裝飾具緣者之耳那樣。這些傳法法王次第相承，直傳到最末的一位法王——神武輪王。當神武輪王年屆九十八歲時，他與摩沙大戰，消滅了所有摩沙大軍，他那空前未有的美名事業，也就傳遍於大地之上了。這一事跡也有人認為是神武輪王在他五十歲時殲滅摩沙的。但是如果以摩沙存在的時間為一千八百年的說法來算，那麼就發現約有四十七年湊不足數的錯誤。只能說那不過是粗略計算而已。如果要精推細算，我又苦於沒有充分的時間。所以只好由正直無私的知識人士去思索吧！以上僅只等地的舉香拔

拉為例。以此類推，如果說起那鄔仗那、尼泊爾、中原佛教緣起，則更是廣大無邊。這裏惟恐繁冗累贅，也就不再作敘述了。

二、佛的事業進入雪域——西藏的概況

重重叠叠地密布着，用那皎潔月精塗抹成的水晶般雪峯山巒的西藏疆土，最初有人類的情況，據善巧智士們所樂道的說法來看，是有很多說法的。特別是有一些只承認自宗所樂談的說法，而不加考察，却一味批評他宗的說法為不合正量（這是因明術語，即不合正規）。這樣的言論，猶如雷聲乍響，令謗法者如孔雀般聞聲歡躍而開屏起舞（這是說令對方產生歡喜）。像這樣人士的罪障染污，在各處雖已受過一些影響，然而能在不分品類的經教大海中，用慧眼來鑒別，有「自在行舟的舵手」之稱的須魯伯哇（廓譯師童德）所著的論集中也僅只說：「此間西藏如同印度，疆土與人類等物是從往古住劫以來而有的。」這僅是一種與經教學理不相衝突，不起損害的籠統話語。他雖然也引據他宗所說，但除作了一些批評其是否合理的言論外，而沒有清楚地說出自己所主張的言論。此外「勝天讚釋」中說，他是汝巴底王率領軍隊進入雪山叢中而漸次繁殖起來的種族。這種說法也有它的可能。但主要仍然是說，由持蓮觀世音菩薩的大悲事業的光芒，永遠不滅地朗照着這雪山叢中西藏的有情，使其如美麗的蓮苑繁盛起來。關於這種情況，根據精通五明的大班抵達底邦迦羅西遮羅（燃燈吉祥智），從繪有樹葉紋理的方柱北面取出的「教敕秘要」和「嘛呢經集」等作為西藏地區最盛行的大悲觀音法門雖然不少，但從其整個的密意中看來，都是說西藏的人種為猴與羅剎女兩相交合而生出的孩子為「赤面食肉之種」。

根據佛陀日親無量大悲所孕育而出的言教中說，聖·怙主三尊運用清淨慧眼照見廣大的西藏疆域，上部阿里部分是大象與野獸區；中部衛藏部分是野獸與猿猴區；下部多康部分是猿猴與羅剎區。而上部又是禿禿的童山與皚皚的雪山；中部又是峻岩與草原；下部又是果樹與森林等。這些叢山和原林，像裝飾人身上的服飾那樣點綴着西藏的大地。此間的眾生為了縱欲享受，而任意造下了殺

生等惡趣的業因，以此因緣都墮入彼方大地之下那痛苦無盡之源——鐵桶般的地獄中。三位菩薩以慧眼看見這樣的情況後，也就商定最初由觀自在菩薩來西藏作調伏的事業。於是聖者千手千眼妙相莊嚴的觀自在菩薩來到了拉薩地區，他見那地下雖是地獄的所在，但仍能變得出勝過不死之主——帝釋的悅意園那般的美麗景象。菩薩心想：假設住在此間的有情大半都是人類（意思是說最初為古猿和羅剎所住地區，還沒有人類），享受天人般的快樂生活，那是再好不過的。但是要作救度西藏有情的事業，如果其中的有情是和畜牲一樣愚痴為性的話，要想去指導他們能如理知道那些是應取那些是應捨，是很難為力的。因此，想到非發展其間的人種不可。於是由聖觀自在的悲力加持化作一頭變種的猴，繼由聖救度母的加持力，從度母皎潔的心間月輪中現出一個羅剎女來與猴配合，經過如六道眾生轉生那樣而轉生出不相同的六個孩子。而且那些「類父性」的孩子是思想敏銳，悲心廣大，內心善良；那些「類母種」的孩子多是赤面，惡業深重，秉性頑強。以此逐漸繁衍成為如今所謂的西藏人。當時西藏的四大部族所分的情況為：第一是白耶桑・登天繩部族；第二是黑耶捫・穩如鐵鑄磐石部族；第三是江赤・聰慧神燈部族；第四是黑捫朱・狗尾草部族。

從此，藏區雖是出現了許多小王，可是菩薩想到如果沒有諸聖者的加持力，特別是沒有一位統治此間全體眾生的王，要想興起佛教是很困難的。於是由聖觀自在菩薩加持而誕生了一位王子，他是眾敬王的後裔瑪甲巴王（百軍王）的兒子。這位王子的相貌異乎常人，他長有往下深陷的眼皮，翠綠色的眉毛，口中繞列着螺狀形的牙齒，如輪支那樣的手臂等。以此他的父王認為他是神怪變化而來的，便將他驅逐到遠方去。那時觀音菩薩運用勝慧光明照射他，改變了他的意趣。他來到江脫神山頂上，舉目遠望，忽見雅隴地區，猶如將天上的快樂功德搬到了人間那樣的美好！同時觀看雅塔香波雪山，真像圓滿的皎月那般潔白美麗。於是他來到了遊戲神山的頂

上，順着天梯下降，步行到贊壙四門平原。當時他被在那裏放牧的十二個「笨教」徒看見，問他從何而來？他用手指着天示意答覆，他們了解到他是從天界降下來的。也就是說他有資格作藏疆之王。這樣他們就用肩頭當作他的輿座，把他高高的抬到市中，由此都稱他為栗赤贊波（意為肩座王）。這與「青史」中所說的赤贊波峨德同是一事。當栗赤贊波王修建容布納崗宮的時候，他同時也口譯了「笨教」中的「辛氏之牟嘉法門」。

栗赤贊波王配妃朗姆姆，所生王子名叫牟赤贊波。牟赤贊波王配妃薩頂頂，所生王子名叫頂赤贊波。頂赤贊波王配妃索壙壙，所生王子名叫索赤贊波。索赤贊波王配妃垛默默，所生王子名叫默赤贊波。默赤贊波王配妃達季・拉謨迦謨（白天女），所生王子名叫達赤贊波。達赤贊波配妃舍季拉謨，所生王子名叫舍赤贊波。傳說以上諸王到最後都是由「登天之繩」上升虛空而消逝了。因此，他們都沒有陵墓。以上諸王就是眾所共稱的「天降七赤王」。

舍赤贊波王配妃薩准弄節，所生王子名叫枳貢贊波。枳貢贊波配妃魯贊梅江，雖是生有三位王子，但因他們同大臣諾昂發生爭鬥，結果被諾昂殺害。從這個時候開始西藏才有了鎧甲，而且這是從瑪康地方取來的。那時，諸王子從祖父的寶庫中取出能飛行的白角寶牛，他們騎着寶牛逃到貢波地方去了。在這一段時期裏，諾昂篡位掌握了王朝政事。不久王妃同一位傳為「雅塔香波山神」化身而來的人相好合，結果生下一個兒子，即大臣汝勒解。他殺了大臣諾昂而推舉出嘉赤王子為藏王。

由於枳貢贊波王割斷了先王的「登天之繩」，從此藏王死後才有屍體遺留下來。爾後他的屍體被裝入大銅棺中，用鐵釘嚴密釘好後，拋入貢波河中。當銅棺隨波逐流而下的時候，為長手摩竭沙魚精拾得供獻給王妃，王妃暗藏在王庫裏，後從庫中取出，安葬在青裕達壙平原修建的陵墓。這是西藏最初的一座陵墓。

當嘉赤母后對天發誓的時候，空中發出聲音說：「你的這一王子，將勝一切。」以此給嘉赤王子起名叫布得貢嘉（意為勝王）。嘉赤的父親在位時，相熊及住俠兩地已有「辛」族的「杜笨」。到嘉赤王在位時，修建了青哇達哲宮。在仲王和德烏兩王朝的時代，有了「朗笨辛波伽」的天笨教（西藏笨教的一種）。當汝勒解及他的兒子塔布峨迦（白頭神子）兩位大臣執事的時期，作出了挖溝開渠，引水灌溉，以及開墾草原，耕作農事，並採礦冶金煉出銀、銅、鐵三物，和修建橋樑以利行人等事業。上面所說的那些藏王中的前兩位，是中期時候的兩前王（兩大臣雖曾執王政，不算王族。所以仍以仲王和德烏王為兩前王）。這兩王的陵墓修建在岩山和土山兩處之上。

嘉赤王布得貢嘉配妃綳壙芒娘，所生王子名叫唉學勒。唉學勒配妃牟仁扎瑪納，所生王子名叫得學勒。得學勒配妃魯捫梅謨，所生王子名叫梯學勒。梯學勒配妃姑默，所生王子名叫故汝勒。故汝勒配妃措捫仗瑪，所生王子名叫仲細勒。仲細勒配妃捫布謨，所生王子名叫衣學勒。以上諸王統稱為「地上六勒王」。他們的陵墓都修建在岩山與草原交界處。

其次，衣學勒王配妃牟江墨勒，所生王子名叫薩朗聖得。薩朗聖得配妃措捫赤迦，所生王子名叫得梵朗兄贊。得梵朗兄贊配妃舍領芒瑪，所生王子名叫舍洛朗得。舍洛朗得配妃魯謨梅瑪，所生王子名叫舍洛波得。舍洛波得配妃峨瑪得謨措，所生王子名叫得洛朗。得洛朗配妃赤捫傑瑪，所生王子名叫得洛波。得洛波配妃舍贊領傑，所生王子名叫得嘉波。得嘉波配妃捫准魯貢，所生王子名叫得真贊。以上諸王統稱為「八得王」。他們的陵墓都修建在大江的中流處。

繼此，得真贊王配妃利准芒瑪傑，所生王子名叫嘉多日隆贊。在嘉多日隆贊以前的諸王全是以天神與龍族之女為妃。因此，在這

以前的諸王妃死後都沒有留下屍體。在這以後才開始與民間聯婚。嘉多日隆贊配妃峨瑪得薩枳准江瑪，所生王子名叫赤贊。赤贊配妃捫薩赤迦，所生王子名叫赤扎綳贊。赤扎綳贊配妃捫薩魯頂，所生王子名叫赤脫傑贊。以上王朝共計二十七代。在他們在位的時期中，都是由仲得王族、得烏王族、笨教徒三者來管理西藏的政治。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結束這一段史實。聽我道來：

「那持蓮觀音的身、語、意三密智鏡中，
顯示出清涼地——西藏王臣的史跡功勛！
它是從明智心中轉變而出的故事演義，
由那財寶般的歷史給我以寫成此史的緣份。」
「那有力可用的蟠曲樹莖，
大多生長在黑暗陰森的叢林。
這史跡如同芬芳的摩羅耶山，
那檀香樹的嫩枝結着纍纍成熟的花纓。」
「文書史冊好比那蜜中的精汁，
嘗時它能給你以美味的甜蜜。
它不讓迷人的讕言如濁酒一樣滲進，
事跡像蜂羣的財庫——『蜜板』那樣希奇。」

三、西藏最初有佛法的緣起

以上所說的諸位藏王，雖說都是由大悲觀音的殊勝加持力而出生的，但是在那一階段中，還未出現信仰佛教的藏王。打從這時起，才開始有了佛法的階段。因此，首先要說的是藏王赤傑脫贊配妃汝容薩東嘉納謨措，所生王子名叫拉・脫脫日栗贊。他是吉祥圓滿的普賢菩薩光明幻化而誕生的。當他在位時，容布納崗王宮的屋頂上面，從空中降下來「百拜補證懺悔經」、金塔、「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心要六字真言」、「枳達嘛呢法門」（心寶法門）等。又從空中發出聲音說：「再傳五代，將會知道這些經義。」由此雖不能認識這些經文，但仍然知道它是很奇特希有的。於是將它起名為「尊嚴秘寶」，並安放在王宮的寶庫中，虔誠供奉祈禱求福。由於這祈求的力量，脫脫日栗贊王雖已年屆八十，却不可思議地變為少壯青年，整整活了一百二十歲。這在「青史」中有倫巴班抵達的說法和「壩協」（即桑野寺詳志）的記載，它雖不失為適情合理的善巧之言，但是倫巴班抵達認為從天降下經函於理不合的說法，未免是一種所見不廣之言。因為以西藏佛法初立的緣起來說，聖者菩薩的化現和悲心，是超思想——不可思議的原故。傳說以上那一階段共出有五位藏王，他們死後，陵墓都建在青隆達壙平原。

藏王脫脫日栗贊配妃洛薩芒波傑，所生王子名叫赤栗雙贊。脫脫日栗贊死後陵墓建在敦喀達地方。赤栗雙贊王配妃種薩謨度樣謝，所生王子名叫卓栗得。卓栗得王配妃名青薩魯嘉恩布措。由於這一王妃是龍族的女子，所以她看見庫房裏放有油炸蟹蛙之類的食品，便心生疑懼，發生病痛而染上了「龍疫」。並且她生了一位王子也是「生盲」。以此給王子起名叫「奇相生盲王子」。藏王卓栗得和王妃在他倆還活着的時候，曾留下遺囑吩咐這位生盲王子道：

「賢善的思想是黃金一樣的寶物。
聽吧！美好的商談是聖潔的甘露。

那怕是惡劣的也應視如火為利用而養護。
世間事是疑雲，虛妄的疑慮應消除。」

又說：「你虔誠供奉祖上的『 尊嚴秘寶』吧！以後你可以從阿夏地方召來醫生為你開眼，如開不出眼珠而不能掌管朝政時，那麼，松巴地方有一笨教徒的妻子名叫嘉謨嘉江，我和她曾有一夕的好合因緣，生下一子，名叫松日仁謨。可以把這孩子喚來，叫他進入金却王都繼管朝政。我的陵墓應修在香達地方。」於是王子依照自己父王所說的話去作，開了盲眼之後，他看見吉學地方的母虎山中，有凶煞地神，後來這地方就共稱為虎山觀煞。他死後陵墓建在喀達地方。這位藏王配妃峨貢薩東准卓迦，所生王子名叫朗日松贊。朗日松贊王在位時，從中原內地輸入曆法及藥物。他用黃牛乳汁拌和泥土建築了一座王宮，名叫千堆萬積億傘宮。他又從乍松頂瑪海邊獲得垛哇（音譯）駿馬，他騎着駿馬殺死了灰色而有長角的野牛。由於搭在馬鞍上的野牛肉掉到地上粘着鹹味，以此才獲得日用的食鹽。他死後陵墓也修建在敦喀達地方。

說到這裏，作一中間讚頌來結束這段史實。聽我道來：

「用那持密藏佛子巧妙造出的船筏，
發動靈巧的幻輪飛空，載來了『 嚴密牟尼寶』。
將它安置在西藏全民禮敬的幢梢。
今朝唱起勝緣的歌聲，千闥婆也生愧恨而拜倒。」

四、藏王松贊干布及繼起的一些王朝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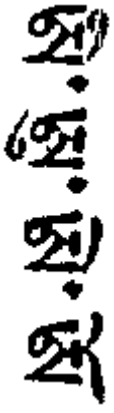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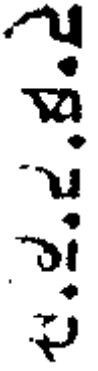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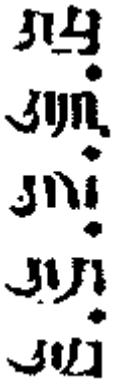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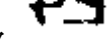
這裏要說的是在一時間裏，啟開那正法導師解脫王釋迦教主的大寶樓閣難以數計之門，並長伸其布施之手，將其中所有光輝燦爛的德、財、欲、解脫等四部財寶，都取出施給一切眾生的那具足吉祥而希有功德之松贊干布王的史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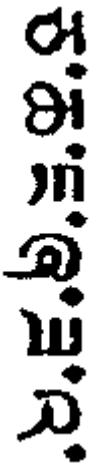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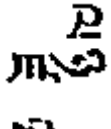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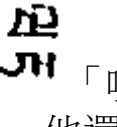
「甘丹秘籍」中有頌詞說：「從此轉世數難量，往生善趣在藏疆。眾藏王中示範王……」等語。又「墟書」中也有記別（預言的意思）說：「雪域『朗日』族裔中，王子松贊干布生。」正如這些無垢記別中所讚譽的那樣，松贊干布王他是朗日松贊王配妃澤綳·枳瑪脫迦所生的王子。正當一切智日親釋迦牟尼佛圓寂後一千五百零八年，歲次己丑（唐太宗貞觀三年，公元六二九年）那年，王子松贊干布在慈固洲的宮中誕生。他十三歲時，就登上了父王的無畏獅子座，獲得繼承具足威力之轉輪王般的權位。

那時佛的密意中，正念想着：在雪域的西藏作諸利益眾生事業的當中，如能獲得一位可以授權灌頂的人，那是再好不過了。瞬間，那具足吉祥功德的普賢菩薩立即以大寶瓶滿盛淨天甘露而請松贊王沐浴；阿彌陀佛以手摸松贊王的頭頂而為王灌頂。一時出現難以述說的種種化現和奇觀，以及無量的希有瑞相。松贊王繼想到：如果在布達拉山（即普陀羅迦）頂，建一王宮並住在那裏，將能使四方所有國王不由自主地都傾向自己；並且那八種自在富貴功德，都能應運而成。他想到這裏，立刻啟程來到格熱地區。在格熱的橫道上他親眼看見那裏有自然現起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他當即沐浴淨身虔誠祈禱！感得從自然現起的六字真言放出五色燦爛的彩虹，輝映到對面岩石上自然現起的觀世音菩薩、救度母、馬頭金剛等佛像上面。觀音等佛像復放出光明射照到六字真言上面。這樣的光鬘往來交織，成為希有奇觀。那時這種虹霓煥彩的奇觀，為

大眾所津津樂道。松贊王繼請來尼泊爾的一些有精巧藝術的造像工人，依照那自然現出之佛像的莊嚴神彩，精細雕出很清晰的身之所依——佛菩薩像，及語之所依——六字真言等。後來松贊王同妃眷等漸次來到布達拉山，他們在那裏修建了好比把那帝釋天宮搬到人間一樣的雄壯悅目，又如日宮天女的月臺那般華麗高貴的王宮。並將神變大軍一起安紮在宮裏。因此，邊疆諸王耳聞到現在西藏地區中，有兩頭王神通無礙，能遣發神變大軍，都心生畏懼！由於他們懾於藏王的榮威，都產生了一種非去拜謁一下藏王不可的念頭。於是他們也就憑藉西藏王宮新建之喜，盡情表示敬意，作詞道賀。並派遣使臣前去饋送禮物，致書通好。松贊王對來使們，都一一給有覆書，並對他們談了許多通好的話；還饋送了很豐富的物品，使他們都很滿意地回歸到各自的國土。從此，各國王對松贊王都油然生起了歡悅隨喜之心。

由至尊觀自在菩薩所化現的人王——松贊干布，對於撫育教導眾生的一切知識來說，他那千百種智慧的光明，本來早已照徹一切黑暗，即使是絲毫的愚昧無知，也都已消除乾淨。但是他為了適應淺慧眾生的觀感起見，而想到要掌握王朝的政治，和施行正大的法令，非具備有一切功德之本的文字不可。於是他派遣曾經獲得文殊的加持，猶如清涼的龍腦露滴注入心中，把所有愚鈍的煩惱，都早已消除的御前大臣，即圖彌阿魯的兒子名叫桑補扎，連同僕從人等，給了他們沙金一升及金鉢等物，命令他們到印度訪求學術界的權威導師，學習文字。他們啟程後一路平安到達印度，就在婆羅門勒敬（音譯）的座前，學習了三百六十四種文字；並在班抵達拉日巴生格（智獅子）座前，學習了「聲明記論波爾尼經」，和比較易知的部分，即國王的論著「迦羅波經」；難知部分，即班抵達的論著「記論旃陀羅字經」、「鄔拿地經」、「觀世音二十一種經續」等。最後他們在婆羅門上師的座前，呈上一首頌詞說：「我等與臣圖彌氏，為學文字來印疆。所有師恩記心坎，謁師拜謝將離印。」

他們在婆羅門師前上了聊表感謝師恩的頌詞後，就回到了西藏。從此大臣圖彌同松贊王二人就住在瑪汝宮內，不與外界接觸。這樣在閉關專學的三年當中，圖彌將所學的文字和聲明諸學，都講授給藏王松贊。松贊王雖然已經學得精通透徹，但是他覺得這中間找不出與西藏常用的語音和字種來。他把這樣的感覺告訴圖彌後，圖彌便至誠地祈禱文殊。由於那誠求加持的大悲甘霖潤濕了他那如壤土的心靈，才發出苗芽般的藏文字體形象。由此結出了真實的果子，即從梵文十六母音字中，取用  「咿、嗚、唉、啊」四個母音字；再從梵文三十四個子音字中，去掉  等五個反體字，和  五個重疊字，以及  「迦叠俠」反書一字等的基礎上，子音中補充了元音  「阿」字，又補充了梵語叫作唉迦、達摩、諾迦、姑瑪羅、得遮婆羅、嚩雅婆羅等字句，它標幟着一、


法、世間、童子、威光、乳等六義的「迦、洽、稼、夏、唅、阿」（音譯）等六個字。而制定出四個母音字及三十個子音字的藏文。後又仿照梵文「倫遮」字體而創造出藏文的有頭字——楷書；仿照梵文「哇都」（音譯）字體而創造出藏文的無頭字——草書等書法。他還著作了常用八種正字法的論著獻給藏王。同時他翻譯了觀世音二十一種顯密法門等許多經典。這算是西藏最初翻譯的正法典。松贊王想到正法獲得這樣的成果，是和圖彌的功績分不開的。因此對大臣圖彌優禮厚賞。以此其他大臣對圖彌大生嫉妒。於是大臣圖彌作了一首詞頌表示道：

「在這邊野僻陋的藏境，
我是最初有成的智人，
我是消除黑暗的明燈，
榮獲君王如日月般的頂敬。
百官臣僚中，捨我其誰？
對雪域西藏的人羣，
我圖彌的恩惠非輕。」

以他所作的賢明無垢的事業，和他所表示的詞語，如霹靂般頓將那些心懷嫉妒如山岩般的敵意擊為齏粉。不過依他所說的詞頌去仔細尋思，不難知道在那賢善祥和的時期中，一般臣僚對有才智的賢人，仍然是難免由嫉妒而產生冷言熱語的。

於是松贊王憑藉着這寫作俱便之善軌文字的方便，在十善法戒的基礎上，制定出敬奉三寶、修行正法、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

高敬老、誠愛親友、利濟鄉人、心須正直、效法上流、善用財食、有恩當報、斗秤無欺、心平無嫉、不聽婦言、和言善語、任重量寬等十六條正淨的作人法規。那時，松贊王建立的事業，真如秋季晴空紅日朗照那樣的光明，又如持軛金山那樣的雄偉。從此使西藏全境所有居住的人們，不止一次地歡慶他們獲得增上善果和決定解脫的到來。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頌當時的勝業。聽我道來：

「眾生福德猶如春情綿綿孕育中，
出生美滿的如意佛子大不同。
手持蓮花執掌人間政，
遠處引來圓滿安樂的芳香氣濃。」
「三十字母如珠鬘聯綴而製成，
似海潮般發出莊嚴文字的語聲。
它是那大寶纓絡價值連城，
如同滿腹金寶的火神，何須覓奇珍？」
「罪惡頑強，它是黑暗，遮蔽了山地的藏疆。
清淨善業，它是陽光，又如飲酪骨做的金剛。
陽光破黑暗，金剛摧頑強，即是那十六條規章。
這樣的善業，光輝燦爛照耀着四海各方。」

繼此，松贊王他知道若要安置眾生於無上解脫中，須依靠一尊佛菩薩，才能有那樣的助益。於是他依照很多天神之子從空中說出的預言那樣，他從自己的眉間白毫變化出比丘「阿迦買瑪底俠羅」，來作他的遣使。這一使者運用難以思量的神變力調伏了鄔扎瑪格薩王，使他歸入佛教。同時他憑那超凡的神變力，又將國王格薩的兵馬剎那間都運到海邊的沙洲，挖出那沙土下面的「蛇心旃檀」樹節，剖而取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並從普陀羅迦取得「牛頭旃檀」（珍貴的沉香）樹節。他看見那海島中的香草，及八大聖地的沙土，還有那尼連河的河沙等物中，都安住有無量諸佛菩薩。於是他取沙一包，及香草一束，還從那「具足蓮輪塔」中取得一捧拘留孫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等三尊佛的「舍利」（即佛的靈骨）。化身的比丘將以上諸物捧持歸來後，獻給了藏王。繼之由化

身比丘依照本尊觀世音從心間放光指示他的標幟，到尼泊爾迎請來「訶梨旃檀」（希有的沉香）樹中的觀世音菩薩像，隨後，比丘仍舊合入於藏王的眉間去了。

又如「甘丹秘籍」中所說：「奉三寶王去藏疆，速依法行是藏王，調伏藏邊諸鄰國，迎我來此從大唐。伊人雖是無煩惱，我是世間『無漏光』（言如不墮生死的燈光），作彼王妃佳話揚。中原供田迎到藏，藏土中心作供場。」這樣，大寶瓶中的記別甘露，到了那使眾生獲得解脫的喜筵中，而被應用它的時候，聖者菩薩作出最勝事業，入於似空中紅日，光明普照的廣大無邊方便（即方式策略）中，而顯示出「蹙額母」的化身赤准公主，年方二八，青春貌美，口出香氣，猶如沉香。又在中原都城中，復顯出「救度母」的化身文成公主，年屆十六，容顏絕妙，具備美德，口出香氣，猶如蓮芳。這裏西藏松贊王已祈禱本尊，而獲得聖者菩薩的加持，從空中發出聲音記別說：「當迎聘那菩薩化身的兩美女作王妃。」於是菩薩化身的松贊王兩眼放出光明，分別向東西方射去。他以無垢天眼，看見西方尼泊爾雅布雅迦大城中，那政教兼備，富貴圓滿的國王尼薩瑪枳學，有一位容貌美麗，令人悅意的赤准公主，並有珍寶財庫，以及「日親」釋迦世尊八歲身量的佛像。他又看見中原具有萬道吉祥門的大城中，那權威自在，統馭大地的唐皇，有一位天仙般的文成公主，並有賽得過毗沙門那樣富足的寶庫，以及蔗種釋迦牟尼十二歲時的身像等，都是美滿無瑕。他想：「如果我聘娶兩公主為妃，由此中原、尼泊爾所有美滿的物質榮華，都能如磁石吸鐵般地吸收過來。不過以隨順世間一般人的習慣來說，我此時雖已成為邊疆西藏的人王，但如果僅派使臣前去聘婚，是得不到對方慨然應允的。」想到這裏，松贊王立即從右眼放光變化出具足相好的轉輪王；同時變化出馬寶、象寶、大臣寶、將軍寶、妃寶、輪寶、摩尼寶等，以及作前導的四種軍隊，都一起來到了尼泊爾王宮的門前。由那變化出來的大臣寶用尼泊爾語說道：「我是聖觀自在所加

持，而示顯為雪域西藏的人王。知道國王你有一『 蹙額母』所化現的赤准公主，特來聘婚。同時還要迎奉應得的供像——釋迦牟尼佛像、彌勒轉法輪像、旃檀度母像等。如果得不到你們的應允，那你們這裏，就將變為我雪域藏王的皇宮。」這樣說後，尼泊爾國王和人民都懼怕起來，不由自主地應允了他們的要求。於是老父王對自己的赤准公主說：「我兒，你應聘往西藏去吧！」公主聽了就在父王座前，上書稟道：

「親愛的父王！
下賤種姓生長在藏疆。
那是愚昧黑暗的邊荒，大德導師不往。
那裏沒有供佛的廟堂，又無積善賜福的塔像，
更無那僧俗四眾，以及佛友賢良。
他們對法與非法全不曉，如同在黑暗中隱藏。
他們本是那嗔心惡意的羅剎種，
又是那靈敏而又怠惰的走獸——猴種的家鄉。
如果要兒去到那樣的邊野，
請賜兒積福所依的佛像來供養，
也就是父王所供奉的釋迦牟尼像，
還有那彌勒與度母像等都賜兒携往。
再說西藏好比那餓鬼城一樣，
佛也記別說它是饑餓人的邊疆。
因此請多賜兒財寶裝滿倉。
其次西藏它是嚴寒襲人的雪疆，
請賜兒終生受用的溫暖衣裳。
如果不熟悉那裏的情況，
即使去管教我心行難主張！
親愛的父王！請賜兒教言和良方。」

父王聽後說道：

「我眼珠般疼愛的女兒呀！聽我吩咐記心房：
西藏乃是最特殊的邊疆，
山高地潔，風光秀麗，是險峻雪山的脖項；
氣候溫暖，大地清涼，好比那快樂的天堂。
茫茫四海，泱泱四江，裝飾出美麗的圖樣。
那裏還豐產各種稻糧和寶藏，
人們受用的乳酥，賽過那玉露和瓊漿。

王是菩薩所化現，民是人中的善良。
雖無出家四大眾，喜有菩薩傳系來增長。
雖無佛正法，但有王法與規章；
雖無僧伽眾，幸有菩薩化身的藏王。」

父王說了這讚美西藏人王、百姓、疆土等美德，來加強公主喜悅西藏的心情後，也就隨順了由西藏方面變化（是說西藏大臣非一般凡人，而是菩薩變化出來的）來的大臣寶的要求，和公主所陳述的理由，而將神聖的供養所依處——即由「帝釋」作施主，並由那天神變化的塑工運用各種巧妙的手法鑄造，由釋迦世尊親自開光授記（即對着像作法請神靈降入，並作預言）的釋迦牟尼佛八歲時的身量像。還有那迦葉佛親自作過開光加持的彌勒轉法輪像，及自然現出的旃檀度母像和惹達羅得寶貝、達俠得哇寶貝、吠琉璃鉢等，以及以七寶庫為主要的一切用品等，都分賜給赤准公主，並對公主教誨道：

「我兒往日也勿惦家鄉，
現在更應無掛赴藏疆。
賢善戒規與正法，兒應宏揚；
堅固堡壘與王宮，兒應修創。
還應建佛正法和供奉三寶的廟堂，
並應修造那殊勝的塔像。
總的是兒應建廟塑佛來供養，
興起那宣揚佛法的四方僧伽，
使佛教興隆，氣象光昌。」

父王對公主說了暫時和永久兩方面都有用處的教訓後，便將赤准公主遣嫁到西藏去了。那時上中下三種士夫見有三種不同的境相：上士——諸佛菩薩所見的境相，是聖觀自在菩薩和蹙額母兩者相會，在那遍及虛空的光明朗照中，到達西藏而安住；中士——尼泊爾的王臣民眾等所見的境相，是赤准公主坐着寶輦去到西藏；下士——西藏的庶民百姓所見的境相，是西藏大臣等統率五百馬隊，捧着吠琉璃鎧甲等禮品，前去尼泊爾迎接赤准公主。於是松贊王在

那種種隆重莊嚴的施設中，迎接自己的妃子，舉行了盛大的喜慶婚禮，正式授給了赤准公主以王妃寶座的權威。並且將賜供的釋迦牟尼佛等殊勝的各尊佛像，以及過去由化身比丘迎請來的那些佛像，都一併奉安在悅意的佛堂中，而以普賢供養雲般的盛大供養來作供養。從此，松贊王就在距離佛像不過一枝箭遠的地點設座安住下來，不再外出遠走。這樣一來，赤准公主體會到藏王雖是具有勝超人天的功德，但他對邊疆各地和周圍的兵馬，是存有戒心的。所以他不出走，而只到王宮之外。因此，赤准心中生起了修建一座堅固王宮的動機。於是在紅山那裏，築起三道圍城，然後在圍城當中，修起了堡壘式的宮室九百九十九座，又在紅山頂上修起一座來湊足千座之數。這些宮室都以金鈴、塵拂、珍珠網蠓、纓絡等物裝飾，顯得十分壯麗，真與天宮相媲美。藏王和王妃的宮室之間，都以銀橋和銅橋連接在一起。宮室的基地上豎有一千支尖端鋒利的長槍，槍上繫着隨風飄動的美麗長幡。四面又有能收集一切財物資具的四門，各門之上是以穹窿的屋頂來美飾。外面利用低窪坑道做為跑馬聚點的跑馬場，深二庹，寬十八庹，長三百庹。在坑道上面排列着木板，板上鋪着厚磚。這樣做的作用是，一馬飛馳就有萬馬奔騰之聲。總的說來，由於福德的力量，儼然是把羅剎王楞伽山主擁有的十項城，都搬到了雪域西藏的那般景象。

西藏王臣民眾就在這樣的美好環境中，享受不盡那五欲功德的時候，菩薩化身的松贊王，他繼續準備往東方去聘娶那唐皇的文成公主。於是松贊王從左眼放出光明，如同過去那樣變化出轉輪王和七寶等，來到中原大唐皇宮的白色寶石門前，由那變化的大臣寶用漢語說道：「我是大悲觀音所化現的藏王，前來聘娶你那救度母所化現的文成公主。同時還要迎供那尊賜送的釋迦牟尼佛像，以及各種寶物。如不應允所求，我就要來進攻中原。如果應允所求，從此以後，漢藏和睦，不起爭端。」這樣說後，中原的君臣人等心中很是懼怕，也就答應了藏王的要求，而命（文成）公主出嫁到西藏。

（文成）公主雖是稟明她不願遠離親愛的骨肉，而去到那政教完全不同的地區去，但是由於唐皇勝不過藏王化現出來的轉輪王所表現的勝策和威光，所以對公主所稟的話，也就不作考慮了。這時文成公主只好再次請求說：「如果命兒出嫁到西藏，兒請求賜我釋迦牟尼佛像，以及為了鎮守那野地邊荒的西藏地區，和所有凶惡的神魔鬼怪起見，而需要的占卜、曆法、星算諸術的圖書等。並請賜兒能滿意願的財物和用之不盡的珍寶等。」唐皇允如所請，將財物分賜公主而吩咐道：

「親愛的女兒呀！請聽我吩咐：
有名的雪域是藏土，
它是聖地真特殊！
雪山好比自然現出的奇妙塔，
真是任運天成的最勝土。
四海好比供設的松石曼荼羅，
四原如同那陳設的供物；
還有那四河是天然的四泉頭，
再配上那高山、淨地、雪嶺、險隘等處，
儼然是一幅吉祥悅意的卍字畫圖。
它不比他國的君王是由人來作，
人作君王不是希有世罕無。
希有的藏王！他是菩薩化身作君主，
四方的國王對他俯首敬服。
法王松贊干布，擁有六氏族，
他是上善人——菩薩化身真特殊！
他是具有無量功德的君主。」

唐皇說了這些讚美的話以激發公主的喜悅心情，並教訓公主道：

「汝應教兒孫讀詩書，習染善性。
還應讚三寶的威望，誠心信仰百般恭敬。
應修建轉法輪的殿宇，和那修善的蘭若梵淨。
還應當造塑佛像並書寫經文。
應勤聞思修，內依正法行。
應敬諸僧伽，守護誓戒身。
常念正法，勿推明日，從今即力行。
學法要思無暇待，切勿貪戀此生。
勝大的皈依處，應皈三寶佛法僧。

應思業與果，止惡修善行。
當念輪迴過，依修出離心，
離輪迴煩惱，依法對治行。
應思慈悲心，當生菩提心。
應作菩提行，步大乘途徑。
汝能如是作，將獲善祥境。
這是最後語，兒應依此行。」

唐皇對文成公主教誨了許多政教雙方都需要的話後，也就遣嫁公主去到西藏作藏王妃。那時發現有三種不同的境相：第一種十方諸佛菩薩所見的境相，是由那大悲光明發出的神力勸動觀世音菩薩和救度母，為饒益於西藏，雙雙起駕而赴藏；第二種中原的人眾所見的境相，是公主前往西藏作菩薩化身的松贊王的王妃；第三種西藏的民眾所見的境相，是藏王派遣智勇雙全的大臣嘎等一行多人，捧着吠琉璃的頭盔等禮物到中原唐皇的王宮前聘娶文成公主。唐皇和后妃、太子、公主等人本來不願將文成公主許給藏王，他們暗地商量把文成公主許給另一大國的國王。當時的內幕情況是，因為有印度法王、波斯財王、格薩軍王、美色市王等人都羨慕唐皇敬信佛法，后妃享有榮華，太子愛好武藝，文成公主又是花容玉貌的美麗，因此都分別派遣使臣前來中原，爭聘文成公主為妃。那四國所派的使臣共有五百人之多，都不約而同的到了唐皇的宮前。中原方面大都不喜歡西藏，但是礙於法理不能表現有憎愛偏私之心，他們便有意弄巧地說道：「我們要試試看使臣中，那一國的使臣智巧，就將公主嫁給那智巧者的國王。」於是他們拿出一塊唐皇那依附着神魂的綠松石來，松石有兩個穿孔，有一穿孔在石的邊沿上，另一穿孔在石的當間，兩孔相通的線路，又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如裝飾品的層次（有回旋多層的曲線）。他們說：「誰將這綾綢穿過綠松石的眼孔，就將公主給他。」於是那些國家的使臣們，經過多天的工夫，想盡各種方法，也未能穿過。而西藏使大臣嘎在中原當地捕捉了一些螞蟻來餵養，從中挑出一隻大拇指頭寬度的螞蟻來。他用細絲的一端繫在那螞蟻的腰部，絲的另一端拴着綾綢，然後將螞蟻

引進眼孔，隨即用口對着眼孔吹氣，等到那螞蟻走出了眼孔，綾綢也隨之而出。他們解決了這一難題後，請求將公主賜婚藏王。但是中原方面仍不樂意許給西藏，而故意刁難說：「僅只這樁事算不了什麼，我們要考驗的事還沒有完。」於是他們又拿出母鷄雛鷄各一百隻，要求辨出各自的母和雛來；又擺出很多根圓木，要求辨出木的根梢來；又要每人在一天當中，須吃完一整隻羊的肉，同時揉好那隻羊的皮，並飲完一大瓶酒而不醉等許多極難的鬥智競賽。智巧的藏使大臣嘎用酒糟誘鷄法辨出了各自的母和雛；用順流放木法辨出了木的根梢；用輪流食作並進法，將羊肉和羊皮分開堆列起來，每一小塊肉上沾一些鹽漸次取食，也就將肉吃完；同時從排頭起每人依次傳遞羊皮都揉搓一下，這樣輪搓就將羊皮全數揉好；又用一小酒器盛酒，而依次輪飲也將酒飲完而未醉。其他國家的使臣們都未能將各項競賽做好。但是藏王仍然沒有得到唐皇的許婚。有一天晚上，驟然敲起大鼓，傳令說：「唐皇有令，要所有使臣，馬上都到皇宮裏去。」藏使大臣嘎一聽到鼓聲，心中知道定有蹊蹺。他將到皇宮的時候，先在自己的住室門檻外面上邊，用朱色畫了一支金剛杵，在門檻下邊畫上了一個卍字。凡是他所經過的其他門上，也都畫上一個記號，而直達宮內。唐皇吩咐道：「今晚你們各國使臣，誰能不走錯路而直達自己住處的，就將公主給誰的國王做王妃。」其他的使臣都走錯了道路，唯獨藏使大臣嘎他舉起燈照着事先畫好的記號走去，很順暢地到達了自己的住室。可是唐皇又傳下令來說：「明天在廣場上，將集合三百名年輕的美女，到時誰能在三百人中，認出公主來，就將公主給他的國王。」藏使大臣嘎原來就熟識一個漢族女人，為了不上他們的圈套，他給了那女人一些償金，先將文成公主的身形體態都探得一清二楚，牢記在心裏。到了第二天早晨，其他國家的使臣們，都只看外表的裝飾和容貌，挑走了一些美女，而西藏的使臣們却胸有成竹地把彩箭插在文成公主的衣領上而引出廣場。那時公主表現出不樂意的樣子，而藏使大臣嘎

却是無限歡喜！繼由藏使讓・土彌和枳・色汝貢通二人抬着公主而唱道：

「希奇！真希奇！
小臣有話稟，公主請細聽：
欣欣我藏疆，到處結祥雲。
巍巍藏王宮，諸寶所建成。
松贊干布王，菩薩所化身。
相好又莊嚴！種姓甚高尊！
你一見到他，愜意且銷魂！
他本是大悲觀音，治政如法而不紊。
民眾聽命，王臣歡欣，歌唱太平。
佛法如旭日東升，德光像明燈遠映。
山中遍長樹木葱葱，大地滿種五穀盈盈。
無邊無界地殖生，遍地欣欣向榮。
五金寶藏齊繁興，牛羊馬匹日益增。
這樣的快樂和繁榮，藏疆全備可歡慶！
希奇！真希奇！公主請細聽。」

聽了他們這樣悅耳的歌聲，公主也就寬心了。唐皇在送別公主的時候，由於聽信了枳・色汝貢通因嫉妒大臣嘎而進的讒言，立即命令大臣嘎留駐在中原內地。藏使大臣嘎也就只好遵命駐下來。這樣，唐宮裏的人們才放下了心。他們為了要給後代遺傳這一藏使的機智種子，特選了一名美麗的青春少女給大臣嘎做夫人。大臣嘎故意裝作有病的樣子，不和那美女接近。於是他們便想出許多有益的藥物和飲食來治療大臣嘎的病，例如用綢緞燒灰，檀香木煅炭，取用羊的脾臟血等。這些於事無益的事情，大臣嘎故意讓他們去作，令他們對他生起厭煩。他又想出使他們把青稞炒熟後拿去播種等許多巧計，來打擊大唐皇朝。最後他依靠自己安排的巧計，獲得返藏的時候，找到了一個乞丐。他託這個乞丐，把一封信寄給公主一行人等。他信中寫道：

「結識那長鬍子的公羊怎能好？
在那不許喧嘩的環境中，我也要號叫！

那鋼鐵般堅固的堡壘我把它推倒。
在那受困到山窮水盡的環境中，
我拾起那裏的石塊記心梢。
白綾來裹好，黑綾我拋掉。
那太陽的旁邊，月亮將趕到。」

這樣大臣嘎含沙射影地寫出了他在中原作了打擊大唐的事，和他用計脫離了困境，將要趕上公主一行人等的蹊蹺話之後，託人將這封信寄到公主一行人那裏。

繼此大臣嘎藉口他的病，是因西藏本土的諸神不悅而得的。因此需要用些物品來祭禱諸神。在這樣的藉口下，他取得了紅頭黃驃馬和用鹽醃製的肉乾等物後，立即逃到那能看得見遙遠的西藏高山的地方。那時後面來了四名追緝的力士，大臣嘎只好先將肉乾拿來招待力士們，力士們吃完後口渴難忍，因此，喝了很多的酒來解渴。等到力士們都喝得爛醉如泥的時候，大臣嘎很快的將力士們騎來的馬，用繩拴着馬脚，同時將力士們的武器搗毀。然後他騎上了紅頭黃驃馬，一面走，一面唱道：

「將良緞錦綢燒成灰末樣，
用作那有偏私的唐皇衣裳。
把那空無一籽的黑穗，
用作那吝嗇皇后的路糧。
林木煅出來的炭棒，
用作那練武太子的長槍。
取脾血殺害了他們的羣羊，
我當在佛前懺罪發願來回向。
哈哈！我無病裝病床間躺。
嘿！這下我何必枕上呻吟，召醫開藥方。
別了大唐地，我要回到自己的家鄉。」

據說他這樣邊走邊唱着，而在寨門前，趕上了公主一行人等。大臣嘎就這樣運用以上所說的各種智巧方便，終於使文成公主成為

藏王松贊干布的王妃。說到這裏，寫一中間插曲來讚頌當時那樣的盛事。聽我道來：

「善道好比那最上水晶般潔白的衣裳，
能穿着它的人，是我們的松贊干布王。
他的大悲如同鐵鈎，鈎得來中原和尼泊爾兩國的一切吉祥。
圓滿隆昌！我想梵天帝釋也要拜服而景仰。」
「不停的閃電，在空中閃閃，
閃現出轉輪王的容顏，眉光如電。
這一切美景和奇觀宛如珠鬘不斷。
它將發出勝策的霹靂，光華燦爛！」
「希奇復希奇！造作千百美女的天帝。
他聚集青春和才藝，美德齊備！
成就王妃寶貴的姻緣，以此生出的利樂似寶珍。
滿堆在藏民的受用器中，無有邊際。」

文成公主一行人來到了拉薩，由於她是菩薩的化身，對於那分布在拉薩各方面的一切人眾，她是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特別是她從北方來的時候，由於她精曉星算、風水等術，她觀察西藏的地形，如一羅剎魔女仰臥的形狀。她知道須要在龍宮的上面，奉安釋迦牟尼的佛像來作鎮壓才好。於是公主就在那裏暫時安置佛像，四面豎立起柱子，周圍圍繞以莊嚴的綾幔，並且不斷地奏起如千闥婆（天界樂師）琵琶的妙樂來供養釋迦佛像。這樣一來，尼泊爾赤准公主心想：為何有這般樂聲呢？於是她來到王宮的屋頂上面探望，發現是文成公主一行人等。她便心生嫉妒，故作障礙，不讓藏王和文成公主見面。這時大臣嘎商得一計，他對尼泊爾赤准公主說：「文成公主精曉中原星算、風水等術，在建築佛寺的時候，對於觀察地理風水等方面的事項，須得問她一下才好。」於是藉着這樣的方便，促成了松贊王與文成公主的相會。當他們開那慶祝藏王漢妃相見而賽過天帝榮華的大會時，王妃赤准說道：

「文成公主妳且聽，
妳雖歷盡艱辛，贏得花穗結成，

來到了西藏本境。
須知我是藏王的元配夫人。」
文成公主說道：
「我原本無競爭心，
妳偏挑戰起爭論！
先進門檻妳為大，
須在海上建廟亭。」

據說妻妾之間發生了以上一段爭論的史話後，王妃赤准便同松贊王商量修建寺廟的事宜。松贊王說：「由妳儘量往好的方面修建吧！」她依照松贊王的吩咐，當即在山前的草原上修建廟宇。不幸的是，白天所修的建築物，晚間即遭鬼神搗毀。王妃只好命一女僕隨帶沙金一升作為供禮，請求文成公主推算細察建廟的地理風水。文成公主以中原的「八十種五行算觀察法」細推觀察，知道雪域西藏的地形，儼若羅剎魔女仰臥的形狀。娥壙湖恰是羅剎女的心臟；紅鐵山好似那羅剎女心骨的形狀。所幸，湖的上面已決定奉安釋迦牟尼佛像，而紅山頂上已建築有王宮來作鎮壓。她進而繼續觀察那周圍的地理，發現周圍的地理兼有功德和過患。功德方面是：東方的地形像豎起的燈炷；南方的地形像寶塔；西方的地形像在曼遮（圓形的壇供）上安放一螺杯的形狀；北方的地形像盛開的蓮花。特別是還有四座聖山，在其環繞的山脈中，那梁正澎迦山像一把寶傘，瑪仲山像條金魚，凍喀山岩像朵蓮花，其山陰的積冰又像白螺，仲贊山像一寶瓶，裕巴山像吉祥結，澎迦山像一寶幢，帳普山岩像一寶輪等，共為八吉祥相。此外，迦喀山、須巴山梁、惹喀山岩、爵姆色山等是金、銀、銅、鐵等四大寶藏。還有東面的達迦凍峨瑪（意為笑面虎下區）、南面的裕住章翹（意為青龍淨水）、西面的嘉底布凍（意為鷄雛面）、北面的汝白拔喀（意為龜形磐石）等。總的說來，天如八輻輪相，地像八瓣蓮花。在這樣殊勝的地形上面，修建寺廟，是有圓滿功德的。過患方面是：東方的切瑪山形（沙山）像羅剎女的陰部，南方的地形如蝎子抓食，西方的岩形如魔鬼巡視，北方直達梁多地方一帶的山形，如象羣的戰陣，東南界

為凶神遊地，西南界是惡鬼聚處，北方是部多（魔鬼名）的臥處。此外，還有貢巴山形像摩竭魚（即大鰐魚）吸引和吞食螺狀，朗峨伽（意為天門開處）的窄狹天空，像一把利劍，薩峨伽（地門開處）的地形，像一猪鼻等，都是惡劣的風水。

鎮壓這些惡劣風水的方法是：首先由松贊王和兩位王妃一同到吉學地區梁正村的拔邦喀（聖地）修（鎮伏）法，他們修到發現有靈感的徵兆後，隨即作了那鎮壓羅剎魔女和其他魔怪的事項。即是在羅剎魔女的左肩上建察珠寺，在右足上建章丈寺，在右肩上建噶察寺，在左足上建仲巴江寺等，這是鎮壓四邊的四大寺。又在魔女的右肘上建貢波布曲寺，在左肘上建脫扎空廳寺，在右膝上建絳真格傑寺（慈雲宏善寺），在左膝上建江扎冬哲寺等，這是再鎮壓的四大寺。進而又在魔女的左掌心上建康隆壙度母寺，在其左足心上建壩卓傑曲寺，又在察日區建智慧度母寺，在昌巴區建弄倫寺（鎮風寺）等。以上是鎮壓左右兩翼的各寺。如上所說，在其餘的一些惡劣風水的地面上，分別建築了佛塔、石獅、大自在天像、大鵬、白螺等來改變風水。據說在這以後，隨即填平湖面，在其上面修建佛殿，把從中原和尼泊爾迎來的諸佛菩薩像，都供奉在那佛殿裏。從此，佛教也隨之而興盛起來，直到後來的藏王叔侄諸王朝的各個時代，各寺廟的僧伽大眾，和顯密教法的說修事業，仍然是興盛不衰。

據說填湖一事，由於往來傳話的女僕將操作的先後程序傳錯，有一些話也顛倒誤傳，以此影響到王妃赤准用羊馱運泥土倒入湖中時，只見湖水渾濁，而不起填實作用。因為建廟的方法是文成公主教導的，所以赤准認為這是文成公主出的壞主意，於是她便將這種情況向松贊王陳述。松贊王聽了，當即向旃檀觀音像祈求加持。同時他的右眼放出光明，照得那內湖的湖水氾濫了起來。他馬上同王妃赤准來到湖邊，脫下他的金指環向空中拋出，同時禱祝指環落在

那裏，即在那裏奠基建寺。禱祝後指環墜入湖中，頓起霞光，交織成網，遍布湖面。於是松贊王吩咐道：「王妃赤准，你隨那光網現起的地方，命尼泊爾石工們就在那裏下石吧！」赤准馬上依照藏王的話去做，才得以砌成了一座塔形的石碉。為了避免水災和火災，特用金剛泥塗抹所有的木材。在密布堆積的木材上面，鋪列生鐵鑄瓦。鐵瓦的接縫處，又用響銅熔化的烊水填灌，使其牢固。在它上面又重叠地蓋上大磚和粘土。這樣才把那內湖填實。估計在法王松贊干布二十五歲的那年，歲次癸丑（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雖建好了神變寺的殿宇基礎，但因未能照着事先文成公主推算的那些解術來進行，以致新築起的佛教基礎，又被鬼神搗毀。因此，才又認真地閱讀文成公主所作出的各種推算作法的詳文。松贊王聽了那精細的算法，心中大喜！就在吉學梁正地方名拔邦喀的磐石上，用紅爐鐵水灌凝的大磚，建築起九層高的碉堡，四面都用鐵鏈緊拴使其牢固。然後修法禳災，修到第七天時，感得怙主三尊從空中降臨，說道：「藏王你所發的宏願，當獲成就。我是你的一切宏願，將不難獲得成功的作證者。」這樣說後，怙主三尊也就融入於岩石中去了。而岩石上也自然地現出了怙主三尊的像。後由尼泊爾雕工照那自然現出的怙主三尊的神采雕刻出來的像，至今還依然存在，為眾目所共睹。繼此，松贊王運用神變變出許多化身，修建了十二座名為「不變光明」的佛殿。松贊王他又想到：如果想摧伏一切凶惡神怪魔軍，必須塑造一尊和自己身量一樣大小的大悲觀世音菩薩像。於是他預備好了最上「蛇心旃檀」的末子、八大聖地的土、尼連禪河的沙，以及用黃牛乳拌和的粘土後，即命尼泊爾塑工澤哇來塑造這尊觀音像。澤哇遵命塑造好了一尊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松贊王對塑工澤哇說：「這尊像塑得很好，但是我現在想把旃檀觀音像和佛塔都裝進這像的心間去。」松贊王剛一說完，那新塑好的十一面觀音像頓時把左脚上的下衣襟撩到膝上，從足心放出光明作迎請。那旃檀觀音像和塔，於是慢慢地融合於塑像自身的心間去了。

有一天，松贊王看見那對着神變寺牆壁西南角上的獐園中，有許多鬼魔神怪在那裏集會，其中有一名叫貢波堆彌舍的鬼魔說道：「我們要殺害皈依所謂佛、法、僧那些人的性命；要搗毀過去所修的佛廟；要對修行佛法的人傳播瘟疫；要使西藏疆域中發生荒年。」藏王看到這樣的情況，當即在自然現出的大悲觀音像前，虔誠祈禱，敬求加持。以此感得那怙主觀音微笑的顏面上放出光明而變成火焰；那顯現忿怒的顏面上放出光明而變成馬頭金剛和甘露漩明王。這些忿怒明王和火焰如流星般地飛到鬼怪集會的那裏，鬼怪頓時逃散。而由神變威力發出那浩刼般的烈風猛火將所有凶惡鬼魔，都驅逐到海洋之外，從此消失了踪影。又在那明月園中的岩石上，也自然現出了阿彌陀佛、觀音菩薩、馬頭金剛等三尊像來。藏王又命尼泊爾塑工當即依照原像神采，清晰地雕刻出那些佛像來。傳說此後松贊王復變出難以數計的工匠，在那細雨濛濛，如煙似霧的天時中，修建神變寺（即大昭寺）下邊的諸佛殿。第二天清晨，那變化出來的工匠們正在做工的時候，王妃赤准親自來敬酒。有一女僕從門縫往裏面窺視，看見王妃正向一位頭纏絲綢巾，比一般人魁梧高大的人敬酒，她便笑出聲來說道：「哈哈！這完全是變化出來的啊！」由於她這一驚擾，松贊王的目光隨之散亂，以致影響那些變化出的工匠，他們手中所操的斧子頓時跑口，而誤砍了一百頭雕獅的鼻頭；他們手中所操的鑿子頓時跑口，而誤鑿了一百個窟窿；手中所操的鋸子也頓時跑口，而誤鋸了一百根柱角。當天晚上，蓋完了下邊諸佛殿的屋頂。王妃赤准又從尼泊爾召來很多手藝精巧的工匠，修建拉薩神變寺的所有上院殿堂。與此同時，文成公主也從中原召來了很多良工巧匠修建惹謨伽神變寺。在這樣大悲觀音化身的松贊王及王妃等運用智慧神變之下，而完成了神變大寺的工程。從此在日光長久普照的大地之上，建立起了所有眾生能生利樂的神聖之門（是說佛教的這些建築，是使眾生能生利益和安樂的門徑）。

繼此，松贊王剛準備迎請那自然現出的大悲觀音主侍各尊像，到神變寺北殿中去安置供養，就在當天晚上，觀音主侍各尊像自動經由王宮天窗降臨到神變寺的北殿中去了。第二天清晨，松贊王同宮眷等正想迎請佛像的時候，才發現觀音主侍各尊佛像忽然不見。松贊王心中正在疑惑的時候，有一化身鸚鵡說出了昨晚觀音主侍各尊像自動走出的情形。松贊王這才知道各尊佛像實際沒有失掉，心中大喜！於是興辦起那勝超人天一切實設意顯的無邊供養雲鬘的供事。從而使那雲鬘成為供養甘霖來潤澤自我所作的善業苗芽，而使具有善緣的眾生能獲得成熟的佳果。估計在拉薩神變寺的中間佛殿內，供奉的是不動佛為主的九尊佛像；右邊佛殿中，供奉的是阿彌陀佛為主的九尊佛像；左邊佛殿中，迎請來彌勒轉法輪像供作主尊，以八尊度母像作為侍尊；南邊佛殿中，迎請來不動金剛像供作主尊，而以忿怒明王及具力藥叉等像在周圍圍繞供作侍尊；在北殿中，供奉的是自然現出的大悲觀音像主侍三尊。在這三尊像的上方，雕塑有六字真言、不空絹索佛、觀自在菩薩、世間自在、馬頭金剛、甘露漩明王等像。又雕塑有二十首龍王、喜龍王、安止龍王、夜叉羅迦姑毗羅、五髻千闥婆、吉祥天女等像。這些像都表現出各自有所策動的神態。此外，又在寺壁上，繪有難以數計的笨教和傳奇中所現出的各種事跡以示莊嚴。至於惹謨迦神變寺中，則以從中原迎來的釋迦牟尼佛像為主的各尊佛像奉安在這裏。這樣，在這大悲觀世音菩薩之希有神聖剎土——西藏疆域中，展現出那「和威」兩種諸佛菩薩海會曼荼羅輪，有如那五彩虹霓環抱雅穆河畔那般的美麗奪目，光華燦爛，能令無量眾生，一獲瞻仰，心不厭足的三寶聖像，供滿在莊嚴的拉薩神變兩大寺中，而舉辦了開光歡慶法會。會中陳設了種種殊勝供養。同時松贊王及王妃臣民等，都手持花鬘和一切供品以供養諸佛菩薩。在他們虔誠祈禱，發起宏願之力，而引生空樂無別之境，在雙入不變殊勝空性中，任運現起無量宮殿，殿中復現「和威」兩種諸佛菩薩，如在廣濶晴空往來無礙。從此清涼大地——西藏各方隅，行見我佛聖教，猶如百葉白蓮盛

開，芳香四溢，藏民大眾猶如蜂羣（聞香而來），皆大歡喜，載歌載舞。歌聲遠揚，上至有頂響徹不息。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美當時的盛況。聽我道來：

「最勝福善育胎磐磐，
希有空慧幻舞翩翩。
利樂月輪凝降新潔的露珠點點，
億萬露滴聯成純白的泉水涓涓，
滙合而成大雪山泉。
冲洗此間眾生的生死根本——無明垢染。
這樣淨治的能作者，是拉薩松贊王觀音化現。
他那善祥安樂的德焰，光輝無邊！
以此感得大梵和遍入天，
大自在天及帝釋諸天眾神眷，
捧獻諸供，殊勝希罕！
布滿空界，莊嚴萬端！」

因為中尼兩妃都沒有生育子女，松贊王復娶汝容妃、相熊妃、茂妃等。汝容及相熊兩妃仍未生育子女。松贊王復建扎拉寺及廷布閣寺，茂妃才得以生下王子，名恭日恭贊。於是在形似聖度母身形的山上，修建了吉祥耶巴寺，作為茂妃與王子母子二人應分得的供佛處所。恭日恭贊王子到十三歲時，獲得授權繼登王位。他的元配阿夏妃名柯爵茂傑赤迦底俠，所生王子為芒松芒贊。恭日恭贊王到十八歲時就逝世了。他的陵墓修建在敦喀達地方。因此，老王松贊干布復行掌管王朝政事。

松贊王為了使那凶惡頑強的人們，都入於純正的法治中起見，他在迦日喀（鐵圍山）不斷地運用神變顯現對一些凶惡頑強的人，處以挖目、斬首、斷肢等酷刑來警戒。這時，有一黎域沙彌因根據藏王中有大悲觀音化身的記別，而特意來到西藏。他一見在那斬首、斷肢等酷刑下的種種慘狀，心中大生反感。松贊王為了消除沙彌所生反感，特別為他顯現阿彌陀佛，令他飽餐正法甘露。並顯現神變使沙彌剎那間到了故鄉黎域。又在察珠地方的五峯塔前，有一

衣裝襤褸的僧人，沙彌對僧人頂禮說道：「我想起有一西藏王所顯現，而向你下拜，你能不奇怪嗎？」那僧人聽他這麼說後，運用神通將五峯寶塔拋在空中，待塔下落時，承接在指端上面，說道：「這也能不奇怪嗎？」他答道：「這算什麼，那王對我曾顯現阿彌陀佛啊！」這樣一說，那僧人當即用彎刀剖開胸膛，從中現出三十五佛等難測的神通。

繼此松贊王在繪有葉紋的柱中，秘藏了一些正法典；在生格那乘（牧獅者）及住惡金（蛇首）兩地區中，秘藏了一些威猛明咒（即密宗一種咒語）；在奔巴金（具瓶）地區，秘藏了一些珍寶；在祿康（龍室）地區，秘藏了「龍王秘藏」，及「惹達羅得哇」寶貝；在曼荼羅的下面，秘藏了達俠寶貝，這寶貝用上好綾綢封卷，外用蛇皮包裹。還在門檻附近，秘藏了吠琉璃鉢等物。他又對一些具足賢善因緣的人們，開示了大悲觀音、馬頭金剛、閻摩德迦等許多本尊甚深密法，及未來記別。他還對全體官民訓示了很多教言，而且大半都筆錄了下來。大臣們依照松贊王的吩咐，把這些教言筆錄，都秘藏在財寶庫和馬頭金剛的腳底下。

藏語「通謨」（意為共通）即庚戌年（唐睿宗景雲元年，公元七一〇年），有一些有緣的人們所見的境相，是松贊王同中尼兩妃他們三人來到神變寺北殿，三人化光構成光幕而入於大悲觀音像的心間去了。茂妃赤姜埋怨說道：「唉！藏王和兩妃，你們三人就這樣而去！拋下我一人怎樣來辦理西藏人民的事呢？」當她發出埋怨聲的時候，松贊王從那大悲觀音像的心間，而赤准和文成公主則從觀音像的兩乳部探出頭來對茂妃說了一些指示的話。從那時起到現在癸未年（清太宗崇德八年，公元一六四三年），已經過了九百三十二年了。傳說當時自然現出的大悲觀音像從心間放出如秋天皎潔的月光，照徹了神變大寺的內外各處。那光明從而催動馬頭金剛、救度母、藥師佛、彌勒轉法輪像（兩手作轉法輪印）、不動金剛

像、痣積金剛像、無量光佛、燃燈佛等像的心間也發出彩色光明，輝映交織，充滿神變寺的一切方隅。以此後來共稱為「放光八像」。因為那時只有名叫大鼻子的大臣同茂妃兩人在寺中，以致引起相繼來到寺中集會的人們的懷疑。他們說出了以上那些境相，同時圖彌大臣也對大眾說明了黎域沙彌和察珠乞僧的那些故事，都是松贊王所顯現的神變。這樣說了以後，眾人方才去掉懷疑而生起諒解。但是在一般藏民所見的境相中，則是有一女僕帶來一種傳染病傳染了尼泊爾的赤准公主，再由赤准傳染了松贊王和文成公主。因此，松贊王和中尼兩妃他們三人便都在澎裕地區的沙謨貢（古康區一地名）逝世。繼後把他們的屍體迎到雅壟穹傑地方，安葬在新修建的陵墓裏。

法王松贊干布在位時，他修造了能依的佛像、佛經、佛塔等，和所依的許多寺廟；翻譯了佛的正法——佛經；創立了聞、思、修等很好的規則。因此，我們西藏人應當認識松贊王的恩德，比那如意摩尼寶還要殊勝超越。因為如意摩尼寶縱然充滿所有大地和一切方隅，也仍然得不到解脫輪廻的方便。法王索朗扎巴（福稱）所謂「松贊王在位時，佛教才獲得開始建立」的說法，這在史實文書叢中，都缺乏他這種說法的詳細根據，他僅以一些推測來臆造，那未免是一種過正之言。其次，據松贊王的遺訓和記別中所說的來看，有未來住持佛法人士的懸記，特別是預示將來對神變寺虔誠禮敬難以數計的大德正士的懸記。在這些特別的懸記中有這樣的一首記別說：

「東方將誕生，比丘是佛子。
彼持秘密教，是大瑜伽者。
名具文殊心，此一大正士。
改變佛面容，承事作供養。」

這一記別的含義，是預言宗喀巴大師將在東方宗喀地方誕生，他具文殊心要（即善慧）的名稱，他將改變釋迦牟尼化身佛的相貌

（即文成公主迎到拉薩的釋迦像）為報身佛的容顏，並作出神變的盛大供養等語。這確是現量成立為宗喀巴大師而授的記別。但是，却被巴窩朱納澤哇（勇士經鬘）將上面的記別改為「菩薩將於東南生」的字句，而說成是為達波・貢波楚稱（怙主戒）而授的記別。這是巴窩他自己被世間八風的濁酒所迷醉，又被那嚴重的偏私翳障遮蔽着觀察取捨的目光，昏迷顛倒，而作出那種惡劣的事情。因此，雖是他自己和不少隨聲附和者樂許那種怪話，但實際上他們正如智王文殊怙主薩迦・班抵達所著作的「薩迦格言」中所說：「在那壞主意的行動中，他總想自己的努力能得到好處。這好比那啃骨頭的老狗，骨尖刺穿上腭而出血，還想嘗到那骨頭的滋味。」所以這在有智慧的人們略加觀察的時候，本來就不值得一笑。還有那出生於業區博哩地方的貢波楚稱領波他也對於善巧者所說的記別，擅自修改。然而，他出生的地方，是眾所共稱的南方地帶，並非預言所指的東方。這樣的作風，表現出修改者自己是個愚人。因此更用不着去考察他所說的其他一些詞句的好壞了。此外，對於松贊王化現光明融入於大悲觀音心間的那一情節，在一些反覆演說的舊傳奇故事中，表現出缺乏抉擇自他宗義的智慧，而是一種無用的廢話。以此一些愚昧的人可能把那些廢話，讚許為正經的。但是具智的人們沒有理由去追踪附和。這好比嘔出的穢物，雖然也有猪狗會去吃它，可是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是絕沒有誰去試嘗的。

繼後，由松贊王之孫芒松芒贊掌管朝政。那時，中原方面得知菩薩化身的松贊干布王逝世的消息，於是發兵西征。當中原大軍抵達拉薩神變寺前的時候，神變寺中供的痣積金剛（亦稱穢積金剛）像突然放出許多神變兵馬，將中原大軍擊潰而逃遁。大臣嘎為了報復這一戰役的仇，率領十萬藏兵消滅了中原軍隊。大臣嘎也不幸在這一戰役中犧牲了。這以後，突然又有了中原方面的兵馬聲，於是將釋迦佛像放在神變寺南邊有鏡的門內，並用泥把這門封起來，在泥封的壁上繪畫了一尊文殊菩薩像。果然不久，中原兵馬又捲土重來，縱火燒毀了普陀羅迦宮。他們雖然未能搬走釋迦牟尼佛像，但却將不動金剛像搬走，搬到約走一個上午路程遠的地方才放下。藏王芒松芒贊到二十七歲時，在後藏壩朗崗地方逝世。他的陵墓修建在貢松王陵的右側方。芒松芒贊王元配卓妃察窩赤瑪隆，所生王子為堆松芒波・傑弄朗楚季嘉波（風天神變王），他是在父王芒松芒贊逝世幾天之後才誕生的。當堆松芒波王在位時，曾出現名叫峨・仁那納波（長黑）的力士，能舉起小象；又有名叫峨嶺崗的力士，能舉起牦牛；名叫倫絳稱（鎮伏幢）的力士，他射出去的箭鏃，能射斷鷂鷹的腰；名叫魏閣東贊的力士，他的箭能射達目力所及的距離三倍那樣遠的地方；名叫廓・雅穹（小牛）的力士，能以整個鹿皮盛滿沙土，舉過頭頂而作旋繞；名叫爵若仲學的力士，能將奔馳下坡的野牛，倒拽上坡；名叫洛倫赤頓玉敬的力士，能將跳崖的馬拖上崖來等共有七大力士。堆松芒波王死後，他的陵墓修建在芒松王陵的左側方。堆松芒波王元配青妃贊姆朵格，所生王子為赤德朱敦・梅阿冲，在敦喀宮中誕生。這一王子獲得其高祖松贊干布法王寫在銅牌上的記別說：「從今再傳五代，我的王孫中，名中有『 德』字的人在位時，正法將興。」以此他知道這記別中所說的王孫，就是他自己。於是他派使者到底斯雪山，迎請班抵達桑傑桑哇（佛密）和桑傑細哇（佛寂）二人。這次雖然未能如願把他們請來西藏，但所幸去作迎請工作的使者們在那邊學習誦讀經典，已把五部大乘經典都憶持在心中。他們回歸西藏後，作出五部經卷，並建立了供奉的廟堂：即扎瑪正讓寺（紅岩妙喉寺）、扎瑪汝格寺（紅岩洞寺）、桑喀扎寺（密岩寺）、青波納惹寺（鼻劍寺）、瑪薩貢寺等五座寺廟。又從中原廣西（音譯）方面依據漢文譯出藏文「金光明最勝大乘經」、律中的分辨教義，和醫方明類的一些典籍。又從黎域迎來一些出家人，當時對這些出家人，雖是做到恭敬承事，但是西藏人却沒有從之而出家的。那時又從青哇達哲那裏，獲得一顆最特殊的寶貝——綠松石。

梅阿冲王配妃江謨赤准，所生的王子名叫江察拉本。這位王子長相很是俊美，因為在西藏找不到能夠配得上他的美女，只好派遣使臣到中原，禮聘唐王雅江里赤謝朗瑪（意為上妙丹色潤美）的公主。公主有一面能觀察美好與醜惡的寶鏡，她取來觀看時，看見西藏雅壟地區具備十善功德，又看見那西藏王子長得好比天神之子那般的俊美，心中很歡喜，遂允婚來藏。當她到藏的時候，不幸由於西藏沒有聘取尼族的女子而釀成嫌怨，以致尼族酋長赤讓揚敦殺死了西藏王子。王子陵墓建在姆惹山上。由於公主取鏡觀察時，見到鏡中所現的西藏王子是那般俊美的容貌，因此就毅然決然不顧藏人說怎樣的壞話而來到西藏，但她到藏後俊美的王子江察拉本已經死了。她遂被立為青撲・梅阿冲王（即江察太子之父）的配妃。那時公主才將安置在黑暗中住了三代王朝的釋迦牟尼佛像，從神變寺南面的有鏡門中取出，奉安在正中佛殿裏，虔誠供養。說到這裏，作一中間讚詞來結束這段史實。聽我道來：

「從那宏善藏王所填平的殊勝悲海中，
顯現出松贊干布王，像是那金烏已西沉。
猶幸出現赤松德贊，好比那玉兔又東升。
他是象徵利樂的君陀花，迎月而開，笑態盈盈！」
「在那難以走遍的疆境，雖未經萬苦千辛，
如同乞丐那樣去流浪遊行。
但那情器世間的諸法真相，都能現起。
這是誰之恩情？它是那新潔的天生智鏡。」

五、藏王赤松德贊及其繼承的一些王朝事記

怙主文殊在他的事業中，為了轉政教雙運的無碍千輻大輪，遂化現為應運而成的大供主、善士夫、人中領袖——藏王赤松德贊。他是父王赤德朱敦配妃金城公主，在壬午年（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年）於紅岩宮中生下的。那時藏王的朗廊妃也聲稱自己有了身孕。等到金城公主生下王子的時候，朗廊妃便竊奪了王子，說是她生的。這樣一來，藏王同諸大臣都疑惑不解，如入五里霧中。藏王對於這一疑案，由於未能適時作出決斷。以此金城公主心中十分惱恨，而破壞了藏地的一些好風水。過時不久，王宮舉行慶祝小王子的能步喜會。在那會集了兩妃的親友和大臣民眾的大會中，藏王用金質的酒杯盛滿佳釀，放在小王子的手中說道：

「金杯滿盛此佳釀，
我兒敬與舅手中，
誰是生母汝決定。」

小王子當即把金杯遞到中原來的親友手中，說道：

「我是中原唐皇甥，
不拜朗廊妃族人。」

金城公主心中大喜，隨口讚道：

「過去生中業所感，
我從中原來此間，
生此無敵王英男。」

據說公主後來又將破壞了的那些風水，仍舊恢復完好。巴窩朱納（勇士經鬘）對於藏王誕生的年歲問題，重溫了「壩協」（桑野寺誌）及布頓所樂許的說法等許多書籍後，他說「壩協」中的說法有錯誤。同時在他寫攻訐「壩協」的語句裏，把自己所主張的說法作為合理，而對他人的說法，都一概評為不合理。他那種缺乏理論

分析，而只憑一些耳聞目睹來寫出的文章，只不過是一種用來消磨時光的無稽之談而已。實際上大善巧布頓大師的說法，大都是合量的。至於布頓書中所載藏王是戊午年誕生的說法，可能是繕寫人抄錯的原故。總之，法王索朗扎巴（福稱）等一些人士所謂「藏王赤松德贊是戊午年誕生，法王松贊干布是丁丑年誕生」的說法，這在一位能深入曆算諸書而有才智的人士去考察算計，其年限也只不過相差十二年而已。

當王子赤松德贊年幼的時候，西藏派使臣尚喜（音譯）到中原內地覓取一些經典。在藏使起程上路時，內地那邊有一位精通占卜的人，他占出從那時起過三個月後，將有西方藏王所派的使臣來到內地。同時他把將要到來的藏使身材和相貌都繪畫出來獻給唐皇。等到藏使來到後，果然如畫中所畫的那樣。於是唐皇心裏大喜！對藏使嘉言勉勵，並賜給獎功金冊。在這些美好的時光中，正是西藏方面老藏王年滿六十三歲逝世的時候。他的陵墓當即修建在牟惹山中。後來藏使尚喜在返藏的途中，他去到一位具有神通的和尚座前，叩問西藏方面的吉凶禍福情況。和尚說道：「藏王逝世，王子年幼，奸臣們挾小王子制定法令來毀滅藏中佛教。但是將來王子長大成年，定能漸次聽受所請的這三部經教，並將迎請薩霍爾的比丘・辛達羅根俠（寂護）來藏。」藏使尚喜把和尚所作的記別都記在心裏，同時他邀請了一位和尚一同回到西藏。到達西藏的時候，果然瑪香等把藏王短壽和不祥之事，都藉口說是信奉佛法所遭的惡報，而下令廢除佛法。他們本想把釋迦牟尼像送還中原，但因太重未能抬走，最後只好將佛像埋在地下；然後將拉薩神變寺改作屠宰場。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納朗・傑塘拉壩突然倒斃，厥若・傑讓嘉廓的身體也枯瘦而死。當時的相士和大眾都說這是把佛像埋在地下的惡報。因此，他們又把佛像掘出送到吉仲城內。那時紅岩正讓寺已被搗毀。尚喜把從漢地請來的那些經卷秘藏在青朴地方的陶土中，同時很客氣的打發和尚回去。此時適逢壩色朗的愛女死去，和

尚用朱色塗抹珍珠，並在珍珠上作了記號，放進那女屍的口中，經他修法後將珍珠取出藏在那亡女母親的臥舖下面。和尚預言說，這亡女將仍舊生為她母親的兒子。後來色朗妻子果然生下一個男孩，並從男孩口中掏出那顆朱色的珍珠來。色朗以此證明決有後世而獲得定解（即決定的信念）。色朗為了佛教的事業，便在藏王座前請求到南方尼泊爾去。藏王依允，派遣他到芒裕當地方官去了。這在「壩協」中說，色朗去到芒裕之後，尚喜才從漢地轉回來。巴窩朱納也附和「壩協」中的這種說法。這顯然是沒有仔細考查上下文是否有矛盾，一時疏忽之過。要知道所謂和尚即是漢地的傳教師。因為那時西藏早已發出毀滅佛法的命令，所有住在拉薩惹謨伽寺（小昭寺）等處的和尚，一律被驅逐出境了。因此那作出的懸記（即預言）所說，色朗的亡女，復轉生為他兒子的那一和尚，必須認為是尚喜新從漢地請來的那一和尚。這在濁世中猶如大眾頂寶般的須魯伯哇（童德）所著的「青史」，以及具足一切知識慧眼的呼圖克圖昂旺羅布（語自在寶）所著的「佛教史蓮開日光論」中，都說是尚喜回到西藏後，色朗才到上部芒裕去的。這種說法是合理的。

不久，王子赤松德贊已年長成人。當他閱過祖先所有的文書記錄後，而說出他仍對佛法信奉的意圖時，尚喜察覺到這是和尚記別中所說的那一時間已經來到。於是他從陶土中取出埋藏的經卷，即「十善法經」、「金剛經」、「稻稈經」等。他將這些經卷獻給藏王閱覽，藏王閱過後，深知經中的見行（見解和行為）都是很正淨的，而且都是互相聯繫相得益彰。他很生信仰，遂命嘉・梅廓及迦濕彌羅的阿難陀來翻譯經卷。這時，瑪香等奸臣又從中阻撓，信奉佛法的大臣們只好派遣尚喜去到芒裕地方。色朗也在這個時候去朝拜供奉大菩提道場，及那爛陀寺。他在途中，面會了堪布・菩提薩埵，並迎請堪布到芒裕傳法。色朗回西藏後馬上到藏王的座前，對藏王詳述了堪布所說的話和一些因緣。藏王因為顧慮瑪香知道色朗的到來而加害色朗，因此先把色朗隱藏起來。然後暗中密同廓根等

信奉佛法的大臣商量對付瑪香的方法。他們商得的結果，是一方面對作占卜和作預言的算師們發給獎賞，另一方面使其揚言說，為了藏王的江山永固，萬壽無疆，須得修法祈禱；又說在這一祭祀修法當中，一直有三個月的時間，必須有一位大臣進入墓穴中。同時廓大臣運用巧計，想出在脚下穿着鷲鳥羽鞋等許多妙計，誘使瑪香一同鑽入墓穴。等到廓大臣逃出墓穴的時候，瑪香才發慌起來，急忙伸手去抓廓大臣。但是他只抓着一捧鷲鳥羽毛，那墳墓的洞口就立刻被封閉了。藏王和諸大臣於是當即定期來振興佛法。

繼此，藏王派遣色朗為使去迎請那出身於增上善種的薩霍爾王族中，能通達如所有及盡所有法，及一切五明學處，並嚴持清淨無垢律儀，其戒德之風，猶如馬來亞檀香林中吹來的香風，令一切上善諸德，獲得無量歡喜，而感受其德光普照；他就是深入空樂慧中，所現功德美譽，遍諸方隅的大堪布．菩提薩埵。堪布受請後漸次來到藏地，在檉柳苑中與藏王相見。堪布對藏王講演十善法及十八界等許多法要。以此觸怒了藏地所有兇惡鬼神，很快就發生了雷霹紅山宮，以及年荒、人病、畜瘟等災禍。這樣一來，那些以作惡的奸臣們為首的藏民都說，這是信奉佛法所得的惡報，因而對佛法大生反感。藏王向堪布詢問這是什麼原因？堪布回答道：「藏王，在你祖先父王的朝代，雖然曾經作過修建寺廟，塑造佛像、佛塔，和翻譯經典等善業，但是那時未能將此間兇惡鬼神降伏，因此一些藏王遭到夭壽的厄難，佛法也發生一些中斷的災障。為了要用威猛法力來降伏此間所有一切凶惡鬼神，必須去迎請鄔仗那的阿闍黎．伯瑪炯勒（蓮花生）。他確是這贍部洲中的一位大密師，過去生中他與藏王你同修嘉絨喀學塔時，曾發過有聯繫因緣的誓願。如果能將他迎請到藏，他一定能使藏王你的清淨善願，都獲得成功。」堪布對藏王作出了這些記別後，就回到尼泊爾去了。

繼此，藏王他運用善巧方便，又令所有藏民都心甘情願信奉佛教。堪布所作的記別，適與藏王過去在夢中所聽到的話相符合。因此藏王先後派遣使者前去迎請那無量光佛的智慧所化現的殊勝化身，降生在信度海洲（古印度之一地名）中，獲得住壽及大手印殊勝成就，頓悟三世的大阿闍黎海生金剛（蓮花生別名）。繼後派去的使臣又打發他們的侍從納朗．多傑堆炯（降魔金剛）等人，攜帶金寶禮物前去迎請，並嚴令這些侍從在途中不得遲誤。那時阿闍黎蓮花生早已洞悉使臣們已很疲勞，因此他運用神變迅速來到芒裕的貢塘地方，與使臣們相見。當蓮花生來到利達塘的時候，他顯現了使河水倒流等許多神變，令使臣們都生起堅定不退的信心。接着他又將供給他的禮物——黃金都撒在阿里地方，這是令未來的西藏獲得盛產黃金的緣起。繼此蓮花生漸次啟程來到藏中，所有藏中的大力鬼神，都互相傳告，他們知道蓮花生所有的威德，都虔誠地獻出自己的身、語、意三密神力和命根，並且在大師座前許下從此不作魔祟，願守護佛教正法的誓言。當蓮花生來到堆隆熊巴的時候，有拉讓魯伯等大臣前來歡迎。他們同蓮花生大師相見後，由於早餐中缺乏飲水，大師當即把他的手杖投擲地上，地上頓時現出流動的河水來。從此這河水傳稱為「熊巴天河」。繼此藏王同所有臣僚侍眷等對蓮花生作了盛大的歡迎。彼此相見後，蓮花生大師就駐錫在扎瑪．正讓寺中。藏王又派使者去迎請堪布．菩提薩埵。那時，西藏王臣等共同商議修建寺廟的事項。同時也會集了藏中民眾，當場提出是否在香波修一座能望見漢地的碉堡？抑或修一座與東山一樣高的水晶塔？或修一條引河的孔道？或修一座斗大的小廟堂？在這許多提議中只能選擇其中一種的時候，大家都表現出超越的才智，一致同意修建寺廟。這時又從芒裕迎回釋迦牟尼佛像，奉安在神變寺（即大昭寺）中供養。關於阿闍黎蓮花生到藏後，是否在藏中住了一段長時間的這一史實問題，是有許多說法的。當然這與上智和下愚的心境所現的情況不同有關。但是有一些人不明原因，只就他自己宗派所樂許的說法，而說出種種不同的話。這正如大德薩迦．班

抵達的嘉言錄中所說：「智巧的人自己會作思考，愚魯之輩只知隨聲附和。好比那老狗無故亂叫，羣狗也隨之鼓噪起來。」那傳稱為菩薩事業化身的白蓮師，是濁世中的大善巧者，在他的著述中說：「須知蓮花生大師他在同一時期中，顯現出各種不同的身相和神變，因此是漫無次序，難合邏輯的。」他的這種說法，確是至理名言。

蓮花生大師降伏了一切八部鬼神，令他們立下誓言、制定諸神所喜的祭祀物品，又說出了鎮伏凶神的歌詞，在虛空中作金剛舞。他在加持地基後，藏王身着白緞袍，手持黃金鋤，掘開地基不過一肘的深度，發現白、黃、紅三色土壤，土味甘美。藏王心中十分歡喜。於是堪布菩提薩埵允許作出修建寺廟的莊嚴藍圖。說到這一建寺藍圖的因緣，據說過去有一外道的持密修士，當他修「起屍法」（一種用屍體修煉的法術）就要獲得成就的時候，需要一個標準的伴修助手，而他察知中土（指佛教流行中心）有一修密比丘的門徒沙彌，具足這樣要求的標準。於是他就在比丘座前，供上金曼荼羅，以作沙彌身價。他獲得沙彌後，就同沙彌一起來到他的靜修室中，他將怎樣割斷屍舌的方法，全部教給了沙彌。然後他對沙彌說：「那屍舌將會變成一把金劍，手捧此劍就可以隨意飛行，這劍你應當給我。那屍身將會變成黃金，全部給你，以作為對你的報酬。」後來那屍舌很快地吐出兩次，但是沙彌都未抓着。這時，外道就對沙彌說道：「這次是屍舌最後一次伸出來，如果你再抓不着它，那屍舌將起來首先殺掉我們兩人，隨後將殺遍三界中無數生靈。你仔細地注視着吧！」最後沙彌用牙咬住了屍舌，當舌斷下來的時候，果然變成了利劍。沙彌將劍擲向空中，於是他御劍向須彌山王飛去。他很仔細地觀看那須彌山、四大部洲，和各小洲後，復將利劍交還給外道。沙彌取得了整個屍體所變成的黃金作為資具，仿照須彌山、四大部洲，及各小洲的模樣，修建出有名的阿敦達布日寺。堪布菩提薩埵說，他所設計的藍圖，也是仿照如上所說因緣

的阿敦達布日寺而作出的。於是就在壬寅那一年（唐肅宗寶應元年，公元七六二年），在那清涼雪山圍繞着的草原中，奠定了成為一切眾生福田的桑野彌居倫珠寺（意為桑野地區任運成就的永固寺）的地基。寺的面積，藏王原來說的是他所射一箭遠的距離為準量，後來眾大臣暗中商量說，藏王一箭的射程，有他人一箭射程的三倍遠。像這樣大的面積，是很難如命成功的。但是他們又不能違背王命，於是想出一種符合王命的權巧辦法，即是在那箭管孔中注入水銀，使藏王射來恰與他人所射的一箭遠程相合。後來在藏王射箭的中心地點修建須彌四大洲、八小洲等殿；在走廊上下修建日、月二殿。周圍繞以圍牆，四隅建立佛塔，四門豎立石碑，並建王妃三寺院等。蓮花生大師從而役使一切鬼神前去修築寺廟。據說白天由人力來修築，夜間也就由鬼神來修造。以此很快就修成了巍峨的佛殿。那時藏王在夢中夢見去到哈波山頂，見到以釋迦牟尼為首的九尊如來在那裏親作加持，藏王頓時心中大喜而醒來。第二天清晨，藏王約同善巧的大臣康巴廓洽前去參觀，當即從沙土中挖出一尊天然長成的石質佛像。藏王迎請這尊佛像到佛殿中的時候，曾發生地震等希有瑞相，於是便將這石像奉安在大覺世尊（即釋迦世尊）的身像後面，而把大覺世尊的大像迎請到正中大殿中供養。又在上中下各殿，及中繞行所、大繞行所，和其他各洲佛殿中，都供奉着「和威」諸尊佛像及其侍眷各尊。一時眾目共睹，無上莊嚴，嘆為希有。特別是那白塔中，供奉有從摩揭陀國王的門前寶瓶中取來的如來舍利，及西藏先王的嚴密牟尼寶和五部經典。傳說這塔有最大的加持。據說藏王妃卓薩赤嘉芒廓因遠隔親族，又無後嗣。因此她想到將來對宏善的寺廟，如果要作培修和供養都有困難。為使廟宇永固，她用鉛熔化的烊水灌凝牆磚，用紅銅作屋頂。上面懸掛大鈴以作音樂供養，又在佛像額間鑲嵌發光的綠寶石以作明燈供養。復有技巧的工匠頗約（音譯）在布察金殿附近修造有外面無牆，裏面無柱等十三種特殊工巧奇迹。關於建寺一節，無匹的史學家伯耶・讓哲哇未能說明藏王的生年。而最善巧的布頓大師等所認

為的藏王生年，則是戊午年。古書「壩協」中說：「藏王卯年生，年屆十三，時逢卯年修建寺廟。」但是在一般認為藏王是午年生的諸人士，他們認為卯年建寺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還有一般淺識者認為寺廟既有很大的面積，僅五年的時間，是不能完工的。但是須知當時如堪布・阿闍黎和法王等那樣通達勝慧的許多人士，都是諸佛菩薩為了攝受人類，在那無盡無邊的遊戲化身中所化現出來的。因此，對他們是大可不必當作一般普通凡夫那樣去設想他們不能完工。

如上所說，那具足吉祥的桑野任運成就的永固寺，是在丙午年修建完善的。堪布菩提薩埵及阿闍黎蓮花生作了開光加持後，發現正中大殿中諸佛像在寺外現身；馬頭金剛像也三次發出馬嘶聲音；寺中生出蓮莖等希有瑞相。這些傳為奇談的聲音，有如天鼓，響徹天界。

在那慶祝開光大會的時候，藏王與一切民眾都身着美好的服飾，同時獻上賽過把人天所有財富的享受功德，都聚在一起的內、外、密諸供品；以及好比從藏跋拉寶庫中取出一切財寶資具來受用，而生起快樂的當中，從琵琶弦上發出了美妙的音樂，隨着音節出現了盡情歡樂的舞蹈，喜情洋溢，充滿各方。一時天樂齊鳴，天雨妙花等供養雲海，實設意顯，陶融於空樂性中。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以讚頌當時的勝緣。聽我道來：

「那是勝解脫的寂空，現出無常般的電光。
並現出燦爛的虹霓，表示三律的功德光芒。
那光芒和虹霓，如勸請的使者催動着青年的藏王。
他感到解脫的種子，才是養生藥——玉露瓊漿。」
「毗那夜迦運用神變生出那烏黑的鐵質貨樣。
復用悲智的變金術，使黑鐵變成閻浮金，色彩鮮黃。
好比那自在天幸福幻輪所現的月亮。
一月出現，黑暗神州齊光昌。」
「用那隨欲滿願的七寶來美裝，

建造出天宮般具足利樂百門的廟堂。
從此善業寶珠如雨傾盆而下降，
點綴着藏土有情的頭冠，眾寶莊嚴，齊放金光。」

過去的古書如「壩協」等書中說：「歡慶桑野寺新修落成的盛會，一直舉行了十二年之久，西藏王臣們都縱情放蕩於嬉戲歡樂中，以致寺中的承事供養，久已廢失。所以在未年才去迎請說一切有部的一些比丘來藏，壩赤惹也才隨之而出家。」這種說法確是摻雜了不淨之語而寫出的一種愚蠢話。要知道「壩協」中是說：「桑野寺係從卯年直修到卯年而落成。」如果按慶祝落成盛會一直舉行了十二年算來，應該是從落成的卯年起而直到寅年之間。西藏王臣都放蕩於那歡慶節日裏的原因，才引出壩赤惹的出家。那麼去迎請說一切有部的比丘，就應該在寅年過後的卯年了。但如果像前面所說的，是在未年才去迎請的話，這中間就相差將近四年的時間。因此，可見他們在自己所寫的書中，對於年時延誤之點，是未加思索而信口說出的。總的說來，就一般普通的上流人士來說，他們對於自己經過辛勤而成功的事業，是決不會廢置不理的。何況說那藏王赤松德贊，他是至尊文殊怙主為宏法利生而顯現出的人王。因此，說藏王不能自持而放蕩於那嬉戲歡樂之中，而對於供養承事都廢失了的話，這難免對賢人智士，造下了無邊誹謗的罪障。並且使一些下愚的人士，一考慮到那種對法王說成是放蕩沉醉在節日的美名和聲色中，以致荒廢了教政的一切事業的那些語句時，他們將發生錯覺而認為多數智者都引以為據的「壩協」中也有那種摻雜的語句，那麼要想覓得一部純潔可作根據的書，是十分困難的了。

慶祝開光法會完成後，藏王感覺到佛法的興盛，是與僧伽有關的。因此為了試驗藏人是否能守護出家的學處起見，他們在丁未年去到印度迎請那與西藏適合的根本四部中的說一切有部的比丘十二人。由精通五明學處的細哇措（寂護）作親教師，而給那生起願取涅槃最勝意樂的應試七人，傳授那佛教的根本——別解脫戒。繼此

之後，又有許多聰明誠實的人士也相繼出家。更有一些智力敏捷的人士，進而學習翻譯。因此產生很多對於「語法三十頌」和「相轉論」等，能決定其為虛構和透達論義的世間眼目——翻譯人材。於是由這些班抵達及譯師們翻譯出了正法經典．並制定出說法與聽法的規則。藏王又感覺到那些難調難伏的人們，憑他們的自力是難入正行的，須得用一個嚴厲的法律來制裁。先王松贊干布等雖制定出以作制裁的「法規大寶如意珠」，但是中間又摻進了一些非善行法。因此，他們重新作了一次去污存潔的清洗工作，使王法如同金犁一般具足威光和鎮力，而足以制伏一切尊卑人等。

繼後，藏王又從印度等許多地區，迎請來一些班抵達和有成就的人士，依照藏王所吩咐的命令，除了剔除不適合於西藏的其他三部律儀外，翻譯了說一切有部宗規的「律藏」；此外，還翻譯了「經藏」及「對法藏」等三藏；並翻譯了「下密續部」等諸經典和經論。而使廣大西藏疆域中，佛教正法如東升的旭日，映照着那教證二法猶如潔白的蓮苑，開出芬芳的花朵。他們對於大瑜伽等登峯造極的金剛乘，雖未作廣泛的譯傳，但藏王却命令一些具足法器德相的人士，專門研究金剛乘而去受用那無上甘露。因此，有譯師毗若遮那及比丘朗喀領波（虛藏空）等人，先後到印度求得了甚深法義的無上甘露，滿注於寶瓶般的自心中，而回到藏土。不幸藏中有一些奸臣對毗若遮那等人大生嫉妒，暫時將他們放逐到邊遠的地區。幸而為時不久，他們仍舊獲得自由，被歡迎回藏。那時大班抵達毗瑪那彌遮的德譽，已漸次傳到藏王的耳裏。因此，藏王派人迎請他來到西藏，他廣宏那「大圓滿勝慧密法」，使一些人士得以飽餐法味。由於過去西藏地區，盛行笨教，大多數人都入於笨教門中。因而對於修學佛教正法，發生不少的障礙。幸而那時班抵達和譯師們，運用那無垢的因明正理來駁斥了笨教所有宗義。阿闍黎蓮花生也在青朴等地，翻譯出關於「秘密金剛乘續部」經中的許多修法，而裝入那不壞的寶篋中，蓋印嚴封，並祝願具緣有情者能獲此

法。他那成就了許多王臣民眾的卓越事業，和希有的顯現，美譽傳來，充滿各方。繼後，關於桑野寺的護法問題，經堪布菩提薩埵、蓮花生大師、法王赤松德贊三人會商後，而決定以守護寺物的重任，付託給那在藏王的軍事中，壩達霍爾的靜修院遭到毀壞後，而隨後趕來的伯哈明王（護法神名）。有一些書中說：「堪布、蓮師、法王三人遣使致書，應請的裕・土巴、色壩，及薩霍爾五族的達摩巴那等人來藏後，才發現伯哈之到來。」這種說法對於眾生是有顛倒錯亂和損害的。很明顯，由於蓮花生大師的小心注意，以此伯哈逃遁到壩達霍爾地區去了的說法，方與時間的先後次序相合。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以讚頌這段勝緣。聽我道來：

「顯密諸法蘊，八功德水同。
譯師班抵達，漸來雪山叢。
如流不斷譯經卷，可親可敬仰德風。
聖教本末無分體，法流環繞永昌隆。」
「離過之身賢妙心，猶如壤土來耕耘。
播下涅槃勝種子，白四律儀灌溉勤。
花開吐芳笑迎人，成苗結果連枝蔭。
但見增上吉祥兆，功德向上永繁榮。」
「王臣二十五人，修密得成就。
離言絕思中，神變作戲遊。
聖地成就事，自在人還有。
或許是隱身，寺院與荒丘。」

在這一短暫的時間裏，西藏來了一位中原的和尚瑪哈雅那（大乘和尚），他說身、語、意所作善業，是不能成佛的。必須任何亦不作意，才能成佛。他傳授這樣的修法，把許多西藏人都引入了邪途。甚至連藏王也難於判決是非。這時，藏王忽然想起堪布菩提薩埵過去所說的話，因此依照堪布的話，派人前去迎請迦瑪那西那（蓮花戒）大師來到西藏，公開辯論「頓」「漸」之理，結果「頓門」（音譯）失敗，大乘和尚被送回中原。藏王當眾下令，以後不可以修學和尚的教法。那時，蓮花戒大師也著作出「修行次第」一

書。這在「壩協」中錯把漢語「頓門」和「漸門」作為藏語來牽強地解釋說：「這想來是藏王對和尚之法，作為『非法』（藏語『門』音，意譯為『非』），所以稱作『頓門』。對和尚在肉體上施火戒（即燒戒疤）作為『非仁』之法（藏語『漸』似『絳』音，意譯為『仁』。『門』音，意譯為『非』）所以稱作『漸門』。」這種毫無理由的解說，確是亂加臆測，篡改攙雜而說出的一種蠢話。善巧的布頓大師說得好，他說：「所謂『頓門』、『漸門』這是漢語。『頓門』在藏語叫作『季嘉哇』，意為同時、頓速的法門。『漸門』在藏語叫做『仁季巴』，意為依次、漸作的法門。」

據一般西藏民眾所見的境相來說，藏王赤松德贊是在庚辰那年（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公元八〇〇年）因患熱症而逝世的。而以那具足善緣人士心中所現的境相來說，藏王是證入空樂無盡的法界大海中，顯現各種化身神變，如百川歸海，融為一味，最後合入於至尊文殊金剛的心中。他的陵墓修建在謨惹山中。

法王赤松德贊雖是娶有幾位王妃，但只有王妃澤綳薩生有三位王子。長子牟尼贊波繼持王位，他雖然對藏民的食物和牲畜，作過三次平均分配，但過時不久，仍還原狀。譯師及班抵達們說，這一問題，是和過去所行布施之果有關的。因此藏王特別對於善業，一心向往而勤行。他在桑野寺中，興立供養經、律、論三藏的供規。至今供養經藏的供規仍舊存在。不幸這位藏王掌管朝政僅一年零七個月的時間，即被他的母親下毒害死。他的陵墓修建在謨惹山中。又巴窩朱納（勇士經鬘）他不知道牟赤贊波與牟尼贊波兩個名字雖然不同，指的却是同一個人。他說牟赤贊波是牟尼贊波的長兄。這真是愚昧無知的話。又法王索朗扎巴（福稱）說：「在一年零七個月的短暫時間裏，三次平均分配食物和牲畜，那能分得過來。」這種過細的推想說法，未免是無稽之談。須知這是由於過去的業果難以阻止之力，影響到貧窮的人們，雖是給以應有盡有的需用資具，

但不久仍歸貧乏。這不僅是只能在暫時獲得一些食物和牲畜而已，而且這也是「一切有為法，皆是壞滅性」的原故。

其次，二王子為牟汝贊波，先是藏王同香大臣二人密商統治贍部洲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計時，王子牟汝贊波驟然來到密商的地點，香大臣的兒子慌忙前來阻止說，請王子暫時不要去密商地點。以此王子感到很惱怒，當即用利刃殺死香大臣的兒子。這一訟案，經廓大臣用「三威」與「三和」相濟的審判法來判決，處王子以短暫時間的流刑。繼後仍從捫地區迎回王子，當王子登位的時候，被香大臣的繼承人香・納朗殺死。巴窩朱納說：「藏王牟尼贊波是在他的父王（赤松德贊）年滿三十四歲時，歲次壬寅年生的。」依他這樣的說法來看，實際指出了壬寅年法王赤松德贊年滿三十四歲，在乙巳年法王三十七歲，有年運的災厄。這樣說來，就與上文那些承認法王為庚午年所生，以及「壩協」中認為卯年生的種種說法都不相合，有着很大的矛盾。這樣怎能談得上對於論理須得幾經聽聞和思考？這在有知識的人士來說，誰也不說那樣的話。因此讓置身於局外的正直人士好好地去思考吧！

最小的三王子為牟底贊波，又名色那勒敬雲（歪頸善醒王），四歲時即繼承王位。由他的教師給以佛法的緣分。在一些西藏王朝的事記中，稱這一藏王為赤德松贊。這種說法是沒有閱讀「聲律第二卷」等書之過。這一藏王敬供先王所修諸寺廟，對繼起的駐藏譯師和班抵達們，他都很恭敬地承事。並請他們翻譯了過去未翻譯的一些經典。幼小的藏王說：「我是藏王中特大的，我要修一座特大的寺廟，要有太陽那樣大的寺廟。」他的導師告訴他說：「太陽的面積有五十一由旬，此間西藏的全境也容不下。」他說：「那麼修一座月亮那樣大的。」導師又告訴他說：「月亮也同太陽的大小相似。」他最後說：「那麼修一座星星那樣大的吧！」導師又對他說：「星星的面積有十八俱盧舍。」於是他下令就照這樣寬大的量

度，在北方廣大牧場中修一座寺廟。大臣們又告訴他說：「如果修在北方牧地，日久寺廟將趨荒廢。」後來他們王臣商得一致的意見，也就在嘉德噶穹修了一座名叫多傑隱（金剛界）的佛寺。這一藏王作出了安置藏民在利樂大道中的事業後就逝世了。他的陵墓修建在神變王（芒松芒贊）陵墓的前面。其中王子牟底贊波與色那勒敬雲，名雖不同，而實係一人。這位牟底贊波王的兒子為王子拉傑，人們雖對這一王子本身的因緣程序，未能肯定，但是巴窩朱納他說：「完全可以看出那是後來的世代中，一些書裏捏造起來的說法，而是不值細究的。」他這樣的說法，恰好與至尊薩迦・班抵達所說「烏鴉粘着糞穢嘴，潔物之上頻擦磨」（言污穢的言詞，沾污了潔淨的史料）的意思是不差的。因此，但願人們少說這樣不知底細的無稽之談吧！須知藏王牟底贊波生有王子章瑪（潔淨）、拉傑（聖尊）、倫珠（運成）、達瑪（增盛）、惹巴瑾等五人。其中王子倫珠年幼時夭折，沒有陵墓。王子拉傑也只活了十五歲就逝世。這位拉傑王子的屍體，秘密封藏在「七生晶岩山」中。說到這裏，作一讚詞來結束此篇。聽我道來：

「從那具足吉祥的秘密寶藏中，生出了閻浮提的純金。
這是一切生靈的至尊人王——大供燈炷映出盛大的光明。
照現出白晶般的三界壁面，天然色相，歌舞新影。
還現出此間藏王無量福德的美景。」

六、惹巴瑾王朝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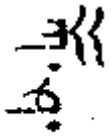
接着上文先說牟底贊波王的長子章瑪（潔淨）王子的事略。這位王子他觀察世間的一切圓滿榮華，不僅在如同少女容顏般的美麗空中，顯示出宛如美女的媚眼——彎彎環抱的虹霓那樣的短暫美景，不久終歸消逝；而且它是生起千百罪過的根源。因此，他一心想取得最勝涅槃的解脫安樂，而進入佛門中，一生勤修淨行。這位王子的下面接的是達瑪（增盛）王子，他與修行清淨善法的思想背道而馳，一心追踪步跡那自在天魔，簡直成了豺狼為性的人。一般能運用智巧的馬銜勒來調順駿馬那樣的國法的人們，都明察到如果以獅子寶座的尊嚴王位，授與那豺狼為性的人，將使政教兩者不能成為水乳交融，而應該授與那能運用政教相輔來治理國事的人。另一方面，也是那神力自在的秘密主、至尊觀世音菩薩和文殊菩薩，為了攝受人間，而在那最勝善行的瑩潔圖相上，須以三量觀察（邏輯術語，即現量、比量和矛盾觀察）掃除所有垢穢，方能顯現出純潔無上的事業起見，神力加持使那具足一切世間的頂上寶冠，足前白蓮而為莊嚴（觀音菩薩）的種姓威力，從他那裝滿八大自在功德的寶篋中，誕生的赤德松贊惹巴瑾（意為有髻王），得以登上西藏全民都散開他們的髮髻長辮而恭敬禮拜的獅子寶座王位。

藏王惹巴瑾自丙戌年（唐憲宗元和元年，公元八〇六年）誕生後，直到成為英俊少年，他的舉止言行都不同凡俗，顯現出他那蓋世的賢善習氣。特別是他繼登王座以後，由於他盡善盡美地成就一切治國大計，而獲得值得慶祝的佳果，全民都在那殊勝美好的景象中，過着安樂喜幸的生活。同時，這也是由於信奉佛法的大臣正喀伯雲的佐治之力而成功的。正如「聲律第二卷」中所說的那樣，「當午年的時候，藏王赤德松贊住在那根烏香多宮，征服了上下各部的敵將和巨匪，嘎洛部落也遣使來叩謁……」。另外，他還迎請來東印的堪布枳那彌遮，以及蘇熱遮菩提、達那西等班抵達和迦厥譯師等人。經他們細查，發現過去先輩藏王在位時，對於顯密經典，雖是大部分翻譯出來，但在翻譯印度、烏仗那、尼泊爾、中原等地的語言為藏語的當中，有一些仍舊保留各地原來的語言，使人

不易通曉；還有對於難譯難讀，並與梵語不相符合的一些古語古字及聲律，以藏譯對勘原來根據的桑枳達語梵文原本時，沒有作到不失梵本原文那樣的頌體、散文、頌與散文相間體、聯韻等體裁和原義，如和原文對照，其譯義不免晦澀難解。因此，決定以譯義明白易曉為主。在梵語中有一些總結的語句，這類語句如果照原文那樣籠統地譯成藏語，是會產生錯誤的。所以對於這類語句，應辨正而釋譯，使其達意。又有一些在道理上也難於成立其說法的一聲多義



的名詞字義，例如梵音  「古沙」加上元音 「咿」音，變



為  「喬屍迦」等一聲多義之字，都一律保留原有字音而不譯義。總之，關於由字根而成名詞、語句，以及應用位格文法、連續詞等，都經過一番詳細研究，而制定出翻譯藏語以意譯為主的規則。

西藏前輩祖先法王在位時，他們運用法律之繩來束縛着所有尊卑人等的心，使其不致於如野馬奔馳那樣難馴。他們對廣大的西藏各方，作出了能獲安寧的無邊法治事業。正如「悅意故事集」中所說：「以北方具五修的地區那種安樂與勝利來說，那是藏王的國法能如教法而行，所有臣民也能聽從藏王的法令，以此而生出的安樂。」這些話是和當時的情況相合的。至於所謂「法律」這一點，據西藏諸耆老所說，世間政事大體的內容有三十二事，第十九事為法律大規。其中，又有「王位尊嚴法規」、「金色鹿圖法規古書」、「國家引例法規」、「詢問判決法規綱要」、「三寶法規」、「王妃法規」等六種法規。這種賞善罰惡，懲強扶弱的法律善軌，真是一時大放光明，照徹有頂天界，它好比盛開的白蓮，傳播安樂芳香於各方。中間有一時期，奸臣們曾經滲進一些污穢的惡法，但經過去污存潔的整理工作後，純正的法規，又得以宣揚於廣大的西藏全境。此外，還有「四宗醫療法」、「相士所用五種占卜圖表」、「上流七智」、「十二慧眼」、「陽泉八種過患」、「陰

泉十二種過患」、「六種手印」、「國王四座」、「臣宰八級」、「恰迦扎八子」、「四睦」等書。這些都是從西藏民間的故事傳說和文獻中所傳出的。這類值得授與人們手中的諸法書，都接受了它的規則。這種規則在法王惹巴瑾以上的諸王朝時代，也未廢除。巴窩朱納（勇士經鬘）說「成佛之因大密咒，不為財寶須堅持」的這一戒律，是法王松贊干布時代出現的。這種說法，已經是一種蠢話。應該知道，在法王松贊干布的時代裏，除對於具足法器德相的一些人士，由法王親自傳授「和威」兩種大悲觀音等法外，對於密法為了財物而出售的這類事實，簡直是一種沒有傳說過的事情。因此，他說的密戒法就成為沒有根據的特法了。還說什麼在十善法戒的基礎上，作出了做人的十六條良好的法規。又說是十善法戒與做人法規兩者混合起來而成為十六條的。諸如此類的謬論是有很多的。

那時，漢藏雙方不和，藏方發出威猛的大軍，布陣在中原境內，攻陷和毀壞了許多中原的疆土，殺死了不少中原的宰官和勇將，給中原方面以很大的威脅和打擊。於是由中原的和尚和西藏的譯師及班抵達們從中勸解，使舅甥關係仍歸於好；並在中原的公古墨汝（音譯）地方，立碑為界。雙方均不得越界興兵，彼此誓約，天龍證鑒（天神和龍神之正鑒誓言）！也就將盟約刻在碑上。拉薩、唐皇王宮、墨汝三處，同時立了這樣的石碑。這時，中原西藏雙方和好，彼此親善。因此，當時有這樣的諺語說：「天空的日月雙星，地上的舅甥兩王。」

藏王惹巴瑾想，如能生起一切眾生所有利益與安樂之門，要依賴於佛的教證二法；如能住持教證二法，並能作出使二法宏揚光大的事業，要依賴於僧伽。想到這裏，他頭頂長帛請諸僧伽安住。並且作出對每一僧人，以七個俗人來承事服役等的決定。這種比印度所有法王的事業還要卓越賢善的事業，佳話遠傳，美誓遍於各方。

惹巴瑾王他對於過去祖先諸王所建的寺廟，繼續承事供養，並時常培修。他又新建一座九層大寺，它的下三層用石料、中三層用磚料、上三層用木料等來建築。每層的飛檐、殿門、牆上沿石、半環纓絡等都修得十分美觀莊嚴。大寺的屋頂，風吹來時，從無邊虛空裏，引來形如傘蓋的希有雲鬘。同時讚頌之聲，猶如鐘鼓齊鳴，響徹空界的天神耳鼓。這樣無比的吉祥和增善的大寺，其上層，奉安佛像、佛經、佛塔等正三寶身、語、意之所依；中三層，住着譯師和班抵達們在這裏誦閱經論，勤行聞思，並修禪定，而度着他們的歲月；下三層，有藏王和大臣們在那裏敞開所有法、財、欲、解脫四部的千百大門，作出使一切尊卑大眾都浸潤在那富饒安樂的甘霖中的事業。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頌那樣的勝事。聽我道來：

「圓滿四部，國策大輪從天路，
向大地運行，光明照耀無遮處！
象徵利樂的婆羅花，朵朵珠聯盛開難盡數。
滴下詮表善業的龍腦——新凝甘露。」
「皚皚白雪藏疆土，潔白光彩勝似三天遊處。
堪讚那脫污離垢，煥然一新的神變城，
佛寺莊嚴，傳為佳話，空前難尋睹！
諸天神齊聲讚嘆而歡呼！」
「鬥諍時人王的前進路，除碍全賴兩規律。
好比百股金剛祭起處，一切魔障盡消除。
為了召請圓滿勝緣的新嘉賓，
舒展那詮表利樂的象鼻繩作代步。」

七、朗達瑪王朝及其王嗣事記

如上所說，藏王已將舊有不合法的行為，及一切惡劣的法規，都盡量清除，如腐蕉化水，一些殘痕也不保留。當所有西藏人都在那沉重的藏王寶座前，受着尊勝寶傘的蔭蔽，獲得勞苦蘇息的環境，享受着安樂生活的時候，那些被惡魔迷住而造作惡業的大臣們，簡直成為殘害民眾，造作極大痛苦的兇手。他們商得一種毀壞佛教法規的辦法，即重賞卜人，支使卜人說：「如果不把王子章瑪放逐到邊遠的地區去，西藏王朝江山，就有破壞的危險。」他們就藉這樣的卜語，將王子章瑪流放到捫地方去了。奸臣伯達納又在藏王前進讒言說，大臣正喀・伯雲（吉祥德）和王妃通姦。以致逼得王妃自殺，正喀大臣也被處死。繼後，藏王也在癸酉年被伯達納等作惡多端的奸臣們將頸骨擊斷，把面部扭向背面而死。死後陵墓修建在敦喀達的右方。

由於那頭上有一鉤新月的極喜自在魔的魔力，使得那在娑羅樹林般的樂園西藏，在一系列美麗的山城中，享受着美好生活的一切人們的福力變得十分薄弱。因而那昏顛狂舞般的奸臣們的惡勢力，成為難以挽轉的逆流。這樣的惡業，好比從密布着的陰雲中，降下那詮表他們肆無忌憚而作出十惡的劇烈雪雹，將那由善業的春母所孕育而出的新生白芸香樹般的佛苗，摧毀殆盡而僅留下一些空名。也就在這樣使得大自在天魔軍部眷鼓噪着戰勝了善法的歡聲中，將藏政大權授與朗達瑪・烏凍贊。奸臣伯達納也當上了內務大臣。當伯達納他想摧毀佛教而苦無機會的時候，他們便藉故商薩地區發生的年荒飢饉與瘟疫，而故意向民眾問道：「為什麼有這些不幸的事故發生？」民眾說：「不知道。」於是朗達瑪也就向民眾說：「這是由於大唐的公主係一夜叉母，她把那夜叉之神——釋迦牟尼像搬運到西藏來才獲得這樣的惡報。」並且說：「最初這一尊像，從須彌山頂來的時候，是與諸天神作戰失敗而才來到人間的。它漸次來

到烏仗那、摩揭陀、中原等地，帶來了不幸的事故……。」他說了這許多魔迷心竅而故作害意的話。那時譯師和班抵達們都逃往他方，有一些未逃走的，都遭到殺害。出家僧眾大都被逼迫而脫離了「律藏」中所說的戒相，凡是不聽他們命令的僧人們，他們就勒令去打獵為生。所有經典函卷大都被他們埋藏在拉薩的岩窟中，有一些經典竟至被他們用火燒掉，或投入水中。他們毀壞所有寺廟時，是首先從神變寺開始的，並且說要將兩尊怙主像投入河中。幸得信奉佛教的大臣們藉口說是佛像太重搬不起來，而埋藏在沙土中。又將仿造的彌勒轉法輪像投入垛措湖中，當將佛像投入湖中時，湖中發出了很大的喧囂聲。拉薩、桑野、惹謨伽等處的寺廟大門，都被他們用泥封起來抹成牆壁，並在牆壁上故意繪畫了出家比丘飲酒作樂的圖畫，以此來希求取得朗達瑪藏王的歡心。但是有些外表看來是在家的白衣俗人，而實際上却是在家修行密咒金剛乘法的人士，是當時的藏王和大臣們所不知道的。由於當時沒有顯現出家相，而未遭到迫害的人，還是為數不少的。一切智耶桑哲哇也說：「那時毗奈耶教法雖是遭到摧殘，但是大密咒金剛乘法這一方面，直到今天是從未衰沒的。」這種說法，想來也就是指這一特殊情況而說的。

那時耶巴地方，有一修行密咒的人士名叫拉薩・伯季多傑（吉祥金剛），他安住於金剛三摩地境界中。吉祥天女對他說：「現在藏地的成就者，只你一人。那萬惡的藏王正是該殺的時候了。」第二天早晨，他將這一原因，向他的侍從一問。侍從向他詳細說了藏王毀佛經過的情況後，他想到那該殺的對象，於是將所騎白馬用炭末塗黑，身穿外黑內白的衣服，來到了拉薩。這時，正遇着朗達瑪在甥舅盟碑前念碑文，他便藉着對藏王禮拜的手式扣箭在弦，正確瞄準放出了那枝暗箭。箭射中了藏王的胸部後，他立刻逃走。他逃到志地區的瑪凍河，冲洗了馬身上的炭末，恢復原來的白馬，並將衣服翻穿過來變成白色衣裝。這是一般的傳說。實際這是由三寶的

慈悲，以及他自己的修德等力量，而顯現出種種不同的看法。據說，朗達瑪中箭後，兩手握着箭杆，口中說道：「我早三年被殺也好，或晚三年被殺也好。」這話剛一說完也就死了。他的陵墓在神變王與大法王兩陵之間，還未修竣也就停修而擱置起來。

那時朗達瑪的偏妃有孕，已接近分娩，正妃知道這種情況後，她也在身上纏裹許多衣服裝作孕婦，佯稱她身懷有孕。過了不久，偏妃分娩時生下了一個小王子。她十分愛護這一孩子，到了晚間，通夜不熄燈火地守護着他。以此稱這一小王子叫朗德峨松（光護）。這時，正妃買了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來給眾人看，說是她昨天才生下的。眾人一看，那小孩已經長有牙齒，也就說昨天生的小孩就有了牙齒啦！這完全是聽憑母后的話而說的。因此，都把這一王子叫做赤德容敦（母立王）。繼後，兩位小王都已長成青年，他們那時根據信奉佛法的大臣們所談的情況，就將兩尊怙主佛像，及彌勒轉法輪像等都安置在寶座之上，同時奉安在寺廟中，設立常時不斷的供養儀規等。但是兩王在阿里彼此不和，峨松王擁有永汝地區，而容敦王則把持伯汝一帶，爭端大起，常有戰亂。據說，從這兩王以後栗赤贊波（肩座王）的後裔，大都是獨霸一方，而未統一全藏。

繼此為時不久，發生了民眾叛亂事件。這一叛亂事件，據說先是天空中飛來一鳥，集合了其他很多飛鳥，表演出了爭殺殘害的模樣。叛亂事件最初是從康區發起的。又據庫敦所著「寶藏論」中說：「叛亂的又一因緣，是正喀·伯雲大臣（吉祥德）無罪而被處死。以此因緣，含恨轉生而為夜叉。他摧動了很多凶惡鬼神，入於人們的心中作祟，而造出來的叛亂。」在叛亂之後，藏王陵墓大都被摧毀。

至於容敦王的後裔，如今在季裕一帶還有很多。峨松王死後，他的陵墓建在神變王陵的後方。從此以後，建築王陵之規也就廢

失。峨松王的王子為伯柯贊。伯柯贊王生有王子二人，一為赤扎喜哲巴伯（吉祥積），一為赤吉德利瑪貢（樂軍日怙王）。

八、赤吉德利瑪貢王後裔事記

藏王赤吉德利瑪貢（樂軍日怙王）來到了阿里，掌握了朝政。他生有三位王子，大王子名叫伯德日巴貢（吉祥軍明怙王），掌握芒裕地區；二王子名叫扎喜德貢（吉祥軍怙王），掌管布讓地方；三王子名叫德朱貢（軍立怙王）則掌管相熊地區。德朱貢有子二人，長子為柯熱王子，次子為仲額王子。後來柯熱王子出家，法名耶喜窩（智光）。那時西藏前宏佛教（或稱前盛時期佛教）已衰，迎請班抵達來藏講學之規，廢失已久。當時尼泊爾有一位善巧的譯師名特汝哲，他迎請了班抵達察那仁哇，及班抵達彌底二人來藏後，不幸這位譯師也就逝世。而兩位班抵達又不懂藏語，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他們兩位都流落在西藏地方。班抵達彌底曾經在達納地方為人牧羊。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他們遇到了一位有才智的人士，因此他們兩位才來到了康區，作了一些講說和聽受教法的事業。班抵達彌底著有「言說門如鋒論」。總的說來，那時西藏的信眾所敬仰的藏中導師，只是一些對於經教要義缺乏正見的慧眼，而生虛驕的愚昧大師們。如班抵達彌底那樣善巧的大師，反而流落在牧奴苦役中。從這種情況推斷，更加明顯地看出，薩迦・班抵達所說「如果去到獨腳國，兩腳人類不算人。」又說：「旃檀價雖勝黃金，愚人視作如木炭。」確非虛語。

拉喇嘛・耶喜窩（智光）迎請東印度的班抵達・達摩巴那來藏，宏揚毗奈耶的講說與修規。這位班抵達有三個大弟子，稱為巴那三師。這一派系通稱為上律宗。復由柯熱之子拉德（天軍）迎請班抵達・蘇布德西辛里達來藏後，譯出很多「般若」類的論著。特別是大譯師仁清讓波（寶賢），堪稱是一位為首的應供福田（即應當尊敬而培福的對象）。這位譯師生於故格地區的娘旺惹納杜村。他兩歲時，就能誦出字母密咒，並在地上繪出圖畫來顯示他過去生中，決不是那綿羊般的愚昧之輩，而是善巧的班抵達，次第傳出了

偉大的事業奇蹟。那鼓動他去到印度的因緣，是一位行乞的班抵達不會讀梵本，使他生起厭煩，而去到樹蔭下打盹。打盹中夢見一位具有空行母相的婦人對他說：「猶如春蠶兒，吐絲縛自身。由戀故鄉土，墮入魔網中。欲求解脫者，速即往北去，喀濕彌羅地。復往東西印，如流遍遊學，返藏譯正法，方能善其事。」有了這樣的記別，作了增上因緣，使他經過很多艱辛而來到喀濕彌羅。他去到那裏的迦那哇日城時，有一位婆羅門看他的手相，而對他祝福讚頌。他依靠一種如意珠神行法來到達瑪那薩里達羅城，拜謁班抵達・俠達迦羅哇瑪，聽受了「瑜伽續」修法，並翻譯了這類經典。他又在許多班抵達前領受教益。他正打算回藏的時候，獲得一種夢兆，於是依着夢兆去親近大班抵達・那若巴、迦瑪那姑巴達、枳羅彌遮等師座前，聽受了難以數計的甚深與廣大的教法。統計起來，他先後依止班抵達上師七十五人。因此可以說他是一位已到達經教大海的彼岸，而在後宏佛教時期中，無與比倫的大譯師。善巧之王耶桑哲哇也說：「在後宏期中，密教比前宏期更為興盛的原因，應該說是這位譯師的恩德。」這是對譯師一種很大的評價。

拉德（天軍）有子三人，名為窩德（光軍）、細哇窩（寂光）、絳秋窩（菩提光）。第三子絳秋窩（菩提光）是一位精通內外諸法及譯事的善巧者。當時耶喜窩（智光）把藏政全託給他的兄弟仲顏王子掌管，他自己在迦洛戰役中身為統帥，不幸戰事失敗，而被敵人俘虜下獄。敵軍迦洛部落聲稱，如能棄捨對三寶的皈依，或交來與耶喜窩身體重量相等的黃金。這兩者若能辦到其中的一種，就可將耶喜窩從獄中釋放出去。藏王叔侄雖是覓得很多黃金，但延時很久。在耶喜窩所交待的話中，有這樣的一些話，他說：「現在我的年歲已經很大，縱使我出獄，對宏法利生的事業，我也難作饒益。因此，你們將那些黃金拿去迎請班抵達來藏宏揚佛法吧！」說後不久，他就死在獄中了。勒清袞嘉哇說：「拉喇嘛・耶喜窩是為了尋找黃金，而被迦洛人俘虜關進獄中的。」這種說法未

免太膚淺。這樣一說，簡直把耶喜窩說成是一個向人們乞討財物的普通人那樣。這是沒有仔細考慮到耶喜窩他是西藏阿里王之過。在那段時間裏，正是那些顯示跨鼓飛空的神變者，如十八「阿惹謨本德」等邪宗教派的許多人，肆無忌憚地持械殺人，飲酒食肉，恣意淫樂的時候，那毗奈耶教法，雖是有大喇嘛思明等次第傳來，極盛一時，但到了那時，前宏佛教中所有原來班抵達的作風戒規，大都廢失。而新來的班抵達有很多都不是十分合量的。由於這些影響，西藏的導師們各依自己的意樂（即興趣），各自創立一種宗規。因此，拉喇嘛・絳秋窩他知道當時藏地還沒有一位如印度諸善巧大師那樣能講詳細戒學四分律，及四分律釋等宗規的導師。因此，他便想到此間雪域的藏地，必須迎請一位能拔除一切非法的邪知暗昧，和精通五明的權威智士。但是勒清衰嘉哇，他說了「阿扎惹瑪波翻譯了密教的『明點法門』（即一種密法），以致許多出家民眾變相而為在家的俗人。他是邪法的導師」等語。我們應該認為，雖然確實有一些不能和班抵達的證德相等量的出家眾，他們由於未能通達密咒的真實性而發生過失，但是若對於像桑哇協饒（密慧）等成就自在的班抵達，詆毀辱罵他們為邪法導師，這是使自己種下無邊的罪惡因。以此但願具智的人們，務必謹慎，千萬不要造這樣的惡因。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歌頌這段史實。聽我道來：

「欲天部中紺色女，現出『樂有』的笑顏。
原來是藏地佛法，如盛開蓮苑頓然萎謝凋殘！
繼起中興賴後傳，好比善緣七馬行空間，
引出那紅日般的佛法真堪羨！」
「具足威力，勇敢頑強，
尊勝諸方的大德吉祥金剛，
他發出利箭射惡王，
一聲弦響中胸膛，暴君慘喪！」
「堪嘆希有！你善巧、戒嚴、賢良的美譽常留，
一切歪曲和邪謬，你用正眼觀察如光鉤，
放射出『菩提光』輝來照透。
傳來正法光昌的聲譽，流芳千秋！」

九、王嗣拉喇嘛・絳秋窩及德哲王朝宏法事記

由於獲得成就的班抵達大師底毗迦羅西遮羅（即「阿底峽」的梵語名號，意為吉祥燃燈智）有不動搖的毅力，能勇猛勤修，具足卓越神力的佛子行，而一心嚴持戒律如八功德水般的清淨；對佛教正法幢的大德，由苦行精進而作侍奉；而且身着共與不共諸明學處的慧鎧，和高竪賢明功德的風幡，飄達有頂天界。這樣的功德美譽拉喇嘛・絳秋窩（菩提光）已有所聞。他派遣納措譯師為使，命他到印度學好佛法，然後回藏。於是發給納措以黃金等很豐厚的禮物，啟程上道，一路平安地到了印度枳迦瑪那西那寺，得到嘉准生格（精進獅子）的幫助，得以拜謁阿底峽尊者。納措當即在阿底峽尊者座前，呈上禮物，詳細陳述過去西藏佛教的興衰情況；同時，談到現在藏地的佛法，雖說仍舊興立，但修學佛法的人難於做到取諸經義而真實修行。能指示這些修行法中應取應捨之要點的導師，除了尊者你這樣的大德外，其他班抵達們是很難作饒益的。納措譯師向尊者這樣陳述後，自己就住下來求學。阿底峽尊者以此情況，請問自己修學成就的本尊瑜伽母（即救度母），本尊記別說：「一般和個別的一切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依託一位鄔婆塞迦（即在家居士），將有大的利益。」於是尊者運用善巧方便，到達阿里地區，駐錫脫頂寺（懸空寺），對拉喇嘛・絳秋窩等具足善緣的人士們，講授了許多甚深和廣大的教法。為對治（即對症下藥醫治之意）藏中一切雜亂顛倒的邪法穢行，尊者特別著作了一部著名的論著——「菩提道炬論」。後來，尊者從印度起程來藏的時候，納措譯師曾在長老西那迦羅座前，許下「擔保三年後，尊者仍舊回印度」的諾言。到後來起程返印的時候，恰好仲敦巴・嘉尾炯勒（勝生）在生准大師座前，聽到阿里方面來了一位大班抵達的消息，便很快地起身上路趕來和阿底峽尊者相見。由於仲敦巴面對尊者讚美拉薩、桑野等處為首的一切寺廟，和僧伽大眾的殊勝情況，

使尊者心生喜歡，以手加額讚美祝福！仲敦巴由此增長了勇氣，即時恭請尊者到前藏宏法，獲得了尊者的應允。那時仲敦巴尊者寫了一封「寄藏中諸師友書」，書中有「形如大車輪，南贍部洲中……」等詞句。依照書中的示意，催促藏中師友們來迎阿底峽尊者。繼後，尊者漸次來到野汝後藏地方，他教導成熟了約・却旺（法自在）等一些特別優秀的佛門弟子。尊者聽到庫敦師讚美雅隴地區，便應請前來塘波伽。但是庫敦師未能如法恭敬承事。有一天，約在早餐的時候，尊者也就離開塘波伽而去到桑野了。在桑野寺中，由於有一些梵文書本散亂而作清理時，尊者見其中有許多是他過去所未閱讀過的，便說道：「這或許是蓮花生大師從空行秘密寶庫中，取來賜與我的。」繼後，由藏中諸師及峨師（勒比協饒）等人來作勸請和支助，尊者應請去到業塘、拉薩、野巴、倫巴等地，廣大宏揚和上下諸根器相合的大小乘諸法，作出了如同白色風茄花鬘戴在西藏人眾頭上那樣樂意美好的事業。

窩德（光軍）之子哲德（極軍）王在位的時候，會集了藏、衛、康三區大部分的三藏法師來轉法輪，他作出了很好的供養承事和獎勵。桑喀譯師譯的「量釋莊嚴論」就是在那時譯出的。還有惹譯師、業譯師、穹波却准（法精進）、贊喀窩伽、峨・洛敦協饒（智慧）、瑪通・德巴協饒（智信）等師也都接連趕來參加達波旺嘉等所辦的轉法輪會。當時，贊喀窩伽在薩乍遮羅大師前，學習彌勒諸論；惹、業兩譯師參加轉法輪會後，也就往印度去了；繼後不久，善巧者扎迦哇也在季學地方梁正額頗章喀寺安立僧伽大眾，而宏揚說、修兩種正法；在這同一時期，噶當經教傳派（噶當教派之一）中的朗、俠二師（朗日塘巴及俠惹哇），及噶當教授傳派（噶當教派之一）中的壩譯師、嘉裕哇、嘉瑪・仁清貢巴諸師也都宏揚「噶當七法教授」承傳而來的秘法；又由桑樸・峨譯師師徒來宏揚根據顯密經教而來的講說和聽受法要；還有壩操譯師宏揚「中觀」諸經論；嘉杜真持律師及措納巴等人宏揚「毗奈耶律藏」；梁細師

徒宏揚「般若」與「因明」；峨・阿雅德哇師宏揚廓律宗；嘉貢巴・索朗仁清（福寶）宏揚瑪師宗法；喇嘛峨巴師徒宏揚瑪宗的故、達、桑三法傳；樹穹巴及傑・卓樸巴等宏揚七經教及八部幻化、心法二十門等法；惹・却饒（法深）及絨哇・嘎洛、嘉譯師、納哇譯師、卓譯師等人宏揚閻摩部及時輪密法；薩迦三白師徒法嗣諸人宏揚卓彌宗法的語教故、達、桑三法傳，及勝樂法門；至尊彌拉惹巴、貢波巴、佳巴、措樸、枳師、達師等大師宏揚大手印及六法門；大班抵達釋迦西等人宏揚顯密兩教中諸經義。由於有這樣的宏法因緣，在那一段時間，具足十力的淨飯王子釋迦牟尼的教證兩種正法，猶如十五的月亮，顯出了說、辯、著三法，及聞、思、修三者的圓滿光明。以上那些善巧有成的諸師宏法利生的事業，大都在同一時期，只是彼此的年齡，有老少之別而已。以上情況，是在智王耶讓哲巴示寂以後，通達自他宗義，自在轉佛法輪的昆敦法王才吩咐書於伊哥扎別名「頗章喀目錄」中的。

藏王哲德（極軍）之子為壩德（焰軍）。壩德之子為扎喜德（吉祥軍）。扎喜德之子為壩勒。壩勒之子為那迦德哇。

從那迦德哇之子贊秋德（富軍）來到亞澤後（有稱亞澤世系的），他所生的王子為扎喜德（吉祥軍）。扎喜德之子為扎贊德（名稱王軍）。扎贊德之子為扎巴德（名稱軍），他曾以七升金末鑄造了妙吉祥文殊像，以一萬二千兩白銀製造了彌勒像等為數不少的佛像、佛經、佛塔等。扎巴德之子為阿索德，他在印度金剛座建立了供養不斷的常規。阿索德之子為正達瑪及阿倫瑪兩王子。阿倫瑪王子曾出資寫了金書（即用黃金粉末寫的經書）「甘珠爾」佛經。阿倫瑪之子為日烏瑪，他曾用四十錠白銀鑄造了藥師八尊像；又在神變寺佛殿，製造了溜金殿頂。日烏瑪的王子為桑嘎瑪。桑嘎瑪之子為正達瑪。正達瑪之子為阿正瑪，這一王子在未掌朝政之前，曾到薩迦寺出家為僧，後來才還朝掌政。他的王子為迦倫瑪。

迦倫瑪之子為壩道瑪。到了壩道瑪這一王子以後，亞澤這一王族世系也就絕嗣。只好從布讓地區迎回王裔索朗德（福軍）繼掌朝政，這一王朝通稱為布嘉瑪王朝。

十、赤扎喜哲巴伯王後裔事記

這裏，再說藏王赤扎喜哲巴伯（古祥積）這支王族。這一藏王有子三人，長子名伯德（德軍），次子名窩德（光軍），三子名吉德（樂軍）。長子所生王嗣有貢塘巴、魯嘉哇、吉巴拉哲・朗隆章閣等人。三子吉德的傳嗣為在傑達那地區最初所生長子名卓哇，由他所傳衍的有野汝汝納王子、梁王子、牟王子等許多王嗣。次子窩德有子四人，為拔哇德色、赤德、赤穹、梁巴等人。長子拔哇德色及四子梁巴掌握章絨地區政權；次子赤德掌握垛墨宗喀地區；三子赤穹駐雅隴地區，掌握青哇達哲大寨。赤穹之子峨吉壩有子七人。七子中的裕金王子進駐嘉薩地區。裕金之子爵嘎有子三人，其中次子復有王子四人。四子中的爵窩倫覺王子駐本澤地區，他對噶當派中的敬安大師十分敬信，並對大寺主座拔謨住巴（拔謨噶舉派的祖師）大師也很恭敬承事。爵窩倫覺有子三人，其中爵壩王子有子五人。五人中的釋迦貢掌管王宮要地。薩迦・班抵達大轉法輪時，所需用的資具順緣，都是由他供奉的。釋迦貢之子釋迦扎喜（釋迦吉祥）曾修建了故宮。他有子二人，次子扎巴仁清（名稱寶）曾經隨侍法王帕思巴來到漢地元帝座前，獲得元帝頒賜的詔書後，隨即修建扎喀宮。他對精通五明的釋迦西的宗法門人爵敦措巴也很恭敬地作承事供養。扎巴仁清（名稱寶）有子四人，四子中的二王子為釋迦貢波，他依止過譯師勒巴絳稱（善幢）等很多善巧有成的大德，並在容布納崗宮修建了寺廟。釋迦貢波之子為法王釋迦仁清德（釋迦寶軍）。

以上所有藏王除朗達瑪一人外，其餘諸王都是虔誠信奉具足十力的佛陀正法，而身兼王位的人。他們對於一切有情，都懷有一片增上心，願以如同馬來亞檀香林裏吹起的涼風來消除眾生煩惱的痛苦，併肩負着猶如吠琉璃山披上皚皚的白晶新衣那樣潔白善法的重擔。經過了很多王朝時代，所有功德美譽，都好比天上的寶樹，結

着纍纍成熟的美果。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頌這段史實。聽我道來：

「王朝傳衍，猶如天索聯貫的珍珠鬘，
從天降到人寰，好比奇談的帝釋寶輪威力無邊！
霎時將自在天魔的頭顱斬斷，
墜落此土化作羅摩那神王，美譽如青蓮，香遍人間。」
「在那增上善種的林園，長着密密的綠樹——蛇心旃檀。
它那搖曳的嫩枝，像鄔波羅花那般香潔，詮表良法十善。
它是前驅的使者，馭馬的繮銜，那樣的法治事業猶如盛開的白蓮。
象徵利樂美妙的蓮房，迎風顫動，示顯解脫的芬芳無上高遠。」

十一、薩迦歷代繼掌西藏政教事記

自從拉隆・伯季多傑（吉祥金剛）身着卓越精神的堅鎧，手持銳利無比的兵器，前去射穿那惡魔的心，給以慘死的痛苦之後，他離開了象徵極喜自在魔心花開放的朗達瑪・烏棟贊閣王口中獠牙般的雪山環繞着的大城（即拉薩城）。繼此之後，西藏君民的次序，也就隨即破壞。這樣大約過了三百多年，正是那受命於天的大元皇帝登上那曼殊皇帝的寶座，成為大元一代的興起時期。

據說，凡是在摩訶支那的疆土中，能用武力，實行權威統治，登上那八大獅子抬托的國王寶座，足踏蓮凳，具足七寶財富，擁有最上榮華的君王，他們心中都曾獲得怙主曼殊（即文殊菩薩）的光明加持，和甘露灌注而出生的人物。濁世智王廓譯師須魯伯哇（童德）所選集的薩迦・恭嘎多傑（慶喜金剛）的著述中說：「最初先王有三十六位帝王；秦代始皇傳二世有兩帝；（西）漢有十二帝；王莽先後有兩帝；（東）漢有二十六帝；曹操有五帝；吳有一帝；後晉有一帝；西晉有一帝；大丞相之後的隋煬帝計有十二帝。」至於一統中華及木雅所有疆土的國王，就是那由日月光明所生之子——孛端叉兒的種姓所傳出的威統大地的元朝皇帝成吉思汗了。元太祖成吉思汗有子嗣多人，其中，皇子嘎甘納哥玉甘（音譯）、哥敦等王曾經在後期中，由垛達納波（黑褲）為首統率元軍來到西藏。他們運用能使大自在天神也生畏懼的戰術和戰略來征服藏人，使全藏一切方隅都歸附在他們威懾之下。法王索朗扎巴（福稱）說：「成吉思汗是孛爾達迦之後裔。」這一說法不一定是可靠的。還有一說：「杜奔梅爾甘（音譯）絕嗣後，其妻阿蘭因感日月光明懷孕而生子。」又在一些故事中，傳說有一金色少年從帳幕天窗而入，行淫樂後，從帳幕門出去時，現一狗身，從此懷孕，後生一子，傳稱為天的兒子。總之，是說這兒子即是孛端叉兒。這類不可靠的說法，無非是為顯示自己的一些特殊因緣。當元軍在熱振寺和

嘉拉康寺殺害很多僧眾，毀壞佛寺的那一時期，正是善巧者博多哇出生的時期（宋寧宗開禧三年，公元一二〇七年）。因此，可以明顯地知道，那一時期是元代各段時期中的早先一段。從此過了不久，元帝也就對清淨善法，生起信奉之心，而派遣嘉默，及大元長官垛達到藏，從這時起，才有朝藏的使節蒞臨藏土。那時，噶當派的敬安大師來到納頓塘，並派貢巴・釋迦仁去招待使節，他們剛打算殺害貢巴的時候，敬安大師向救度母祈禱求救，頓時降下冰雹，貢巴得救。他們因而對敬安大師心生敬信。從此全藏所有「木門人家」都交納稅款。東從貢波以上一帶地方，西至尼泊爾，南至捫地區一帶，所有王城都被元軍征服，收歸在元朝國法壓制之下，遵從元帝之命，並派遣使臣朝覲元都。這在「請示迎誰為宜的詳稟」中說：「在邊野的藏區，僧伽團體以噶當派為大；善顧情面以達隆法王為智；榮譽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師為尊；通曉佛法以薩迦・班抵達為精。」那時，在這南贍部洲中，若論此世的一切榮威美滿，再沒有能超過元帝成吉思汗那樣的帝制所起的作用。因此，元帝想到那後世的解脫，須得有一位能指示一切智佛陀之妙道的上師。於是下詔迎請薩迦・班抵達，並對薩迦法王發來召書，遣使迎接。當時，大元官吏嘉默正奉命前往薩迦宣揚聖旨。在至尊扎巴絳稱（名稱幢）對薩迦・班抵達的遺囑中，曾有這樣的記別說：「你到晚年，將頭戴彩色冠，足穿猪鼻鞋，將有語言各異的國使前來迎請你。在一些三寶之名還未傳播到的地方，你決能作出令佛法宏揚光大的事業，留下一種不能磨滅的恩德」等語。

關於這位薩迦・班抵達大師的種性，據說，來自天界三昆仲（傑仁、玉仁、玉色）中的玉色，作了人間的國王後，傳至玉色吉，他有弟兄四人。當凍族十八豪族同他們發生戰爭的時候，天上的玉仁前來幫助他們征服了敵人，而使敵人為奴以供驅使。玉仁的女兒牟衣布謨和牟薩頓結婚生有桑瑪等七昆仲，前六位兄長和父親牟薩頓都往天界去了。只有七弟有子名脫察・巴窩達（猛虎），他

迎娶捫薩措謨，生子名亞邦傑。亞邦傑殺死羅剎甲熱察默，奪得亞仲涼瑪（想是羅剎之妻）為妻，生下一子，是羅剎和昆族兩相結合而生的。由於是羅昆兩種姓相混而生出的原因，所以起名為昆巴傑（昆氏 中生）。這就是昆族種姓得名的由來。法王棍却倫珠（寶成）對其讚頌說：「彼為光音天人種，無明業轉生昆氏，文殊化身傳薩迦……」這種說法，是無偏私而道出它原來本質的美好頌詞。昆巴傑配妃薩傑默所生的王子名叫伯波伽。伯波伽的父王打算選擇一個最好的地方給他掌管，遂看中了納堆欽色塔區的亞昌地方具有八種吉祥，於是命伯波伽去到那裏掌管。他由此就成為藏王赤松德贊的大臣。伯波伽與朗譯師的女子拉沙村布結婚，生有產哲、拉勒、擇那旺秋、昆・魯衣旺波澤真等人。諸子中的魯衣旺波澤真（龍王持壽）在堪布・菩提薩埵座前出了家，獲得阿闍黎蓮花生的甘露加持。他的兄弟有子名多傑仁清（金剛寶），由大阿闍黎蓮花生傳授他「金剛乘曼陀羅」密法，而獲得成就。這位成就自在的大師有子六人，前五子傳衍分出了不少的族系，第六子名協饒云敦（智能）去到仲巴地方後，生有二子，次子分發到北方去，也就分出上下兩昆系；長子名云敦炯勒（德生）有子三人，次子名楚稱嘉補（戒王）有子三人；長子名多傑朱多協饒（金剛頂智）有子七人，其中最小的第七子名格交（善救），他有子名格通（善見）住在肖 地區，格通所生之子名伯波。他在察謨絨岩窟靜修，獲得親見祖輩所信奉的本尊普巴多傑（金剛橛）。他的兒子釋迦洛卓（釋迦智）修建了雅隴嘉學寺。釋迦洛卓生有兩子，長子名昆若・協饒楚稱（智戒）。以上諸人都是由曾經親見本尊，證得勝共兩種成就的金剛持（對修密大師的尊稱）而承傳下來的子孫世系。

次子昆・棍却嘉補（寶王）依止新密譯師大喇嘛卓彌、壩日譯師、芒譯師、布讓譯師、朗喀烏哇昆仲等很多大德上師，而親嘗法味甘露。他在扎烏隆巴修建一廟，通稱為薩迦舊寺。那時，他從山頂遠望，見本波山邊有一片 土地，色白油潤，就知那是具足很多吉

祥美德的地方，於是向地主交涉以摩尼珠鬘等作代價購得到手，而修建了薩迦寺（灰白土寺）。

昆・棍却嘉補配妃瑪季香謨所生之子，即薩迦派大師恭嘎領波（慶喜藏）。這位大師對於許多顯密教法，都經過徹底地聞思修學。他心中充滿文殊妙吉祥的身、語、意三密所有甘露，無疑他是至尊文殊化現而來具足智慧的大德。因此，具足吉祥的薩迦派文殊昆種之美名，為眾所稱道。特別是他成為一位金剛乘大持密教主（即密宗教主），又是印度毗哇巴的化身，使得薩迦派的美譽，遍於各方，這猶如束束蓮房結着豐碩的蓮實。總的說來，他能在同一時間中，顯示無量不同的身相莊嚴等奇蹟，特別是他在以至尊薩惹哈為首的印度一切成就自在，師師相承而來的具足七合德金剛持的無上大道中，顯示空樂不二，現出報身佛相戴佛冠而為莊嚴的果金剛乘，這是無比的恩德。

這位恭嘎領波大師有子四人，長子昆・恭嘎壩（慶喜焰）到印度去後，因受暑熱而逝世；次子名昆・索朗哲謨（福頂）為彌土達哇（無能勝月）的化身。他對父親及祖輩所宗之法——果金剛乘，和極密的密乘，都經過精勤地聞思修學。

恭嘎領波的兄弟名昆・扎巴絳稱（名稱幢）是一位轉金剛持大密法輪，獲得自在成就的大德。他依仗聞、思、修的寶筏，渡到那雙運的寶洲。所有功德，真是語難盡讚。喀濕彌羅大班抵達所說「日月蝕光將發現」的預言，即是對扎巴絳稱授記的讚語。此外，扎巴絳稱大師他顯示了風息脈絡都能運行自在的功能，和將鈴杵祭在空中，使其自動發音，以及能役使江扎明王（護法神之一）等許多奇異事迹。

扎巴絳稱的兄弟名昆・伯清峨波伽，有子二人。長子名昆・伯敦鄞珠（吉祥成就），他在往昔二十五生中，都受生為人，並且心

中獲得文殊妙吉祥的智慧甘露加持，消除了那愚昧無知的煩惱。他在幼年時，就能說桑枳達梵語，能寫梵文「倫察」及「哇都」兩種古體字，顯示出很多未失迷過去生中智慧習氣的種種事迹。他在扎巴絳稱的座前受優婆塞戒，賜名恭嘎絳稱（慶喜幢）。他從少年時代起就有耆老大德那樣的高風。他觀察世間中凡是虛擲人生的一切虛偽作法，都如蕉果剔心那樣空虛而無味。他依了很多善巧有成的大德上師，學會了工巧明、醫方明、聲明、因明、內明等五種大五明；和詩、詞、韻、戲曲、曆算等五種小五明。總的說來，他對所有明處學術，都很精通練熟。以此薩迦・班抵達的名聲，遠揚到印度金剛座而永不失其莊嚴的美譽。可以說此間藏地有五明學處的軌範，都是這位大師的恩德。名符其實的善巧者樹喀・洛卓嘉補（智王）說：「雖未親見心法性，能曉此生學識義。」這種話如果以藏地的一般愚昧修士的情況來衡量，他們定會覺得這是為他們寫實的。恭嘎絳稱繼在喀濕彌羅班抵達釋迦西壩扎座前，受了具足戒（即比丘戒），阿闍黎釋迦西壩扎也就用自己名字的末尾詞（西壩扎，藏語為伯讓波，意為吉祥賢）加在他的名字恭嘎絳稱之後，而成為恭嘎絳稱伯讓波。他曾對那精通聲明和因明，並且如大象那樣強有力的對象——外道的導師措傑嘎窩（遍入喜），運用自己牢不可破的理論和辯才把他駁倒而使其失敗。但是外道師措傑嘎窩運用神變向空中飛去，恭嘎絳稱大師當即通知阿闍黎達恰請他援助。在達恰幫助之下，將外道師降伏。外道師雖應允歸入佛門，請求出家，但是他為了顯示希奇，他將一批沒有放棄外道本來面目的人引來西藏，以此觸犯當初阿闍黎蓮花生囑託十二護法應守的誓言。在諸護法實現誓言，顯示出他們的神力之下，外道師措傑嘎窩吐血而死。死後他的髮冠存薩迦寺中，用來裝飾寺柱。繼此之後，恭嘎絳稱大師應元帝的召命來到了大元帝都，他顯示了許多難以比量的身、語、意種種事業，而對邊疆各地盡量地宏揚了佛的正法。元帝為請修法禳解地祇龍神所引起的疾病，他也作了清淨無畏的布施和無上的供養。大師他顯示那化身妙用來對東方蓮花部說顯教諸經；

對南方權威部作百種灌頂；對西方大海部降伏諸龍王，使其許下守護正法的誓願，並在諸世間，普降及時甘霖，使穀物財寶取用不竭等；對北方幻師之幻化城中，散擲花朵，使幻術難收，保留幻景，以此稱為奇異的幻化部。最後他顯示的莊嚴化身也收入於幻化部中。

法王恭嘎絳稱之弟名讓察・索朗絳稱（福幢）有子女八人。索朗絳稱配妃瑪季恭嘎吉所生之子為上師帕思巴及恰納（金剛手）二人。其中作為譯師迦哇伯哲（吉祥積）的最後轉生——帕思巴，從幼年時就對於經教，能很好地聞思修學。他在前往大元帝京都之前，先在前藏地區出家，法名洛卓絳稱伯讓波（智幢吉祥賢）。結有師長與施主因緣的法王薩迦・班抵達及元帝（憲宗蒙哥）他們兩人逝世後，元世祖忽必烈繼登帝位。帕思巴年剛十九歲也就當了元世祖的帝師。元世祖頒賜他「灌頂國師」的玉印，並供以縷金珍珠袈裟，及珍寶裝綴之氅衣、寶冠、金傘、金几等許多十分莊嚴的物品。此外，還供有金、銀、駿馬、駱駝、茶葉、綺緞等無數財物。帕思巴回到垛康地區後，在阿闍黎扎巴生格（名稱獅子）座前，正式受得具足戒（即受比丘戒）。繼後，他來到元帝宮中，創造了蒙古新字，而獲得元世祖賞賜以「培育佛徒」的詔書（按元史則是賜「大寶法王」的稱號）。元世祖在帕思巴座前，領受了三次金剛乘密法甘露；初次元世祖以全藏十三萬戶作為供獻；第二次世祖又以全藏三區作為供禮；第三次世祖又以阿闍世王所分得釋迦如來舍利的「舍利份」（舍利分作多份而分給）作供養。元世祖又先後露出話來，命全藏僧伽除學修薩迦派之宗規法門外，不得學修他宗。帕思巴當即請求世祖允許，仍舊各依自宗修學。世祖允如所請，並賜書讚美大師大公無私之德。書中說：「朕亦獲得無私之願。」後來衛藏各地寄來很多順緣財物，由大長官釋迦讓波（釋迦賢）製作金書「金光明經」，並鑄造內供釋迦能仁大像、外供金書「十萬般若經」等。過了不久，大師帕思巴回到了薩迦寺。他修建了多門吉祥

金塔；在外圍七座白塔上鑄造了溜金傘蓋和法輪；又在薩迦・班抵達的金塔上，製供金頂；還用黃金書寫了二百多函佛經。後來元世祖又遣使送來金書聖旨，隆重地迎請大師法駕。於是帕思巴遵旨啟程，在中途順便來到傑熱寺參觀。由於他讚嘆說：「這樣的寺院對於人們作承事供養來說，是有益的。」所以大長官釋迦讓波便採用傑熱寺的建築量度，動用十三萬戶的人力修建了拉康清波大寺。眾生怙主帕思巴來到元帝宮中後，元世祖封帕思巴以「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創文字者、化身佛陀、護念國土者、詩詞之主、班抵達帕思巴帝師」的稱號。元世祖供養他的禮物，是在一次重禮項目中，以千錁大銀斗錁（如斗形的銀錠錁）為一份的禮物供了兩份；又有一項是五千九百四十匹緺緞。有一時間，在噶瑪巴西顯示了水遁（即入水不見）、空中飛行、足踐堅石留下足印等很多神變奇蹟的時候，元世祖說：「我們的帝師帕思巴，雖是無量光佛化身而來到人間，但是若論神變和通達，我感覺這位有連鬢鬍鬚的噶瑪巴西，確是占了上風。」這樣說後，元世祖的妃子洽烏把這一席話在上師帕思巴座前，重述了一遍。同時請求說：「如果把主要的供養福田（對上師的稱讚），轉移而寄託在噶瑪巴西之上，這將對於薩迦的法種承傳，是有害的。因此，我請求上師顯示神變。」於是帕思巴大師也就在元帝君臣齊集的時候，顯示用利劍砍下自己的頭、足、手，使肢體分離，加持而成為五方五佛等很多希有的化現，令眾目共睹，發生喜悅。繼後，帕思巴返回西藏薩迦寺，將近十萬的僧眾都來對他作恭敬承事。在後藏的曲彌寺，開了一次為眾所稱道的殊勝圓滿的轉法輪盛會。據說，那時正是恭嘎讓波任大長官的時候，他作了一些和上師帕思巴的意見相反的事。大師的近侍人等將這種情況稟告元世祖忽必烈。於是後來大元兵馬直抵嘉若仲城，殺了大長官恭嘎讓波。當時發現這樣的預言說：「嘉若城前戰鼓響，無靈金物水中拋。」也就在戰事將發生的前一年，帕思巴大師在他的本廟中示寂。又有一些人說是由於他的侍從人等引來元軍，深恐帕思巴知道此情，而暗地裏將帕思巴謀害的。總之，在那

一段時期，由於一些大長官的胡作非為，使西藏地方發生過不少的亂事。所謂「地方作牽引，元軍來西藏，所生大痛苦，三塗中亦無。」這是為那一段騷亂寫實的預言。

眾生怙主帕思巴之弟洽納法王的侍從，曾經到過元世祖的座前朝謁，被元世祖委任為西藏長官，並命他穿蒙古服裝。讓察・索朗絳稱的另一妃子名肖 季爵仲，有子女二人。長子為阿闍黎仁清絳稱（寶幢），女子為垛勒。仁清絳稱知道很多師傳經教和秘訣教授，他在帕思巴回藏之後，主持寺座。他勸請從尼泊爾起直到垛康地區以上的所有僧伽唸誦全部「甘珠爾」佛經時，對廣大僧眾作了盛大供養；他又迎請住在尼泊爾與印度交界處的聖者嘉瑪里教皇的三弟來到薩迦大寺；他修建了色領倫珠頂寺（金洲頓成寺）。讓察・索朗絳稱的另一妃子名貢壙拉季哲瑪有子二人，即阿闍黎索朗綳（億福），及利瑪綳（億日）。他還有一近侍女徒絨瑪多傑敦所生之子，即阿闍黎耶喜炯勒（智生），曾經當過西藏西北部江國的國王吽迦惹的上師。讓察・索朗絳稱的另一妃子名爵江霍謨生有阿闍黎仁清炯勒（寶生），少年時就夭逝。洽納配妃名瑪季喀卓綳生子名達摩巴那羅根達。阿闍黎耶喜炯勒之子，為達里清波讓波巴哇（大師賢善吉祥）。當帕思巴逝世後，洽納法王運用權威強迫達摩巴那羅根達當了自己的兒子，而把他安置在噶舉派的敦薩梯寺中。由於達里清波在元帝座前，上書稟明他不是薩迦種姓的後裔等詳情，因此元帝下旨命他渡過二十處靜海，前往一座小島中去（等於流放的處分）。就在這一時期，達摩巴那羅根達父子倆都已逝世。薩迦門中有權參加會議的長官們一致商決去迎請達里清波，便派遣作迎請的代表等來到元都。但實際上達里清波不在，迎請的人沒見到他，未得結果。因此，叔侄兩法王的受命弟子嘉・阿領蕩巴・恭嘎扎巴（慶喜名稱）親身來到了元都，適逢元帝王宮屋頂降下大的冰雹，又飛來一隻有小羊羔大的烏鴉，爪嘴如鐵，在屋頂大叫，並用翅膀撲擊。元帝問這一徵兆的時候，恭嘎扎巴答覆說：「這是因為對薩

迦首長的上師達里清波侮辱的原故，所以才招來這種不祥的徵象。」於是元帝迎請達里清波來到宮中，百般地對他恭敬承事，並使他回藏住持大寺的法座。後來有一段時間，由於薩迦首長的威信衰微，由夏巴（尼泊爾東方種族之一）取而代之，直接對十三萬戶發布命令。達里清波的兒子索朗讓波（福賢）在堎康地方死後，達里清波又在衛藏地區先後娶妃七人。其中妃子恭嘎綳所生之子名恭嘎洛卓（慶喜智）來到元都，曾經當過元仁宗、元英宗、元泰定帝也孫鐵木耳等三位皇帝的帝師。另一妃名瑪季云達謨所生之子中，長子幼時夭亡；次子為恭嘎勒炯（慶喜善生），曾作泰定帝也孫鐵木耳的上師；三子恭嘎絳稱（慶喜幢）曾作元明宗及文宗圖根帖睦爾的上師而來到元都。又另一妃名瑪季朗喀嘉謨所生之子，為朗喀協業（虛空友）、朗喀勒巴（虛空善）、朗喀絳稱（虛空幢）等三人，由朗喀勒巴繼登薩迦正統大位。又另一妃名瑪季須魯綳生有三子，為恭嘎利瑪（慶喜日）、鄞約絳稱（不空幢）、及具德上師索朗絳稱（福幢）等三人。其中上師法王索朗絳稱是一位精通一切學術明處，證得金剛大持果位，猶如大眾頂上至寶尊嚴的住持佛教大師。這位特殊卓越的上師法王後來當了統治藏政的藏王拔謨住巴的師傅。又另一妃名瑪季利瑪仁清生有三子，為利瑪伯（日吉祥）、恭嘎勒嘉（慶喜善勝）、恭嘎絳稱（慶喜幢）等三人。又另一妃名恭邦江謨所生一子，為洛卓絳稱（智幢）。又另一妃名康薩本謨所生之子，為索朗洛卓（福慧），及扎巴絳稱（名稱幢）二人。

繼後，由帝師恭嘎洛卓將私廟四所分給各兄弟。至於善巧精嚴的朗喀勒巴之子，名達溫・恭嘎仁炯（慶喜寶生），他有妃二人。元妃所生之子為故西・洛卓絳稱（智幢）；次妃所生之子為阿闍黎扎巴洛卓（名稱智）、恭嘎洛卓絳稱（慶喜智幢），還生有一女，共有子女三人。扎巴洛卓之子為洛卓旺秋（智自在）。這父子兩人，也即是眾所稱道的曲彌達清那一支系。恭嘎洛卓（絳稱）之子

為恭嘎旺秋（慶喜自在），他漸次傳出的裔通嗣，稱為「細脫拉章」傳系。

具德上師（索朗絳稱）的兄長鄞約絳稱（不空幢），有子二人。長子利瑪絳稱（日幢），次子達哇絳稱（月幢）。達哇絳稱所生之子為大喇嘛恭嘎絳稱（慶喜幢）。恭嘎絳稱所生子女，有絳央朗喀絳稱（文殊虛空幢），及夏魯哇・索朗絳稱（福幢）兄妹二人。其中絳央朗喀絳稱所生子女，有嘉嘎・協饒絳稱，及達清・多傑羌，和他的四個姊妹，共計六人。又夏魯哇之子為阿闍黎扎巴絳稱（名稱幢），這一支系通稱為「仁清崗拉章」傳系。從這支漸次傳出桑清洛協（大密智說師）等不少的主持薩迦門中深密教義的法王教主。

帝師恭嘎炯勒之弟恭嘎絳稱的兒子名達溫・却季絳稱（法幢），及達溫・洛卓絳稱（智幢）二人。長子却季絳稱娶妃三人。元妃所生之子為梯清却季嘉補（大乘法王）；次妃所生之子為達瑪達扎，及仁清多傑（寶金剛）；三妃所生之子為阿闍黎索朗扎喜（福祥）。索朗扎喜所生之子為阿闍黎鄞勒扎喜（安善吉祥）。鄞勒扎喜所生之子，有索朗絳稱（福幢）、釋迦生格（釋迦獅子）、桑住絳稱（如意幢）、鄞住絳稱（成義幢）等人。其中釋迦生格元配妃子所生之子，有恭嘎扎喜（慶喜吉祥）、恭嘎絳稱（慶喜幢）、恭嘎領波（慶喜藏）等三人。其中恭嘎絳稱去到康區後，生子名却季絳稱（法幢），及恭嘎洛卓勒比炯勒（慶喜智善生）兩兄弟。以上諸人通稱為「拉康拉章」傳系。

又阿闍黎利瑪伯之弟恭嘎勒巴（慶喜善）娶有兩妃。元妃所生之子為阿闍黎索朗綳（億福）；次妃所生之子，長子為大喇嘛索朗洛卓（福慧），次子未成年也就夭折，三子為旺秋扎巴絳稱（自在名稱幢），娶有兩妃。元妃所生之子為恭嘎勒比洛卓（慶喜善智），及旺朗色絳稱二人；次妃所生之子為却季絳稱（法幢）。旺

朗色絳稱娶有兩妃。元妃所生之子為恭嘎洛卓（慶喜智）；次妃所生之子女，有旺朗喀勒巴（虛空善王），及女子五人。旺朗喀勒巴娶有兩妃。元妃生有兩女；次妃所生之子為旺朗喀絳稱（虛空幢王）。旺朗喀絳稱娶有三妃。元妃生有一女；次妃所生之子為朗喀仁清（虛空寶）；三妃所生之子為朗喀扎喜（虛空吉祥）。朗喀扎喜所生之子，有薩諾・湯切清巴（一切智）、達清・昂根旺秋（語自在）、絳伯扎（妙吉祥稱）、朗喀鄞珠（虛空成義）等人。朗喀鄞珠之子為恭嘎桑珠（慶喜如意成）及持密大師恭嘎仁清（慶喜寶）二人。長子恭嘎桑珠之子為恭嘎鄞勒（慶喜樂善）。恭嘎鄞勒所生之子為索朗倫珠（福成）、恭嘎倫珠（慶喜成）、季敦旺秋（世間自在）等人。季敦旺秋所生之子，有索朗洛卓（福慧）、絳巴索朗倫珠（慈福俱成）、昂旺索朗倫珠（語自在福成）等人。次子持密大師恭嘎仁清有妃三人。元妃生有兩女；次妃所生子女，長子為昂旺索朗旺波（語自在福王），及女子三人；三妃所生之子為扎巴洛卓（名稱智）。扎巴洛卓生有子女六人。長次兩子均未成年也就死去。繼兩子之後，所生之子有恭嘎旺嘉（慶喜勝王）、土多旺秋（力自在王）、昂旺恭嘎索朗（語自在慶喜福）等三人。總的說來，昆種的薩迦門中種姓傳嗣，及住持顯密佛法的情況，雖是直到如今，仍未衰滅。但是其中政教權威堪稱圓滿極盛的階段，還是要推重從眾生怙主帕思巴起直至眾生怙主索朗絳稱之間的那一段時期。此間獲得欽命委任的大長官有一二人，但迭次襲爵而來的長官共約有二十人。他們統治了衛藏教區、朵堆人區、朵梅馬區等所謂大西藏三區所有疆土。同時對於上南區、上北區、故謨、曲彌、香、夏魯等為藏地六區；及嘉瑪、枳公、察巴、湯波伽巴、拔住、雅讓等為衛地六區；又衛藏兩地之間的雅卓地區為一區。共計十三區的人眾，作賞善罰惡種種執法的權威長官，則是如上文說過的大長官釋迦讓波，及恭嘎讓波二人之後，復有香准及本迦哇二人掌管事務。繼後雖經欽命委任絳仁為大長官，賜有順天司（音譯）印，及水晶鈐記。但是絳仁被他手下的僕人殺害在凍謨壙地方。在此之

後恭須和須旺兩長官的任期內，他們對衛藏的一些顯著和主要的事務，及法規都作了精細的整理。繼以上兩人之後的長官為絳多。繼絳多之後的長官為安倫。安倫修建了薩迦寺的外城，和本波山的圍城，及康色嶺寺等。據說他還在薩迦與枳公兩派內訌的時候，安倫親率十三區的兵馬來到枳公，燒毀了那裏的寺廟，顛覆了枳公嶺寺。並在引兵來到達波等地時，在那裏交界處的岩石上，寫下了他安倫的威名。在所有長官中，安倫要算是最威武的一個。

繼此之後，再次委任須旺為大長官。但須旺在赴任的途中死去。此後繼任的長官，有勒巴伯（善吉祥）、生格伯（獅吉祥）、峨色生格（光明獅子）等人。峨色生格曾經掌過順敬王（音譯）的印。其後繼任的大長官，有恭仁（慶喜寶）、鄞約伯（不空吉祥）、云准（能嚴），再次委任峨色生格。繼此為嘉哇讓波（勝賢）、旺秋伯（自在吉祥）、索朗伯（福吉祥），再次委任嘉哇讓波。繼此為旺准（自在精進）等人。在復任嘉哇讓波和繼後的旺准兩長官的時期，由於他們與拔謨住巴不和，以致使那大好春光孕育而出的繁華美景，好比遭到一場凜冽的嚴冬寒風而歸於壞滅！後來由皇帝詔命將一切法、財、欲、解脫等四部的富貴權威，都歸拔謨住巴掌管。這樣一來，薩迦雖出有朗喀敦巴（虛空堅定）等一些大長官，但已不能如過去的大長官們那樣可以統治全藏三區了。這樣，如果以具足吉祥的薩迦種姓治理政教兩者的真實情況作比較來推想，不難知道，那些粗俗惡劣的（噶舉派）大長官們，具足一切驕橫殘暴，對於政教他們僅有蝙蝠之能，而想直飛九霄，難怪無濟於事。這正如法王棍却倫珠（寶成）所說：「賤種無知小孩童，愚人抬舉稱世主。陽焰稱作為流水，廣大世事則不同。」這種說法，真非虛語。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頌這段史實。聽我道來：

「那平坦的流域，如少女容顏，寬闊美麗。
它長有種姓森林，濃密交錯，枝葉搖蕩，舞態奇離。
那昆種的娑羅樹王，不攀他樹如美女超羣！

它結着教政美果，纍纍下垂，無比豐盈。」
「偉大堪稱，諍時諸王具金輪。
威行大地，號稱天子，受天承命。
降來旨意，是誰遵旨對藏民，
能作安樂猶如莊麗的頂上珍？」
「好比天神髻上的新月那般妙靈，
只有那住持佛法之王薩迦世系。
它好比那觀音手中的甘露瓶，
能明智生樂，裝飾喉間美麗無倫。」

十二、察巴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

歷代的元帝，各有其信奉的教派和導師。如元憲宗蒙哥信奉的是枳公噶舉派；元世祖忽必烈信奉的是察巴噶舉派；元帝呼納呼（音譯）信奉的是拔謨住巴噶舉派（以下簡稱拔住噶舉派）。這些大元皇帝復依他們各自信奉的教派寺院劃分所轄的地區，並對這些地區作以照顧。以他們各自信奉的教派寺院的區別來說，如捫區路哥頂一帶，上下梁區、住頂、諾若噶納、嘉波、唉伽哇區內的唉穹、湯波伽、穹傑、却區、捫喀、喀達垛窩、色德、聞納、朗夏安、桑野區的俠哥凍以下一帶，從妥扎區東部至却德、壩細兩牧區，從阿里至哥潤垛以上一帶，及布日那扎山麓以下等地區，都屬於元帝呼納呼作主和照顧的地區範圍。事實上這些地區也即是拔住噶舉派教權所管轄的地區。以此類推，同樣的枳公和察巴兩派也有其代表各自勢力的人物和地區範圍。正由於這樣的情況，亞讓區雖是計算在衛地六區，但仍舊處在拔住派勢力之下。如同這種情況的，還有納噶哲巴區，則處於枳公派勢力範圍之下。並且除拔住、枳公、察巴三派的區域長官外，其他區域的區域長官們，若論政教兩者的勢力，均難與三派的區域長官相爭衡。因此三派的勢力，在諸區域長官中，顯著地佔了上風。

這裏先說三派中的察巴噶舉派。這一派係由香・卓哇貢波大師所傳出。這位大師的善法事業，猶如白傘映蔽諸方大地。繼後承傳他的法派的人物，漸次變為當時的區域大長官。其中有卓哇貢波大師的侍者名達瑪須魯（盛童），傳說他是帝釋的化身轉世。他當了卓哇貢波大師座前的首要弟子，在修建貢塘寺時，他很好地服務，直至盡善盡美地修建成功。卓哇貢波大師逝世時，他被選任為兩寺的住持人，繼續修竣外院的長廊和護法殿；及修內院的吉祥光焰靈骨塔；和十萬佛像大塔等未竣的工程。他的族侄炯勒準珠（生處精進）掌握了大長官的職位，對政教雙方作出了一些出色的事業。炯

勒準珠的侄子名耶喜炯勒（智生），傳說他生有四女八男。由他將吉默地區的許多城市，都收歸在自己管轄的權下。

此後繼任的大長官為桑傑歐珠（佛成）。這位長官的家族世系，最初是從天界降到人間的嘎・澤朗察住，次第傳出嘎・喇嘛欽波、嘎・東默赤哈。東默赤哈之子嘎・東贊玉絨，曾當過法王松贊干布的大臣，他所作政教相輔的事業，不僅對藏王盡忠職務，對藏民也留下了難忘的德澤。他的兒子為贊波雲敦嘉絨，從他次第傳出拉・季領鄆布・赤讓凍布、赤業赤嘉等人。赤業赤嘉之子為東梅赤朗、赤垛若達絨、倫欽・切巴各珠等。切巴各珠之子為牟薩及拔思。此後次第傳出噶脫洋嘉、嘉勒、噶・嘉哇炯勒等。嘉哇炯勒和香・卓哇貢波大師結上了師長與施主的因緣。他所生之子正符合當初香・卓哇貢波大師對他說的「你將獲得一個美滿的兒子」的預言，這兒子即是大長官桑傑歐珠。他被選為大長官後，奠定了噶舉僧伽中察巴派教法的基礎。他的兒子為大長官仁嘉（寶勝），繼掌父親的長官職務後，曾去到元都，元世祖命他培修所有上下吉學、堆隆、扎垛、穹波、嘉捫，以及唉、達、梁三區等處的寺廟，並賜曉諭全體官民的詔書。於是他來到貢壙地方，修建東舍及大院廊房。他有子三人，長子名利瑪協饒（日智），曾經當過眾生怙主帕思巴的侍從而去到元都，獲得元帝的賜封；次子為大長官嘎鄆（安樂），相傳他是鴉面明王（護法神之一）的化身轉世。嘎鄆為了察巴派寺眾的事務，曾經七次去到元都親謁元帝。當時大長官讓喀拉巴因為聽從自己的侍從蕩仁的慫恿，而對嘎鄆百般尋機陷害。因此，嘎鄆暗地將此情況奏稟元帝，而獲得元帝賞賜以五爪金龍袍。他將龍袍穿在裏面，到得讓喀拉巴將他帶到法庭，脫下他的外衣時，讓喀拉巴頓然見到元帝的五爪金龍袍，而大生恐懼。不久讓喀拉巴也就因罪伏法。嘎鄆喝着稱心的美酒而唱道：

「我倆相比大不同，我是僧伽察巴宗。
嘎鄆我原是安樂自在的吉祥風。

心安意樂吉祥逢，愉快安然樂無窮！
察巴派的嘎鄂我，安樂無比佔上風。」

繼後，嘎鄂請來漢族的技巧工人，修建了中院房舍，及屋脊寶頂、金殿等。所有這些寺院房屋，以及佛像供物等都修得十分美滿莊嚴。他又修建了法輪寺，並在寺中創辦了法相講說院。又於中洲寺內興建密宗院。他所作的這些廣大善業，使得元帝對他十分歡喜。嘎鄂有一兄弟名仁清旺秋（寶自在），已出家為僧。嘎鄂本人有子二人，長子名仁清生格（寶獅子），次子名默朗多傑（願金剛）。次子曾修建拉薩的巴閣（八角街），及扎拉魯布寺殿頂，並修造供奉怙主釋迦及大悲觀音大殿的金頂，和大塔寶頂、「甘珠爾」佛經、光明神變寺的殿堂等。他作了很多無上的善業。同時他的政權榮威也是如麗日當空，盛極一時。默朗多傑的長子為長官恭嘎多傑（慶善金剛），他對祖與父所信奉的佛法，及一切學術明處，都能完全精通。他從元都返藏後，作了很多的佛法事業。他精勤朝拜和供養佛像經塔及神山聖迹，而祈禱福善的增長。繼後，他將區域長官事務，完全付託於他的兄弟扎巴協饒（名稱智）後，隨即出家為僧，法名仲欽・湯切清巴格尾洛卓（一切智善慧）。當他去迎請智王布頓大師來察巴作「甘珠爾」佛經開光法事時，他說道：「這事須得通知一下察巴大長官，我不能任意走開。」據說他還帶了很多書籍，在去的途中也在閱讀。法王索朗扎巴（福稱）說，法輪寺是仲欽・默朗多傑（願金剛）所建；又說司徒格尾洛卓，及仲欽・恭嘎多傑分別地作了指導等。這種說法，把本來是一人而誤為兩人，這是因未細閱史書而粗疏大意說的話。他的這些說法，在孤陋寡聞的人羣中，雖然顯得如故事裏說的「山中無獅子，狐狸稱霸王」那樣的威風，但是廣覽和熟悉羣書的人們一細察，立即成為笑柄。

仲欽・恭嘎多傑的兒子為司徒・格勒讓波（善賢）。格勒讓波有子三人，長子名哲霍・班覺讓波（富貴賢），次子名勒巴絳稱

（善幢），三子名勒敦讓波（具善賢）。長子生有二子，為哲霍・嘎鄞讓波（安樂賢）、歐珠絳稱（成就幢）。所有這些次第傳出的後裔子嗣，都是曾受元帝之命，而獲得崇高職位，對政與教，均作有卓越事業的人物。但是長官恭嘎多傑他伙同薩迦派的大長官嘉哇讓波、旺準、亞讓巴等人一起對執政的拔住派作了很多毒謀。不過他們好比是平凡的小鳥要與大鵬較量飛逐，不僅是空費辛勤，到後來還落得自討苦吃，鬧得所有過去嘎鄞及仲欽默朗等長官時代，依照皇帝封職詔書中所轄的民眾，大半失去而歸附於他人。

十三、枳公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

次說從具德拔謨住巴大師的事業門中所傳出的法嗣，後來宏建拔住傳法的祖寺，從而發展傳出許多徒眾的大德，他即是舉熱仁波伽名為仁清伯（寶吉祥）。座統繼傳四代，都是純粹以求學正法為事，而沒有世間政治權力，以及皇帝賜封等因緣。這正如「司徒遺教錄」中所說的「那時的上師是敬安大師及貢巴・釋迦仁清（釋迦寶），但是在只缺皇帝賜封的那顆印信的時候，那你始終不算在喇嘛的領導行數中，至於皇帝之師所謂『帝師』之位，更是作不到的了。」在西藏前宏佛教的時期，舉熱的族系，其祖先原是一位修持密行者，所娶的妻子名納朗薩，她是一位具有空行種姓的佛母，曾示以各種不凡的神變。如今一般人所稱呼為枳公阿奇的，指的就是這位不平凡的納朗薩。他們夫妻倆所生之子名朗喀旺秋（虛空自在）。由朗喀旺秋所傳出的裔嗣中，有阿默旺嘉的第四子名多傑（金剛），他娶傑準瑪為妻而生枳公大師（即舉惹仁波伽）。枳公他在拔謨住巴大師座前聽受甚深和廣大兩種教法，獲得全傾甘露，飽餐法味，起名為仁清伯。拔謨住巴大師逝世後，枳公大師雖繼香・松脫巴大師之後主持法座，但始終未能獲得如意的事業。以此枳公大師他去到北方，他的侍者以多敦・木雅貢仁的寺廟供獻給他。枳公大師得到後親臨該寺，創建宏揚的事業。從此「枳公師門」也就成為當時雪山叢中，承傳修行法門的龍首。

枳公門中，覺巴仁波伽的叔父棍却仁清的兒子名阿默扎嘉（名稱盛），有子三人，長子為溫仁波伽；次子為溫・多傑生格（金剛獅子）；三子為多傑扎巴（金剛稱），傳說他為底哩巴的化身轉世。那時枳公貢巴已獲得元帝任命為區域長官的詔書，依詔命所賞賜，得有很大的權威富貴。所以後來枳公貢巴想到這些關係，他對司徒仁波伽用很驕傲的口氣說：「現在薩迦派能夠這樣當權作主，依我看來，仍舊是過去我們枳公派所掙下來的。」但不幸的是在枳

公貢巴三、四兩代的時期，都與薩迦派不和。因此，多傑生根之子脫喀巴・仁清生格（寶獅子）和敬安大師與外界隔絕，閉關專修。之後，在住魯區主座大寺的那一時間，發生了寺廟叛變事件；當縱火焚燒大殿的時候，傳說有上萬修有成就的僧伽騰身虛空而飛了出來。僧眾的領導人逃往公波地方，他們的權力也因此隨即稍衰。

繼後，次第傳出多傑仁清（寶金剛）、多傑嘉補（金剛王）、業哩仁波伽、鄞珠嘉補（成就王）等人，他們純粹是繼承敬安大師的法統，和宏揚枳公修行傳派的教法。至於掌管世間政治，則是那從薩迦派大長官中取而代之的枳公貢巴。其中次第任職的是：從貢巴多傑生格而次第繼任的有釋迦仁清（釋迦寶）、絳協、絳秋、邦熱、却生（法獅子）、仁清生格（寶獅子）、貢巴本波、貢巴・釋迦達（釋迦盛）、仁清扎（寶稱）、耶喜伯（智吉祥）等人。耶喜伯將要逝世時，司徒仁波伽趕到枳公去會晤他，那時司徒仁波伽推舉的繼任長官職務的人選，本來也是大貢巴・仁清多傑（寶金剛）。但有人向司徒進言說：「如果推選　貢巴・棍仁繼任更好。」所以後來仁清多傑死去，也就依進言者的意願行事。那時雖是沒有元帝的任命，但前後藏全體民眾都推舉棍仁繼任。這樣的作法，總的說來，法統兩寺，彼此珠聯璧合。特別是以貢巴個人來說，司徒對他是有大恩的。但是小貢巴・棍仁仍對拔謨住巴派布置一些毒謀，以致影響枳公噶舉派的教政，未獲多大利益。

後來，由釋迦讓波（釋迦賢）來繼掌貢巴的職務。此後有仲吉索仁（福寶），及姑香楚嘉（戒勝）等人繼掌政務。雖已立有政規，但是到了法王仁清伯讓（寶祥賢）的時候，他將喇嘛的教務和長官的政務合而為一，於是掌握了政教全權。他生有二子，次子厥安仁波伽獲得政教方面很高的地位。厥安仁波伽生有三子，長子到拔謨，次子即法王恭嘎仁清主持座統。這時領導內部不和，原先枳公與嘎登巴兩派，在政教密切結合的範圍內，彼此是能相安共處

的。但此時在枳公派權力之下，所有格魯派的寺廟完全受着威脅，不得已而僧帽變色（是說改黃帽為紅帽），改從枳公派規。其他寺廟也同樣受到他的武力威脅。總之，恭嘎仁清主持政權的期間，幾乎無時不興兵作亂。以此恭嘎仁清對於枳公噶舉派教法，沒有作出多大好處就逝世了。他的兄弟係法王布隆絨哇的侄子名溫・仁清彭措（寶全），他能清楚地記憶過去一些生中，曾為印藏善巧大德的本生史實。由他繼續主持座統，正合那「名有寶字統眾生」的預言。他的福德權威，均興盛不衰。繼此之後，溫・仁波伽從拔謨請來主持座統。當時脫喀朗索引來貢波地方的兵馬，把枳公事務也捲入於藏區政務中而合在一起。那時皇帝把這當作是西藏民眾對攝政的叛變而辦理的。由於這些緣因，致使地方發生了不安的亂事。這以後的主持人，有樹巴的兒子即法王彭措（圓滿），相傳他是嘉補朱納正（持經王）的化身轉世。還有他的兒子名扎喜彭措（吉祥滿），傳說他是傑仲・棍却應納（寶支）的化身轉世。還有傑・棍却仁清（寶王），及法王棍却彭措（寶滿）。以上四人中，現在（著者的當時）是由法王棍却彭措主持座統而承繼着政教的權威。

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其他區域均難與枳公和察巴的權威榮華相爭衡，但是納噶哲巴後來獲得卓區長官的任命和上諭文書等件。派到枳公去平亂的，仍是薩迦大長官安倫，傳說這人是「貢波故」（護法神之一）的化身轉世。當時有勇武美名的，也就是這位薩迦大總管安倫。在攝政敦真巴在位時，為表圓滿成就的緣起，興建了代替諸寶所成的，八大佛塔中的涅槃大塔所有層次供物等，並作了很大的清淨善業。同一時期又建了亞卓達隴地區的堅固碉堡。由是對於政教兩方面的事業，都獲得很好的聲譽。他主要對於具德薩迦派，及法王播凍巴的教法，十分崇敬。對其他各宗派也一視同仁，不生害意。以此他的政權聲譽非常穩固。相繼而出的各總管，也都能作出精明善巧的事業，所以直到現在薩迦恭嘎、旺清彭措（慶喜權滿）昆仲任期中，他們的政權仍舊沒有變動。

十四、北道一些傑出人物的政教事記

其次說北道總管。自從那獲得福德圓滿的中原皇帝的封職詔命，而成為區域統治者——木雅司烏王，傳嗣到第七代為木雅嘉哥。復由木雅嘉哥次第傳出木雅・生格達（獅盛）。生格達之子名多傑（金剛），他去到扎巴絳稱大師（名稱幢）的座前親近承事，這樣也就和薩迦開始建立起聯繫。他的兒子棍却（寶師）有子三人，三子中的綳德（億軍）對法王薩迦・班抵達十分敬信。他有子六人，六子中的扎巴達（名稱盛），曾經獲得元世祖忽必烈的詔命，頒賜寶印受任為司徒之職。他建立了北派昂仁大寺。大長官扎巴達別名雲準（能嚴），他的兒子多傑貢波（金剛明王），依照父與祖的事業軌範，掌握了薩迦大長官的職務。他對四眾都能很好地恭敬承事。

多傑貢波有子六人，六子中的朗喀敦巴（虛空堅定）曾在元帝座前，獲得元帝封贈為國公，賜水晶封冊等物。後來加封為大元國師（音譯），並賜水晶印章。他對薩迦及昂仁為主的所有寺廟，十分崇敬，常作供養。他對於政教相輔而行的事業，也作得很好。他有子二人，長子為仁清絳稱（寶幢），次子為朗喀仁清（虛空寶）。由長子承襲他父親的職務，傳說他是「觀自在」的化身轉世。他的長子國公却扎伯讓（法稱祥賢）得授司徒匡國（音譯）事務之職，次子名達哇絳稱（月幢），生有子女多人，其中一女即昆敦・索朗巴大師的母親。他的兄弟名絳央巴（妙吉祥），能記憶前生曾為薩迦・班抵達的侍徒等事。他精研學術，才識淵博，掌灌頂國師之職，應父兄之命傳授出家的學處。他生有子女三人。

國公却扎伯讓之長子達清・朗嘉扎讓（尊勝名賢），掌大司徒之職；次子棍却勒巴得襲爵世代侯（音譯），政業興旺，極盛一時。特別是長子朗嘉扎讓曾經精研大譯師絳秋哲謨（菩提頂）等許

多大德的論著，飽餐其中甘露。他在印度金剛座堪布・俠日布遮，及播凍却勒朗嘉大師（諸方尊勝）座前，聽受了許多甚深和廣大的法要。他對於「時輪密法」特別善巧精通。享有智名的多傑絳稱（金剛幢）及木雅・却扎讓波（法稱賢）等人，也都在這位法王朗嘉扎讓座前，親近承事，聽受「時輪續釋」。又哲塘巴・桑傑倫珠（佛成）也在他的座前，精心地聽受「時輪續釋」。後來他在衛區班欽・絳巴嶺巴座前，研習學術明處的時候，朗嘉扎讓談出自己所精研的時輪法義時，班欽大為驚嘆地說道：「有你這樣好的說法，我過去所著的各種著作，都應當改正。」總的說來，所有衛藏各地的正直人士都說達清大師是時輪持密大師悲瑪迦波（白蓮）的化身再來。此師對於大小乘諸經典，特具廣博的慧眼。有一時期，他和眾人辯論四時頓超和漸進之理時，達清大師挽起衣袖辯論，直至駁倒對方，成立勝論才停止，使所有善巧人士莫不驚服。此師又對於根據「時輪續釋」和與世間祖大梵經教不同的根本要點，而創作出的醫方典籍中最為精要的「闡明宇脫大醫王醫宗要論」，及駁斥謬論的聲明論心要著作「迦羅波經莊嚴論」、工巧明類的著作「如來身像量度」，以及「聖教住世時間」、「密宗諸本尊修法次第」，和顯示未來的星算書籍等，還有善巧有成的諸法王所著的答辯諸論著，他都一一盡量精研，領會於心中。他又建造了很多時輪的立體壇場等身、語、意所依（即佛像、經、塔等）諸物。他在夢中親見蓮花生大師及薩欽・恭嘎領波大師，心中便生起強有力的禮敬，而見着薩欽大師由他的頂門而入，與他自身相合等證悟功德，難以枚舉。他對於一切學術明處，特具廣博慧眼，以此身為藏王而兼備班抵達的美名，令印度方面驕傲一時的才智之士，莫不驚服。總的說來，像達清大師這樣身束袍帶的王者，能與具足賢善的一切阿闍黎和才智人士，互相議論抉擇諸經教義，並常作講說、辯論、著作等事業，令人嘆為希有！特別是如以那些教導眾生之輩，愚而驕傲，說法之舌似有百結的諸人來與達清大師相比量，更令人對他傾心敬仰而生隨喜！

繼達清之後為朗喀澤旺多傑（虛空金剛壽）有子三人，長子為朗喀仁清（虛空寶），次子為索朗絳稱（福幢），三子為恭嘎勒巴（慶喜善）。次子出家為僧；三子恭嘎勒巴擁有南北全部，負有盛名。後來由他們三昆仲傳嗣而出有朗喀絳稱（虛空幢）、恭嘎仁清（慶喜寶）、扎喜垛傑旺波（吉祥力增王）等人。扎喜垛傑是記別中受命主持大阿闍黎蓮花生大師的甚深法要的教主。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頌這段史實。聽我道來：

「光音天，昆種降人間，太寶裔嗣世代傳。
東方帝，好比勝幢端，降下如意雨滋潤事權。
榮華如湧泉，美名像珍珠耳飾般莊嚴，贍洲譽滿。
上流史實，似諸寶鑲飾，輝光燦爛，增盛莊嚴。」
「種姓非賤，具足高貴與尊嚴。
受持帝命統政權，增上榮華，如同堡壘堅。
所作善業，猶如新月清涼，凝結着露滴點點。
君陀花，喜得甘露緣，芬芳齊放滿人間。」

十五、拔住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

在雪山環繞的藏疆大地，從那猶如深密林海的達波噶舉派教法中，長出如意寶樹般的珍貴人物，即是那具德的拔謨住巴大師，名多傑嘉補（金剛王）。對於此師來說，在諍刼中一般凡俗根器（天賦本質）的眾生所見此師的情況，仍舊是漸次修行淨治罪障，而成為登地的菩薩。但在上根利智的人士看來，此師則與三世佛陀無別。拔住大師也自許為與佛本為一體。這樣的功德名聲，猶如有頂天界敲起尊勝戰鼓，令所有欲天諸魔聞之膽裂而盡披靡。這位大師在受用清淨圓滿善法的甘露中，遠離害意，安住大乘，有如大象安詳穩步，威儀尊嚴。並且他運用千百慧眼，證見如所有及盡所有法自性皆空。這一法空大手印，如同百股金剛杵，用以將我執堅山，碎為齏粉而無存。這樣的證德，即是這位大師所傳衍的教誡。

此中從教政無上權威之門，宏大本派的人物，為敬安大師及大司徒絳秋絳稱等具足功德的朗族勝種次第傳出的諸人士。朗族的族譜「麒麟寶冊」中說：「總的說來，生而為人，如果不知自己的本生世系，他就如同林中的獼猴；如果不知道自族的高尊，他就如同偽裝的蒼龍；如果不知道乃祖乃父的族譜，他就如同一個拋棄的嬰孩。」又說：「生而為人，應有美譽傳稱。所學之法，應有所宗。身為大人，應有高格。」正如族譜所說的那樣，西藏在未散居的古代時期（即還是羣居的時代），不管君王和所有民眾，對於種姓世系，不容紊亂。那時就有細究出身和族譜之規。就是現在也仍然有喜歡多談這類種姓族譜的事緣。這雖是如同諺語中所說的那樣，「老猴一旦抓着人，反說無尾而訕笑」，難免有少見多怪之嫌。但是為續上文，須得再略說一下。

「麒麟寶冊」中說：「吾民的世系祖先，最初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精，然後凝成一個大卵，卵的外殼為天界白色岩石所凝結。殼

內卵白為白螺海水，光華閃爍，旋轉不已。中間卵黃有胚胎繁殖。」如頌言所說：「六道眾生從此出，卵黃漿凝十八分，十八卵分中品卵，從此中卵生螺卵。」從這一螺卵中，分別現出五根（眼、耳、鼻、舌、身）和手腳，以此成形而生出一個俊美的嬰孩來，起名叫耶默嘉補（本願王）。後來耶默嘉補配妃曲甲嘉姆（水母），生子為楚色旺敦（幻化太子）。楚色旺敦配妃凍薩歐姆，生子為哥色傑季。哥色傑季有子三人，第三子名達察阿窩配妃昌薩切秋，生子有故拉等四昆仲。其中最小的兄弟所生之子為堯拉德住。堯拉德住的幼子名峨德公嘉，峨德公嘉配妃拉謨，生有拉察等九昆仲；峨德再配妃業姆，生有業察等九昆仲；再配妃牟姆，生有牟察等九昆仲；再配妃魯薩，生有魯察等八昆仲。共計生有三十五子。其中最小之子勒冲那察配妃拉江，生子那喀嘉補（山口王）。那喀嘉補配妃隆喀舍姆，生有三子，長子所根配妃拉江噶姆，生子播炯。播炯配妃章根牟薩所枳，生子嘉赤那香。嘉赤那香生子有大小三王，三王傳嗣各有八人。小王子配妃所姆，生有三子，其中赤傑業塘之子名伯拉（吉祥天）。伯拉之子阿彌牟思赤朵，配妃業薩俠彌生子三人；另一妃牟薩生有一子；另一妃色薩生有二子。共計六子。從六子而傳出十八昆仲的大族，漸次又傳出白、黑、花等赭族三支系，及藏地彌鳥六族等不少支系。還有上區白赭族傳出九昆仲，即泊波、泊約、泊舍等三支，及瑪東、泊東、厥東等為六支，加上瑪哇、香穹、布讓等共為九支。細分起來，其支系更為繁多。又色穹赭配妃贊薩格敦瑪，生子為赭察窩。赭察窩配妃孫薩察姆，生有四子，其中薩清配妃霍薩綳姆，生子為穹汝噶波。穹汝噶波之子為犬熱協彌。犬熱協彌之子為阿傑朱松。阿傑朱松所生之子傳說是「天神八昆仲」中的第五弟所轉世，名芒凍達贊。芒凍達贊配妃絨薩切江，久不生子，心中不樂，因此他去到天界啟問諸兄長是何原因，兄長們對他答道：

「我們天上八兄弟，唯你轉生為人子。

若因無嗣心煩惱，修法為時十三月。
虔修本尊誦真言，經十三月到新春。
去到險峻神山中，焚香供養勤祈禱。
若能修供梵天女，可感梵女來降臨。
諸天轉生得八子，後將傳出殊勝種。
傳代七十有三世，喇嘛人王傳不斷。
是諸眾生之導師，復用威武安疆土。
美名將遍此大地。」

於是芒凍達贊依照兄長所說，回到人間修法。到了新春正月，他去到神山頂上，作供養祈禱，禱後天空現起五彩虹霓，空中現出音樂等各種神變。他果然見得大梵天女同八位侍眷冉冉降臨，當即向天女求婚，侍眷等化光消逝，天女當面應允婚事。芒凍達贊以修本尊金剛摧壞的淨水為妃子沐身後，而來到人間。但是婚後為時很久，仍未生子。有一天，空中發出聲音說：「芒凍達贊出征去，中原大軍將到藏。中原大軍到藏時，非汝他人不能敵。」於是芒凍達贊跨着翠翅白天鵝，身穿白銀鎧，頭戴水晶盔，帶着發光的兵器，統率天上的天兵，和水部的龍軍等巡行而來，中原大軍聞風而逃，獲得全勝。那時妃子默准（即梵女）從天界牽來的白螺乳牛逃跑，為芒凍達贊擋獲。他見默准前來覓牛，忙結定身法手印將牛拴着使其不能走動，然後自己進入形同帳幕的磐石洞中，同時閉着石洞門，從門角觀看。他看見默准擠出牛乳來作供品，先敬獻三寶和芒凍達贊的救護神，然後把餘乳注入水中祝願芒凍達贊能得殊勝種嗣。以此芒凍達贊大喜！那時空中發出聲音說：「化身天嗣將興旺，明年此季正是時，將生勝種小王子。」芒凍達贊於是到默准那裏安寢，黎明變化為白人白馬，依照七位兄長所說行事。又問七兄長，自己將生怎樣的子嗣？答覆說：「代傳天種有三系，一系承傳諸師教，能作眾生之導師；一系將為藏長官，能作藏土眾中王；一系將興勇武種。」繼後，時間已滿七月，芒凍達贊為了考驗真假，他故意向天女說：「這不是我的兒子。」到了將近分娩的時候，妃子默准去到過去同芒凍達贊安寢的地方，夢見有一座金塔，眾寶裝飾，塔有很多層次，上中下三層，依次都有上師、天子、天女等排列侍立，這一金塔頓然入於懷中。到了第二天，默准生下一個男孩，於是將嬰孩帶到神山頂上，放置在石箱中禱祝說：「如果這個孩子是芒凍達贊的兒子，願此人嗣比天裔牢固；如果不是芒凍達贊的兒子，鳥獸可來啖食。」禱祝完，因她已染凡人氣味，不能直達天界，所以仍返西藏本土。她將以上情況對芒凍達贊說後，芒凍達贊同王妃來到神山之頂，看見那長着青蘭頭髮的嬰孩，頭頂上白氣繚繞，蒼龍吐水沐浴嬰孩，母獅在哺乳，鷲鳥展翅作覆蔽，有許多

野獸圍繞着，五彩虹霓交織成的薄幕籠罩着。父王芒凍達贊大喜，說道：「朗索！朗索！朗索！（意為氣啊！氣啊！氣啊！）」這樣說了三遍。因此「朗」種之名稱，也就從此而有。著者見有一些書



中，將藏文 「朗」（音譯）字之 字，寫作 字。這一定是繕寫人的筆誤。從此以訛傳訛而流傳下來。

後來這一小王子配妃凍薩赤准，生子名巴窩（勇武）。巴窩配妃厥若薩拉朗，生子名東脫。東脫之子名伽伽。伽伽之子名哥頂（鷲翔），他因生時王兄屋上有鷲鳥飛翔，以此起名叫鷲翔。哥頂之子名東格（千善）。東格之子名東赤（千座）。東赤之子名拔昌。拔昌之子名蕩惹。蕩惹之子名朱業仲空。朱業仲空之子名贊巴道雄。贊巴道雄之子名朗業空特。朗業空特之子名芒波伽卓喀。芒波伽卓喀之子名達波伽達伯，他在無能勝翠湖邊（西藏羊卓湖別名）建造了釋迦牟尼金像，而以發光的綠松石作功德供養，又以發吉祥光焰的珊瑚作供品。當他迎請大成就師生格（獅子）來作開光法事時，他的妃子貢薩拉姆生一小王子。大成就師生格說道：「這湖真美啊！」新生的這一小王子，又是天神關照而來的。以此可以說是「湖既美而且又得天神關照」。從此以後，傳稱為「朗．拉日」，意思是說「朗族中天神關照」的王子。

這位叫朗．拉日王子的兒子名阿彌．絳秋蔗柯（菩提魔奴），他八歲時到烏仗那降伏羅剎後，返藏時親見本尊（即自己一心信奉的佛尊），並且在格薩爾王第二次請他到嶺地區以後，他曾現出跨着如馬的大磐石，到四方降伏諸大魔等很多神變事跡。以前他的名字叫作絳秋多傑（菩提金剛），後來因他降伏諸魔，能使羅剎鬼神作他的奴僕，供他驅使，所以他的名字就被眾人稱作蔗柯（魔奴）。大阿闍黎蓮花生也這樣說：「將有殊勝子，名字稱菩提，是我得意徒。」絳秋蔗柯的記別語錄中也說：「從此歷經十三世，將在藏疆作主人。」正由於他有這些殊勝的因緣，所以他成為文殊皇

帝（即中原皇帝）官廷以內，上下人等眾目所仰，眾耳所聞的人物。他的配妃格敦瑪生子三人，長子伯季生格（吉祥獅子）、次子業脫阿冲、三子達操。次子業脫阿冲之子名業波雅謨赤。業波雅謨赤之子名朗敦・嘉須納波。嘉須納波之子名阿生。阿生之子名阿舍。阿舍之子有所謂第七「交」（意為護王子）、第八「伯」（意為吉祥王子）、第九「真」（意為威嚴王子）。他的長子名雲清嘉哇交（大能勝怙），曾經當過朗・堆脫的總管。此外，還出有曾經摧毀過中原大軍的惡絨生格，制伏了四位勇武弟兄的哲囤，征服了敦裕地區的凍色等在世間人中算得高尚的很多人物。至於從佛法門中所出的人物，則是絳秋蔗柯（菩提魔奴），他的事跡上面已經說過。他生有三子都作有難以思量的奇異幻變的事跡。「朗」族中又有康巴果洽，傳說在應試出家的七人中間，他是著名的一個。又有朗・伯季生格（吉祥獅子），曾為蓮花生大師的得意弟子，後來獲得成就；還有耶喜多傑（智金剛），他曾顯示出射日之能（直譯為箭筈上伏日之能）；還有耶喜生格（智獅子），他曾在伯塘地方制伏盜匪；又有伯季炯勒（吉祥生），他曾降伏鬼神令其立誓護法；復有達瑪生格（盛獅子），他曾到大寒屍林；又有伯季多傑（吉祥金剛），他曾顯示用法衣（比丘三衣之一）遮蔽日光之能。以上諸人都是獲得成就，具足通力，不可思議的人物。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頌這段史實：

「從天界，天種到人間，朗族興起猶如白蓮苑。
大賢士像蜂羣聚集，飛空際猶如歌舞翩翩。
修持密乘，獲得成就果，好比花蕊釀得潔蜜鮮。
細味史實，甘鮮如蜜，勝過帝釋瓊漿宴。」
「垛康區，有美湖，名稱羊措傳自古。
從湖緣，天授種，勝似廣寒宮玉兔。
雪域裏，接天路，殊勝世時難逢睹。
滿眾生，清淨願，如君陀花開遍園圃。」

再說雲清嘉哇交（大能勝怙）娶妃三人，元妃卓垛薩，次妃德古瑪，三妃卓薩耶喜措。元妃所生之子有敬安仁波伽、長官桑傑交、長官協饒嘉；次妃所生之子為長官貢波絳稱；三妃所生之子有嘉哇仁波伽、居里巴・德嘉哇・仁清多傑。

諸子中的敬安仁波伽，他住持祖上和噶舉派以教法為主的事業，對深廣如海的佛典，一心勤行聞思修學，成為修行派全面的教主。他曾運用神通力制伏了那受元帝欽命，令人見而懼殺，聞而生畏，威風凜凜的大元欽使垛達納波，而使雪域藏民皆得安樂，恩惠非小。

繼此師之後，為三妃之子嘉哇仁波伽，他出家的法名叫扎巴准珠（名稱精進）。他去到前藏地區，得到敬安大師的攝受加持，證悟一切法空性，具足善巧成就，卓越功德。他曾遇到空中霹下來的暴雷，擊在他的身上時，他自身頓時入於法身性中，而得以無損。以此眾人對他獻上了一個有大威神力的美名，稱他叫「雷擊佛子」。他到本寺主持法座後，生嘎嶺（有說即錫蘭）底羅呼底亞遮王等人供他以勝似毗沙門天王那樣豐富的大量財物資具，特別是還供有蒙古泊傑地方最著名的寶物等各種珍品。藏地敦薩特寺最初那些著名的上好物品，就是從那時傳來的。在敬安仁波伽以前，是沒有大元皇帝任命的職位詔書等件的。當這位嘉哇仁波伽，主持法座的時候，是屬於元帝呼納呼所轄的各區，雖是由那獲有大元職位詔書等件的貢准來作總管官，但他仍然沒有做到十分合理。因此，嘉哇仁波伽才將管理牧畜的官多傑伯（金剛吉祥）調回來，選任他為區域大長官。多傑伯他到過元都三次，建立了頗章崗、冲堆扎喀、勒烏凍、納謨、哈那崗、湯波伽下寺、曲細噶、捫喀扎喜凍、嘉塘、甲哲枳庫、却敦嶺、切噶等十二所寺廟莊園。他雖是擁有很高職位，而自己却仍舊頭戴修行法帽，身穿出家三衣，不失僧戒威儀。以此他政教兩方面的事業，受到了眾人的尊重。由於他治下很

嚴，所以在他治下的人眾，不管是官是民都不敢任意妄為。法王索扎說：「居里仁波伽在世時，獲得元帝任命的職位詔書，而且澤細巴在世時，是由多傑仁清（寶金剛）來當區域大長官的。」這種說法，完全是由於未能閱讀有根據的文獻，只憑揣測而寫出之過。這簡直就像是一種本來還未詳知而須問明的故事，却只憑卜者卜算出來的預言，不加思索就信以為真了。

眾生怙主拔謨住巴化身轉世的居里仁波伽多傑（寶金剛），他是一位具有無邊教證功德的大師。他來到寺中住持座統後，曾向補讓諾穹的本尊黑閻摩祈禱，而獲得南方亂事平靜的效果。他並有許多奇異的神通事跡。當他在位時，區域大長官多傑伯已死，多傑伯之弟須魯絳稱（童幢）被任為區域長官。但是這位長官頭戴竹編帽，身穿大元蒙古裝，足蹬元靴，經常過着通宵歌舞、日已過午還未起床的浪漫生活。因此，對拔謨住巴所轄部眾，為害不小。他死後，有妥扎雄德寺的堪布．仁嘉（寶勝）到元都去請求職封詔書等。繼後，雖是委任亞卓巴．絳須（菩提童）為區域長官，但他仍以前任為榜樣，完全墮入於那種浪漫生活中。

長官貢波嘉（怙主勝）有子四人，為仁清協饒（寶智）、扎巴耶喜（名稱智）、扎巴仁清（名稱寶）、仁清交（寶救）等人。其中扎巴耶喜到薩迦帕思巴大師座前依止的時候，他閱讀「一切經集論」，只用了一個早晨的功夫，就能完全記憶。以此有大聰慧之名。他住持寺座的期間，作了廣大的宏法利生事業。在區域長官絳須之後，須魯雲敦（童德）繼任區域長官有六年之久，但是他一味沉醉於酒色的生活中，對所轄區域沒有什麼建樹。

扎巴耶喜之弟扎巴仁清（名稱寶）也是一位精研聞思修學的大德。當他住持寺座的任期內，曾獲得「名光帝師」及元帝鐵木耳賜予的虎頭詔書。以此沒有另外委任區域長官，而由這位僧眾的領導來兼任。他以財物贖回了須嘉．峨杜溫俠、大長官勒巴伯（善

祥）、阿闍黎阿扎惹、大長官阿倫等薩迦派諸人所失去的垛烘、嘉塘、默喀、薩囤、季穹、薩惹脫塘、頂松、玉生、捫喀等莊園。以此來說，這對拔住座統是有很大恩惠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司徒仁波伽在他的遺教中說：「勒烏凍所掌管的煙戶莊園產業，如同人死不能復生，是早已失去了的。這些產業之所以復原，乃是扎巴仁清用財物贖回來的。由於他有這樣的恩德，所以現在二十二日作的供事，也就是我們內部和享受着產業的民眾，為了對他聊表酬恩的微意而作的。」

扎巴仁清之弟仁清交（寶救）娶有香江瑪及察默綳吉二妃。元妃香江瑪所生之子，有絳稱伯讓（幢祥賢）、扎巴絳稱（名稱幢）、扎巴讓波（名稱賢）等三人；次妃綳吉所生之子，為大司徒絳秋絳稱（菩提幢）、扎巴協饒（名稱智）、索朗讓波（福賢）等。他們是異母所生的弟兄六人，其中扎巴絳稱對於經教，勤行聞思修學，特別他是貢波護法有所授命的一位大德。他住持座統為時很久。那時阿闍黎絳秋讓波（菩提賢）去到元帝座前，雖是獲得元帝的授命與職封而當了區域大長官，但是由於陶醉在悠閒生活中，而對政教兩者，都沒有什麼建樹。以後雖由絳稱交繼掌大長官職位，但是由於他的才能薄弱，大眾對他很輕視，以致拔謨住巴所掌握的政權衰弱下去。

此後，由大司徒絳秋絳稱主持大長官之職位。這位大司徒在「墟書」中對他預言說：「雅隴中心地，將生善果王，猪所掘翻土，衛康全歸元。各方將建立，城堡百零八。」這位大司徒真是猶如創造世間的大梵天王的無柱天門開處，有無量無盡的七寶而為前導，在擁出獅子抬托的寶座上，顯現出這位具足神勇，圓滿能力的人王。他生來具有智慧的利劍，能斬斷王者所擁有應與不應延享的法、財、欲、解脫四部榮華中的所有騙網。再加上他具有能知慚愧等上流品質的正士行態，猶如閻浮提金（即純金）裝飾，更顯得美

妙莊嚴，而成為一切眾生冠上的頂寶。他生而為人以來，是一位能以善業之繩，正直地測量國法的人王。這位大司徒名絳秋絳稱（菩提幢），於壬午年（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誕生。他三歲就懂得書法和念誦；六歲時聽受「鴉面護法」的隨賜灌頂，內心得到很深的薰染；七歲時他在敬安・却細巴座前受得優婆塞戒（即居士戒），起名叫絳秋絳稱；九歲時在大堪布楚達哇（戒盛），及阿闍黎布讓巴兩師前出家。他專修「安樂明王法」時，曾獲得特殊成就徵象。他在十四歲那年的三月二十七日準備到薩迦去，四月上旬從勒烏凍起程。在住宿魯村的那一晚上，他的侍從人等取來很多酒料，正開始飲酒作樂，過那放逸生活的時候，他不願在那裏住宿，便騎着準備供給達清仁波伽的那匹馬，離開了那種放逸的環境。他走後，他的侍從人等只好隨後趕去。有時因午餐過遲，他就不再進食。除謹守在受出家戒的上師前所應允的戒條外，他仍舊對過午不食這一規律，敬重謹守。貢迦區的人對畜牲虐待殘害，他親自跑去查看情況，並拿出皇家賜他的加封冊書給他們看，說道：「這下你們都站在我的頭上了。」他那樣年輕就能說出這般深刻的話，使那些人心生畏懼，無不在他的面前求寬恕。又梗巴・普江貢王對他所作的留難和阻礙，這時也經他誦經修法而一一解除。他漸次來到了薩迦，大長官峨色生格（光明獅子）把他作為該寺幼年僧中的成員，而在達清大師前請求說：「如果讓這位拔住長官在這裏求學，那是很好的。如果不能辦到，那就請求讓他在細脫門下（達清係細脫寺系的大德），作一個辦事的侍從人員吧！」達清准其所請，委任他為管印的執事。但是達清大師性情暴躁，對於手下的司寢、司膳，及管印信等侍者，稍有怠慢，立加呵責。因此，絳秋絳稱他只好請假，仍舊如前不負任何事務而安住下去。在巳年春季的法會中，他到曲彌去的時候，他的侍從人員當着傳「法相」的上師絳伯（妙吉祥）、傳密上師棍旺（寶王）等諸大善知識，以及大長官旺秋伯（自在吉祥）、桑野地區長官、壩德隆巴的長官、達隆地區的長官等都聚集在一起的場合，稱呼司徒為拔住長

官。並且在各長官中，對司徒作出特別尊重的姿態。他在前往恰恰山口的時候，因達清的騎馬遲遲未到，司徒絳秋絳稱的牽馬人前去觀看，而未在司徒的跟前，司徒所騎的馬突然驚慌，逃奔了很遠。幸而嘉察仁旺忙下馬來幫助將馬制伏。這是雅隴人（司徒是雅隴區人）最喜歡的一件事。司徒的遺教中也曾經這樣說：「我所以沒有從馬上墜下地來，這完全是嘉察仁旺的恩惠！」他到薩迦的時候，座前的服役人等作了一次酒宴來作慶賀。司徒他住在東屋，近侍在達清大師的身邊，對於被傳呼而前來接洽管印侍者的人們，他愉快地吩咐說：「不用送我管金印的份內酬禮，空着手來也是可以得到蓋印的。」他每遇見行路而腳略有不便的人，總是心生愛憐而為之祈禱祝福。由於達清大師具有無礙的神通，他對司徒說：「你將要作區域大長官，學習一下戰爭取勝之術吧！」像這類預言，達清是對司徒說了很多的。正因為有這種原因，所以司徒的遺教中也說：「在上師達清座前，我得到他的無比關懷，這是上師他知道我有此大福德。使我對上師真有不可思議的淨念和敬仰。」在秋季法會中，司徒他在上師梁默巴的座前聽受「喜金剛續第二品」並作研究的時候，他和阿闍黎朗洛在意見不同的句義上，彼此爭辯時的話，為上師梁默巴聽到，上師說道：「你們好比是風吹聚集起來的沙山，拔住長官他好比是成長出來的大雪山那般穩固。」繼後，司徒在馬年的新春，到仁清崗大長官仁清生格（寶獅子）那裏，不幸染上天花，痊癒後在傑地區住了約有三四個月之久。此後，司徒他在前往前藏的時候，去到達清大師座前朝拜。以此因緣，他在那裏同喇嘛克准巴兩人結下了很親密的情感。克准說：「我必須作司徒的首要管事。」司徒也說：「我必須使克准作我的侍從。」他倆彼此說了這般語重心長的話。繼後，司徒到了前藏為時不久，就獲得元帝賜以三等寶徽虎頭冊書等件，任命他為區域大長官。在戊年八月間，絳稱交雖是當了大長官，但他才能太薄，沒有作好政教兩者相輔的事業。特別是他之所以受大長官之職，是為了便於奪取曾三次謁見過元帝的嘉伯卓瑪季（意為度母樂，似婦女名字）之職。他殺

了卓瑪季，而反用流言蜚語來毀謗司徒。司徒他從大喇嘛棍洛教主那裏前往薩迦受具足戒（即比丘戒）的時候，適逢司徒仁清扎也接到拘問府（音譯）官印和開堂審問案件的法權文件等。司徒仁清扎當即審訊、辦理後，給絳稱交以革職處分；壬戌年九月九日宣布司徒絳秋絳稱獲得加封等上諭文件。司徒絳秋絳稱在十四日接收了勒烏凍，雖是委任須魯峨（童光）為管事，但須魯峨作起事來，和內外詳細情況不甚相合。只好除接收管事職務外，對其他枝葉瑣事，也就未加過問。到了辰年阿都納來到了雅隴地區，他住了很久時間。有一天阿都納引着司徒去到馬房，他指着一塊腐壞的馬槽槽口木說道：「這是大長官須得細思的，這中間放三頭猪倒是好的，以免傷害馬匹。一匹良馬值價一大銀錁，或兩大銀錁，約合黃金八兩啊！」諸如此類的世間人事所必需的教導，不論鉅細，他來後作了很多。繼後，到了巳年才委任司徒出家時的堪布楚達哇的侄子名穹傑巴．霍爾．須魯讓波（童賢）為管事。此後對於所有莊園，設立保護部門；在各地方種植樹木；在香曲河上修建了大橋；擴建勒烏凍的殊勝宮，修得好比把那帝釋宮殿搬到人間來了一樣。此後過了不久，他們與亞讓巴彼此屢次起訟。依照佛教方面來說，亞讓巴他本來是拔住噶舉派的法嗣。依照世法來說，他也應當歸在呼納呼所管照的拔住治下。但他正如頌言中所說的那樣：「業力所推動，走入叛聖途。外道對佛尊，認是大天癲。」亞讓巴曾經幾次用兵進攻拔住派，並且察巴噶舉派也站在亞讓巴後面推波助瀾，其他長官也偏向亞讓巴一邊。這樣亞讓巴在訟事方面雖是獲得一些勝利，但始終得不到徹底的解決。因此，亞拔兩派也就打起仗來，拔住派在戰事中失利，以敦巴須窩為首的可愛的拔住派頭目十三人被亞讓派殺害。除和司徒在一起的須魯讓波為首的約有十五人外，其他人士大都逃走了。於是亞拔兩派在大長官旺秋伯哇的臺前打起官司來，在辦理當中拔住派雖略得順利，但是由於長官棍多偏向亞讓巴，訟事結果亞讓巴反獲勝利。繼此不久，大長官旺准請司徒到垛隆巴來赴宴的時候，用花言巧語進行欺騙，盡量使出各種軟哄硬嚇的手段，

甚至在貢塘地方監禁了司徒十九天之久。他們對司徒儘管這樣對待，但司徒始終如格言中所說的那樣：「智者縱被欺，遇事不糊塗。蟻蟲雖無目，行速勝他蟲。」司徒他仍舊是心智明了，剛毅不屈。以此使大長官抓不着可乘之機，而只好仍讓他回到原處。繼後，等到司徒・達瑪絳稱（盛幢）到阿里去送貢禮，並為西藏三區清理工作而來的時候，雖是在蕩區和冲堆故謨兩處，却未能審判此案。但當他從阿里轉到雅隴地區的時候，雅隴拔住方面拿出元帝忽必烈所賜的加封冊書等文件給達瑪絳稱看，司徒達瑪絳稱這才驚服重視起來。他雖是對亞拔兩派的訟事作了很好的判決，但是亞讓楚綳窩鼓動了阿梁方面的兵馬，在垛波一帶發起戰爭。後來拔住派雖是獲得勝利，殺掉了為首的仇敵約二十人之多，但是亞讓巴却將須魯讓波主僕人等阻擋在哲謨地方，到得司徒主僕人等趕到惡芒時，亞讓巴的兵馬這才逃去。於是拔住人等便將亞讓寺和所有莊園接收過來。

繼後，薩迦方面喇嘛棍邦巴及大長官嘉讓哇二人，想陰謀殺害司徒，收回勒烏凍。但是由於過去薩拔兩派的聯繫很深，特別是司徒他也是薩迦達清・讓波伯哇座前的侍徒，他正打算以此力量來對付大長官，而使仇敵跳入陷阱的時候，大長官嘉讓哇却已來到前藏，又漸次來到雅隴地區。第二天也就是亞拔兩派訟事審詢的日期，司徒他對以須魯讓波為首的屬員人等叮嚀道：「明天我將同亞讓巴在區域大長官前對審，說不定大長官將把我逮捕起來。那怕他們生剝我的皮，你們也不要把勒烏凍區拋給他們。」到了第二天，大長官雖是將司徒逮捕起來，但是司徒將圖章投入火中燒掉，未能得到司徒的字據。後來大長官到勒烏凍巡視，司徒的屬員人等總是說我們當總管的不比執政權的司徒為重，我們不能作主。這樣也就未將勒烏凍區交出。大長官對司徒用刑打嘴巴一百三十五下，給司徒戴上尾巴帽，穿上囚裝，並以察巴方面的軍隊押解到季納地方，沿途辱罵和強迫快走。但是正如格言中所說的那樣：「偉大士夫暫

衰頹，不必為彼擔憂心，明月暫時雖被蝕，不久蝕除復光明。」司徒在柳却宗住了一個半月，在哥哲地方住了一月。繼後，播東區邦納那裏另委大長官旺准的職務文書等件已寄到通默。這樣一來大長官嘉讓哇也就對司徒放鬆了緊嚴的押解。司徒來到前藏後，住在勒烏凍區的以須魯讓波為首的屬員們都說：「訟事一天得不到澄清，絕不提談我們是宗教徒。」於是大長官旺准集合了他區域內的兵馬來到垛隆巴。同時司徒也調集了各地的武器和兵馬。在北山口那裏，充波・拉准主僕一共才百餘人，也就同大長官旺准的大隊人馬作了一次遭遇戰。當時還傳來一段神話，說拉准是什麼天上下凡的將星。第二天須魯讓波當了帶兵統帥，率領拔住區域的所有兵馬，在上午時候也就來到了通頂地方，所有馬匹在那裏事先等候着。他們一點也不敢魯莽從事，勇武的隊伍如猛虎般跳躍而出發，繼由不可少的四勇士中的土噶哇主持祈神事宜；由嘉裕哇演咒驅邪致勝法術。他們仔細合計時間，整頓好了隊伍。那邊大長官也在捫喀達整頓他的所有人馬前來抵禦，彼此交鋒，最後薩迦派所有衛藏的人馬戰敗，而全軍覆沒。拔住派的戰略獲得勝利，豎起了名震天界的勝旗，而敵人的首級隊旗等物都寄到勒烏凍的大宮殿中，作為勝利的獻禮。從此響起了威名震耳的鼓音，飄揚着虹霓耀彩般的勝旗。就連晴天麗日也不及那樣的威光。

在過去大長官嘉讓哇逮捕了司徒的時候，勒烏凍宮室仍舊獲得穩固安寧，現在旺准統率十三區的兵馬來到，又被殲滅。這種征服他部，戰勝敵人而奠定了拔住派政權的基礎人物，確是霍・須魯讓波。因此司徒在他的遺教中也說：「勒烏凍未喪失在敵人之手，我得以生還，由此也才使此間諸部安定下來。所以我說須魯讓波他有大恩，也就是這個原故。還有直到如今我所依賴着的，仍舊是他。因此，生死存亡，不去細計，而我們內部比量，得知其恩，是有必要的。現在仍由須魯來作首領。因為僧俗對他都能體諒，而且我們內部人等也能信任他。」後來司徒親自來到軍營，將所有扎漆穹傑

等南部一帶的地方和莊園，都收歸在自己的權下。雖是先後也發生過一些戰事，但那些敵對的人們，都敗在拔住派手下而被消滅了。繼後，大長官旺准復招兵買馬。此時喇嘛蕩巴從中勸諭雙方，又有不少的人士也來調解訟事。但是其他長官們都在見機行動。因此，在訟事還未獲得和息的時候，司徒已將貢噶收歸權下。貢噶之役，大長官的隊伍雖是多次來作拼殺，但結果仍是司徒得勝。並乘勝直抵喀惹，所有後藏上部所屬拉住等處，都在得勝馬蹄之下而收復。當司徒與溫巴（大元差官）相會時，溫巴對他說：「任便你親自去或派人去到皇帝座前，都無不可。」司徒也就照着溫巴所說，派遣旺秋及協饒多傑二人去到帝都。二人平安歸來，獲得對於區域所需的銀印和封職等文件。

繼後，由於枳公派貢巴棍多前後的所作所為都不善巧，以致拔住與枳公兩派產生矛盾，而發生多次亂事。特別是枳公巴、朗扎巴、亞讓巴三者共謀對拔住故作障礙。於是須魯讓波帶頭將亞堆的援兵駐防在哲謨一帶，司徒本人為首也統率大軍突出北道，這在戰略上對枳公派是有極大不利的。以此逼着亞讓巴只好退回原地。察巴及朗扎巴兩派都在冲巴山及裕哲扎等處，築有堅固碉堡。因此拔住所有大軍只好另行取道來到桑達的時候，適與撤兵退回原地的亞讓巴・綳察峨所統率的梁區隊伍在通波哲相遭遇，兩下對陣打起仗來，綳察峨為首率勇兵九百人攻入通波哲腹地。隨後他的梁區全軍趕到殺敵甚多，繳獲的兵器也不少。於是綳察峨官兵收復了壩喀區，在梁協喀等莊園安官設防。

此後，有一段時間，法王喇嘛蕩巴從中調解，使司徒與大長官嘉讓哇兩人在貢噶相會，大長官向司徒請求諒恕，雙方便言歸於好。那時朗扎巴又來攻打香區通謨地方，大長官援助拔住，他親自統率拔住大軍來到峭曲河的南頭與敵軍相戰，那裏佛教僧團概被摧毀。繼後拔住大軍雖已決定去到薩迦，但是由於受了其他一些大長

官的蒙騙，他們撤軍退回原駐地。這樣一來，大長官嘉讓哇來到薩迦的時候，也就被薩迦喇嘛帝師的兩公子將他逮捕，關進牢獄。以此司徒只好引大軍來到後藏，用了不少的和威並用的計策，才將嘉讓哇從獄中救了出來。同時他也就將後藏大部分地方都收歸在自己的政權之下。並且在回來的途中，順便對於仁綳哲巴莊園，也作了妥善安排。

在司徒作以上各種行動的那一時期，薩迦派方面的許多領導人，分出四部喇章，內部各自為政，彼此不和，以致所有政教權柄完全喪失，都歸於拔住派的權下。這正和記別中所說「土圻內裂猪翻土，雅隴出現金剛手」的意思是相符合的。這位大司徒無疑是結集金剛乘經教的主持人——金剛手菩薩，從他超越的身、語、意三密嬉戲中，為了潔除法王、叔、侄三者的事業中所出現的一些染污垢穢，受命而來做衛藏四部的當權人王。經過以上的一切事變後，元帝才派遣達惹喀伽等為捧送金冊的使者來藏，賜他以「大司徒」的名號和印信。

繼此以後，枳公派準備對拔住派用兵，他們調集了軍隊。司徒也發動貢噶區的人馬來到扎噶。那時薩迦方面，喇嘛棍邦巴被害，發生內訌。司徒特為理說這場官司而去到後藏，他先打發人去召喚大長官嘉讓哇前來拉哲商議。這時，據說是長官旺准同堪布朗喀耶喜下毒殺害了嘉讓哇。又有說是因飲酒過度而死的。總之，大長官嘉讓哇已死。於是司徒盡收所有薩迦用來統治諸顯貴人物的冊封和規章等。這一事情結束後，他也就到達薩迦。同時宣稱如果有與規章相違的，將依法嚴究。並在拉康欽謨那裏，安置了以仁清峨為百戶長的一個防區官吏。據薩迦的史實中說，在那時曾經有仲穹巴·樹季伯哇對司徒修誅法（即一種詛咒法術），生起了有效驗的徵兆。繼此，司徒來到前藏後，拉哲巴與絳巴雙方發生亂事。對於這一亂事，他依照規章進行查辦，並派大首領統率軍隊來到利澤。那

時，司徒聽得由拉哲傳來大長官旺准的軍隊已將薩迦大寺圍困的消息，司徒便調動大軍由利澤趕到薩迦，兩下對陣，殺敵很多，並生擒大長官旺准，依法嚴辦的約有四百人。於是帝師恭嘎絳稱，及阿闍黎索朗洛卓、亞讓區長官、察巴區長官等，以用兵毀滅薩迦，並以驅逐其他區域長官的罪名，上控司徒。對於這樣的誣告，司徒經過多次上訴於元帝座前，並為了澄清元帝的疑慮，特派仲欽・協饒扎喜隨帶四爪俱全的白獅子皮為主的許多禮品，而來到元帝座前。結果如願以償，獲得元帝的加封，以及對世世代代都有好處的襲爵和嘉勉的上諭。而那些枳公、察巴、亞讓、薩迦等派只知自恃權力，驕狂如醉，妄圖與拔住對抗的大官們，猶如野狐自不量力，而對獅王發出不時的咆哮。獅王雖是不以他們為敵，而想將他們隱蔽在卵翼之下，但由於此輩行事，有如毒蛇銜卵，終想吞食，絕無善意，無怪拔住派只好用武力來解決所有其他部分的統治政權。從此直達極西邊區，無不聽命，全都歸附於拔住派統治權威之下。並且所有西部邊境的諸小王，也都依照方俗貢獻財物和繳納賦稅。總的說來，拔住派肅清了清涼雪域——西藏全境中，所有能作一切有情苦難根源的驕狂魔力。而在衛藏的樞紐地方，如貢噶、扎噶、勒烏、峨喀達哲、桑珠哲、倫珠哲、仁綳等處共興建了十三大鎮。對於首都勒烏凍哲王宮的大門、內門、外門三處中，規定內門以內嚴禁女色與飲酒。司徒本人戒酒和嚴守過午不食等出家戒規，而現出為人天大眾尊敬如頂寶般的王者風範。

回想過去薩迦派雖是曾經統治過大西藏全境，但是由於薩迦種嗣的領導們，彼此願望不同，各懷異念，而薩迦的大長官們，內部又不穩固，對人民索取過重；對元帝的法令，多不對照原文，自行偽裝，以致嚴弛隨意，尊卑不等；特別是他們對於元代法規中，殺人者抵命的這一法規所詮表的諸法規，藉此任意胡為，所造的罪惡特大。因此，大司徒主張根據往昔西藏法王所制定的十善法戒，制立一種必須懲強扶弱、洞鑒真偽、分清皂白的法規。並為了使全藏

人民如老嫗身中帶着黃金那樣安樂起見，特制定出：如虎般強勇者訴訟法規、如狐般怯弱者訴訟法規、為首執事訴訟法規、受理真偽控告訴訟法規、逮捕捆送法庭訴訟法規、罪人處刑訴訟法規、警省刑事訴訟法規、抄沒充公訴訟法規、被殺者命價訴訟法規、殺傷處刑訴訟法規、癲狂橫暴賭誓等類訴訟法規、盜窃賠償訴訟法規、親屬離合訴訟法規、奸淫罰款訴訟法規、原告訴訟法規等十五類法規。在對那些難於調伏的謀反叛逆等敵對勢力肅清以後，他所主張的策略，是在徹底的辦法中，有配合武力以施展的作法，有前來王城歸順者進行歸附禮節的作法，有為首差使等人應本忠誠、無親愛疏憎之心、以公正為主的作法等。對於殺人者抵命這一法規，認為是造下殺害二命的惡業，為不使殺害二命而定為抵賠命價條例等法規。這種運用智巧，作出的詳細法規，猶如展開潔白的「哈噠」歡迎新客而生起喜笑歡樂的光景。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頌這段史實。聽我道來：

「無畏精神，陣地軍伍勇絕倫，劍鋒到處敵人喪命。
威風凜凜，儼然帝釋天神降臨，敵軍如月童懼遁。
更怕那如血浪般的潮湧，效牝馬逃往海濱長隱。
勝鼓頻敲，天界震驚，梵王帝釋齊談論，咸生恭敬。」
「在此鬥諍時刼，金輪騰空飛躍。
堪誇神機妙算，戰略奇絕。
贏得美譽傳揚，如龍幡隨風飄曳。
上至有頂，天神大眾齊傳說。」
「曾獲帝命，勝似梵天。
這等眾生怙主，僅有幾人出現。
智勇雙全如雄獅，百獸在彼爪下殲。
疑是遍入天王，再來此人間。」

此後，達波噶舉派方面，因為還沒有一所講說顯教經論的學院，司徒為了創立講說的規範，修建了哲壙大寺的講說學院，樹立起了講說和聽受「般若」、「因明」等很多部經論學理之規。哲壙大寺的講說院和敦薩特寺的靜修院兩處，也都得到他的資具和順

緣。同時建造了佛像，和全部金書「甘珠爾」佛經。並在拉薩神變寺及桑野寺為主的各佛寺，以及有殊勝聖蹟的處所，都傾誠供養。在成就一切智佛位無上解脫道中，虔修應具備的「福慧二種資糧」。由此生起如夏季的海水，有增無已的力量。並且以善惡業果為衡量，而在一切法性中精深顯現而無差誤。以此雖是少許黑業之果，也不使其成熟；對於善業之光，務使其獲得無量增長。由此使增上與解脫的兩種樂果，將不難獲得而成熟。

司徒逝世後，繼起的為絳央大國師（音譯）。這位國師他是索朗讓波（係司徒絳秋絳稱同母生弟）所娶利汝瑪及芒娘兩妃中，元妃利汝瑪所生之子。他有胞弟名釋迦仁清（釋迦寶）。次妃芒娘所生之子為長官仁清多傑（寶金剛）。絳央國師他最初在上師魯隆扎巴的座前，學習讀經。繼在却細・扎巴絳稱（名稱幢）上師前，受得優婆塞戒（即居士戒）。復在阿闍黎須准（童精進）上師座前出家，法名釋迦絳稱（釋迦幢）。他在總寺講說「喜金剛續第二品」，在哲壙寺裏講說「四部」經論，由此獲得善巧的美名。他在布頓上師座前，聽受金剛乘（即密宗）的經教及灌頂等很多法要。他在貢波凍山以下一帶雅隴區的信熱地方，建造了各部曼荼羅，說是可以統蓋一切曼荼羅。布頓法王說他所說的這話，未免有些誇大。後來他在法王喇嘛蕩巴座前，受得具足戒。他繼而住持拉薩法輪寺，並教導哲壙寺僧眾有十三年之久。繼後不久，他也就主管了勒烏凍王宮座統（即由拔謨住巴傳下來的王位傳統），獲得元帝頒賜大司徒匡國（音譯）的職封，及灌頂國師之職和鈐印等，並頒賜他統治西藏三區，世代承襲藏土的崇高王位的上諭文書。後來後藏方面發生一些謀反叛變的事件，那挾仇含恨的人正打算興兵作亂時，他仗着鴉面護法神之力，大軍得以無阻碍地渡過大河，到得凱旋歸來後，在上師蕩巴參加的數以萬計的僧伽大會中，他大興供養，恭敬承事。這樣不間斷地作了十天之久，最後建立起了轉法輪盛會。從此，一切民眾都處在安樂吉祥的環境中。

其次，芒娘妃所生之子為長官仁清多傑（寶金剛）。他娶有勝・扎喜季及垛扎瑪・仁清措兩妃。元妃扎喜季生有嘉色・扎巴仁清（名稱寶），及法王却細巴二人。當却細巴年幼的時候，他們迎請大堪布生格絳稱來到府中，大堪布授記說，他見得藥師佛宮殿中，從佛心中放出光明入於却細巴的身中。至於嘉色・扎巴仁清，他求得「喜金剛續第二品」經教的傳授後，依之修行，淨治自心。他又在敬安・扎協哇上師座前，受得優婆塞戒，起名為扎巴絳秋（名稱菩提）。絳央大國師雖一度命他授室傳嗣，但他沒有接受國師之命，而在法王具德上師座前，受得具足戒。他繼之又住持總寺座統，講說一切深廣法要來成熟有緣眾生。後來他繼絳央大國師之後，掌握了勒烏凍王宮寶座。於是他以僧眾的導師而身兼王位，並依正法來施行政事。濁世中的第二佛陀宗喀巴大師也曾經親近過這位導師，對這位導師生起無量的淨信，並承師命引據智王達里扎的論著而著作了一部「如意須彌史實嘉言」。當時敬安大師也觀察到宗喀巴大師以超越的智慧深入經教大海的情況，而大為讚嘆。

嘉色・扎巴仁清的兄弟為法王索朗扎巴（福稱），係垛扎瑪妃所生之子。他在大堪布須旺巴上師的座前出家，來到哲壙大寺後，漸次成為一位精通講說、辯論、著作等的大師，當時所有的善巧人士都對他心生悅服。他曾在拉薩為無數僧眾轉正法輪。繼後，他在大譯師絳秋哲謨（菩提頂）大師的座前，受得具足戒。後來他住持了勒烏凍王宮座統。當時他所作利樂眾生的事業，德澤光輝，普照人心，使民眾常念不忘。

其次說藏王釋迦仁清（絳央國師之弟）。當勝・仁清仲逝世時，釋迦仁清他所見的清淨境相，是見着仁清仲騎着獅子，有很多空行母迎接而去。傳說釋迦仁清他同一位由金剛瑜伽母所化身轉世，而齒有右旋螺形的女子婚配後，所生之子為藏王扎巴絳稱（名稱幢）、仲・絳秋多傑（菩提金剛）、敬安・索朗讓波（福賢）、

敬安・伯敦讓波(吉祥賢)、敬安・索朗絳稱(福幢)、仲・桑傑絳稱（佛幢）等人。

其中藏王扎巴絳稱，能記憶過去在藏中曾生為絳央欽波大師（妙吉祥大師）的本生史實。他具有廣博智慧，不須經過讀經研習，而自能通曉。他在堪布須旺座前出家，又在敬安・扎巴絳秋（名稱菩提）上師座前，聽受所有佛經教義。此後才起名為扎巴絳稱（名稱幢）。他曾在哲壙大寺中，為眾人講說智王却季扎巴（法稱）所著的「釋量論」，闡發了論中精微的智理，施展出他廣博如海的辯才。後來，他登上了勒烏凍王宮的寶座，從此他的政教事業，好比那婆羅樹王播出芳芬的清風，吹向大西藏所有眾生，而將他們的一切煩惱和恐怖都消除乾淨，同時降下利樂的甘霖，潤澤了西藏的全境。他建造了以吉祥多門塔為主要的不少佛塔、佛像等，並用閻浮提金汁書寫了所有藏譯的正確無垢的佛經——「甘珠爾」兩（全）部，又以金銀相間書寫了「甘珠爾」佛經一部，復用上品紙寫了「甘珠爾」佛經三部。以上以「甘珠爾」佛經為主要的佛經，是多得難以數計的。而且書寫製作這些佛經，不是只圖說明在西藏王都的寺院中，有多部「甘珠爾」佛經以為貴，而是在圓滿因緣的基礎上，依據對於雪域眾生有無比恩德的、創造所有藏文的圖彌桑補扎所造的藏文文法「三十頌」與「相轉論」，以及藏中諸智者所造的許多部藏文正字學諸論著來作校正，同時詳查語調聲律，特別是對於顯密諸佛經，是由精通所有梵語明咒意義的大譯師們依照信、達、雅三法來抉擇規定譯文後，而書寫製作出來的。因此，所有以上書寫的那些「甘珠爾」佛經，它成為指正劃一的善本。復用金汁書寫「無垢頂髻如來陀羅尼」，而且寫了許多億數。據說這是依照藏王的年歲，每一歲書寫陀羅尼一億。據敬安・索朗絳稱所著「佛教史開目千光論」中說：「戊戌以前，統政時間共有二十二年相續未斷。」但是很顯然，在戊戌之後，從己亥到辛亥之間，還不斷地延續了十三年之久。此外，藏王扎巴絳稱對於藏中各宗派，

均一視同仁，承事恭敬。在諸師長座前，他都去聽受經教。他又勸請住持大班抵達釋迦西法流的一些寺院，誦修聖教大德一切智大堪布細哇措（寂護）所修的法要——「七佛宏願」很多億遍。三界法王宗喀巴大師也就是在這位藏王執政時和作出廣大善業的期間，在那無盡勝慧所生方便多門開啟而顯出的一切智淨飯王太子顯現神變的殊勝時節——正月裏，於西藏的金剛座——拉薩神變寺中，興起殊勝的大願盛會。由那些不斷進入永久和暫時兩種福善事業的廣大藏土眾生的力量，成辦了一切順緣資具（即財物用費等）。這位藏王集積了廣大善業因緣，並以此福力，從他登上王位起，全世界無有饑荒瘟疫等災，一切財物，如願滿足，儼然成為財神寶庫，隨欲受用。又他的父王釋迦仁清（釋迦寶）獲得圖根帖睦爾的任命，登上了區域大長官的寶座。傳說當圖根帖睦爾在位時，曾派朱他納朱（音譯）到中原一些區域中去收賦稅，以此機會，朱他納朱與一些漢人官員商得同意，製造了很多車輛。車的下層伏置甲兵，車的上層滿裝諸寶和綾羅綢緞，佯裝解運稅物而來到王宮附近，頓時伏兵齊出將王宮圍困，皇帝只得從秘密門道而逃遁，朱他納朱從此而統治了民眾。他的太子名建文（音譯）。其後在建文之子大明永樂皇帝在位時，頒賜扎巴絳稱金印，後又頒賜水晶鈐印及授權職封詔書。從此藏王扎巴絳稱的美名，響徹天界，大梵天王也從十三重天用寶瓶滿盛香潔淨水而為之灌頂。當時坐鎮藏中諸大城市的各長官，也都獲得世襲職封並水晶鈐印。所有藏中人士，莫不有口皆碑，都稱藏王扎巴絳稱是大法王。

那時有個名叫梁堆・挾喀哇，又名嘉哲・饒敦恭讓帕巴（普賢永固）的人，他執掌上面說的兩藏王的侍寢官職務。他依仗藏王的恩寵，有着很大的權威。但是因他辦事有些失差，以致觸怒藏王，而藏王對他曾經用兵兩次。因此，有一段時間，雅隴人都說梁堆・挾喀哇是他們的仇敵。還幸念他略有勞績，僅只未沒收他的嘉喀哲等處的莊園。處在安寧環境中的衛藏各地，本來是有着如旭日升起

般的大西藏法王的法度，而不願有兵亂發生，造成無邊的惡業。但不幸被難忍的眾生煽動仇恨的狂風，致使如盛開君陀羅花美景的藏政，頓遭凋零而萎謝。

當藏王扎巴絳稱在位時，有一位智勇雙全的大臣名仁綳・朗喀絳稱（虛空幢），他任職仁綳大城的長官，及薩迦大寺的大長官。那時還有炯傑巴・霍爾・伯覺讓波（富貴賢），被委任為桑珠哲城的長官及武官的職務。此外還有很多論他們的種姓、才能都符合政教職權的臣僚，如有名的勒烏巴・朗喀讓波（虛空賢），及扎噶哇・仁清伯（寶吉祥）等人。這些臣僚都是按着他們的官職品級，穿着莊嚴的服裝，特別是在新年節日，他們更加格外地佩戴着那諸寶莊嚴的美飾，就在平時也常佩戴着珠寶鑲飾的耳環等物。總的說來，他們對於政教事業，都能作得那般美好，其他一切細節事務，不待說更能作到盡善盡美的了。他們的作風，那怕是暫短時間的舉止行態，也都是上流動作，是十分賢善謹嚴的。並且都能不記一己的恩怨，絕不施行違犯道德準繩的不良法規，而是以身作則，表現出最善的風範。法王索朗扎巴（福稱）所說的「藏王扎巴絳稱的臣僚中，有名叫扎噶哇・協饒扎喜的大臣，當大司徒在位時，大臣協饒扎喜（智吉祥）去到元帝座前請求職封的時候，他已是四十七歲的人了」等語，乃是不知道大司徒在位的時間，與頒賜職封的元帝在位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個傳代，哪裏會有大臣協饒扎喜出來的事。又說仁綳・朗喀嘉補（虛空王）是朗喀絳稱之子，而在朗喀絳稱之前，正是協饒扎喜大臣等人。這樣如同盲人睜着眼睛說瞎話，而與一切事實都不合的話，是很多的。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頌這段史實。聽我道來：

「殊勝福德，如車挽曳，
挽引出八種自在，燦爛功德。
他那闡明三藏，為眾稱道的豐功偉業，
如迎風寶幢，聲譽永傳無歇。」
「遍入天神，無邊幻術本非真，

豈能把它當作一切尊勝！
唯有那正直無欺的法規等，
猶如佛足蓮座，博得眾生禮敬。」

藏王扎巴絳稱之弟桑傑絳稱（佛幢），他娶得仁綳那裏的一位貴族女子，生有二子，長子扎巴炯勒（名稱生處），次子恭嘎勒（慶喜善）。長子扎巴炯勒在少年時代，已將共與不共的一切學術，都學得精通熟練，特別是他對於金剛乘密法，更能精深通達。「青史」中智王廓譯師耶讓哲哇說：「後來，藏王扎巴炯勒成了一位心智淵深，博通密宗的智人。」由於他自己認為祖寺的大寶座是很艱險而不易住持，不願登上那大寶座。但是他在大寺中仍舊為人眾講說「速捷修行法要」等經論。細說起來，這是在大法王扎巴絳稱逝世後，當時扎巴炯勒還年幼的關係，對於王宮的寶座，在他們父子兩人中（父指桑傑絳稱）究竟推舉誰來繼登此座，各大臣未能商得一致的意見，只得將此事請問於敬安大師索朗絳稱。依照敬安大師的指示，認為最好是推舉王子扎巴炯勒登位。因此大臣們也就依照敬安的指示來行事。但在敬安逝世後，老父王為了想登王位，亂許下了一些不好的安排，以致影響雅隴地區發生叛變，逼得老父王和臣僚等從王都避到雅焦地區去。繼後，藏王扎巴炯勒也就去巡視前藏各重鎮莊園。他來到勒烏大城時，法王格勒伯讓，及桑勒烏脫法王，同一切大宰官和大阿闍黎等都去進見，當即在藏王座前排班侍候，這時須照例閒聊一些經論中的故事，大眾想的是由法王格勒伯讓，及桑補大師各自來談說一段。據說由於有廓譯師須魯伯哇（童德）在藏王駕前服務的關係，也就由廓譯師來談了一段哲壙巴（指創建哲壙寺的藏王扎巴絳稱）最初精勤苦修的史實。此後才獲得了中原曼殊室利化身的（文殊菩薩）景泰皇帝（音譯，按大明景帝的年號為景泰）的職封。從此以後，藏王扎巴炯勒之名也才漸次顯揚起來。那時本來只有特敦薩寺及哲壙寺兩處是傳法的主座大寺，再沒有另外的傳法主寺。但是講說最主要的各種正法，多半是從哲區寺院中傳授出來。至於敷設附座的阿闍黎，則遍於各地而大

轉正法輪。同時藏王又新制金書「甘珠爾」佛經。由於藏王作了種種善業，使歷代先王政教雙運的事業善軌，不致廢馳。自從雅焦地區迎請扎巴炯勒到哲壙去後，所有總管執事都消除了內心嫌怨，大家一心團結，建築了防守北方的烏裕嶺噶碉堡。那時仁綳・羅布讓波（寶賢），及炯傑巴・霍爾・恭却仁清（世尊寶），他們雖然過去是大法王扎巴絳稱座前的承事舊臣，但是直到藏王扎巴炯勒在位期間，他們才復出而當上了執掌法律的大臣。

藏王扎巴炯勒之弟恭嘎勒巴（慶喜善），他勤研經典，繼掌哲壙座統。他從仁綳娶得一位貴族女子，生子為仁清多傑旺嘉（寶金剛王），他曾經獲得中華曼殊室利成化皇帝（音譯，按明憲宗年號為成化）的職封。這位藏王雖算得是一位才能卓越，修行自在的人物，但是在一短時期內，以一般人眾的眼光看來，他的作風比較是有一些不美好的。據說當他巡視後藏重鎮莊園等處時，仁綳・羅布讓波儘管對他百般恭敬承事，但他對待仁綳・羅布讓波仍舊是令人十分難堪的。繼後藏王又聽信噶細巴昆仲所進的讒言，以致王與王妃之間，生起很大裂痕。當時雅貢甲哇及桑德哇等人，都傾向於王妃一邊，而勒烏俄嘎等人則傾向藏王一邊，在這樣各自分裂之下，鬧出了很多亂事。幸而當時的炯傑巴・多傑澤敦對於王黨、妃黨任何一邊都不傾向，一心努力使叛變危機得到調和，並使諸總管內部也獲得親善起來。對於西藏的朝政來說，他是有很大功績的。在王妃逝世後，由仁綳・措傑多傑（蓮花金剛）來掌管喀脫。「青史」中說：「後來，藏王恭嘎勒巴同老父王桑傑絳稱商得同意，傳諭於甲戌年（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一五一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啟請年剛十六歲的大寶法王昂根旺波（語自在王）來登獅子寶座。」確如「青史」所說的那樣，中間有一段時間特敦薩大寺的主座無人住持，虛位已久，後來才由敬安・昂根旺波來住持。

有些人說，昂根旺波之父，是澤安仁波伽・扎巴炯勒；又有一些人說，澤安仁波伽終身是一位出家大德，因此，他決不是昂根旺波之父。而在昂根旺波本人所著的「鏘金剛事業海」一書的跋文中，提到了公子恭讓若比多傑（普賢嬉戲金剛）。以此來推測，想此人或許即是昂根旺波之父。總之，不管怎樣，凡是有才智的人們，是應當加以查考的。再說敬安・昂根旺波，他從少年時代也就依止耶讓哲哇等很多大德為師，對於佛典，勤行聞思修學。他出家奉侍佛後，受得具足戒而來到敬安大寺。中間有一段時期，由於藏王因安排內部職權不善，而引起內部發生過不和的事。後來漸次相安無事的時候，仁綳・鄞約多傑（不空金剛）也就調動後藏兵馬進入前藏，而從勒烏區人手中收復了一些重鎮莊園。此後，以仁綳・措傑多傑，及鄞約多傑、炯傑巴・霍爾・澤旺朗傑、霍爾・仁清嘉却昆仲等大臣為首，此外還有勒烏巴・伯覺嘉補、亞繞巴・仁清吉波、嘉巴・扎喜達傑等大臣共同商決，迎請敬安仁波伽・昂根旺波來到藏王宮中。過了不久，諸總管和藏王也都逝世，因此，延續天種「朗」族種嗣的，就只有敬安仁波伽一人了。以此因緣，正如頌文中所說：「刼毗羅城之糞穢，蔗種田中能利益，如是菩薩煩惱穢，彼能利益生佛法。」此間雪域西藏，蔗種（釋迦佛種姓之一）一切智佛陀的教法，以及眾生的利益安樂，都依賴於當時藏王拔謨住巴的朝政。因此，上面所說的諸大臣，再三請求藏王敬安仁波伽納妃以延續「朗」族的種嗣。於是由大眾進獻仲喀巴之女作王妃。從此先王父及祖父輩的政教善軌，得以如上弦月光，逐漸明朗而光大。所生小王子為昂旺扎喜扎巴（語自在吉祥稱），這一小王子誕生不久，藏王敬安仁波伽已一病不起，當彌留的時候，他掛念王子甚幼，很是痛苦焦憂。那時敬安・却季扎巴當藏王面前承許在王嗣還未成年的時間裏，他願負擔起敬安仁波伽在世時擔負過的特敦薩寺統的責任，並對特敦薩及哲壙有商決重大事權的諸大臣，均有職務安排。又再三叮嚀大家，應承許盡忠職責，使王朝政統，聲譽不衰。但是派到特敦薩的代理主官仁綳・措傑多傑，是未和諸臣僚商

議，而只依少數人的心願派出的。於是引起了其他區部的長官們的不滿，以致發生政局不穩，內部叛離的危機。還幸炯傑巴・澤旺朗嘉為了體念王朝榮譽，十分關切而設法斡旋，才使事體未發生巨大偏差。繼後，中華曼殊室利皇帝雖有一度給敬安仁波伽賜以職封金冊，但是藏王敬安仁波伽已辭世，只好將所賜諸物擱在管事者手中，而遣回捧金冊來藏的使者。

繼後，在仁綳同炯傑巴二人為首的諸大臣共同商議之後，遂迎請王嗣昂旺扎喜扎巴繼登王宮寶座。這位王嗣，幼年時代一切舉動，不同尋常，遠離凡俗兒童的嬉戲等事，即使大梵天天神也難以測其懷抱。他那如寶篋般精深廣大的胸中，蘊藏着政教兩方面的一切才智。他那種以大聖先賢的德風而為楷模的德輝，雖麗日也難與之爭光。他的才智能力也足夠壓倒大西藏藏王座前所有心如明鏡般的諸大臣。他運用善良的法規，使西藏人民獲得安樂的享受，在那安樂的環境中，到處響起快樂的歌聲，使人疑想是千闥婆王來住到雪域的藏地，一切天神也彷彿冉冉來臨，喜觀這快樂的藏境。

但是這一藏王在位期間，正如預言中所說：「有名扎炯者，主持勒烏凍，九人為魔化，猪窩如炒麥。」後來仁綳・昂旺朗嘉果然引兵進攻阿梁地區，作出了違背藏王意旨的事情。由是夏瑪・壩細巴出而主張公道說：「總的說來，拔謨住巴這一朝政，它對全藏和對各宰官臣僚，特別是對你仁綳・昂旺朗嘉，都是愛護備至的。因此，大家應當思念一下這一朝政的恩德。」他雖是這般好言勸說，但未能獲得如願的結果。這裏預言中所說的「有名扎炯者」，想來是指藏王扎巴炯勒的時代，即最初發生一些變亂事件的那一階段而言。中段時期，即是這一藏王在位時期。那時中原曼殊室利皇帝授扎巴炯勒以職封詔書等。直到藏王昂旺扎喜扎巴的政聲美譽，已如寶幢尊勝諸方的時候，他獲得灌頂國師法王等的職封稱號。這般榮華威光，照徹三界。但為時不久，雖是有仁綳・昂旺朗嘉被魔力和

罪業所引，而發動叛亂，那也不過是如同阿修羅嫉妒諸天所有福報權威，而和天神爭奪開戰的那般情況；也好比天神的福力，始終勝過修羅，而使所有修羅皆是披靡慘敗的那樣情節，結果藏王獲得勝利，聲譽無損。後來經夏瑪・却季扎巴從中勸解，仁綳雖是訂有三年的守約來約束自己，但是仁綳・昂旺朗嘉後來又發動叛亂，當他進兵來到嘉喀哲的時候，炯傑巴・仁清却嘉為首統率藏王大軍趕到梁堆，嘎敦巴・武官索朗嘉補也統率季澎地區的人馬趕到香區。這樣一來，驕橫霸道的仁綳好比頭碰山石，弄得頭破血流。由於他那過去不斷地發動叛變的惡果已到了成熟的時候，他也就束手無策，只好交出嘉哲及巴朗巴等地區，撤去他的官職，並懇求藏王恕罪；還許下從此以後拋棄惡心害意，決不生事等誓約後，才放他活命。以此看來，這場災難，由於時逢刼運，眾生福薄，罪惡的動機造成魔業的惡果，勢難阻止，遂成災禍。不過仁綳和其僚屬等雖是發動了重大的叛亂，但結果對當時的王朝聲譽，仍舊無絲毫損害。這位藏王特製金汁書寫了「甘珠爾」佛經全部，並用東方巧女手織的各色庫緞製作了諸佛菩薩像。這位藏王他不執宗派門戶的成見，對凡是進入釋迦導師門下的任何宗派，他都一視同仁，恭敬承事，而盡力扶助。他在拉薩大小昭兩寺中所供不動佛、釋迦世尊、大菩提等為主的佛像前，以及雪域西藏中最殊勝的佛像、經典、佛塔等前，他都歡欣鼓舞地興起如普賢供養雲海那般廣大的供養。他還依止至尊觀音化身的索朗嘉措（福海），及住巴・悲瑪噶波（白蓮師）等大德為師。總的說來，他圓滿成熟了世間和出世間一切自在權威的因素——十善法戒，並由此因素而生出參天的枝葉，開出鮮艷的花朵。還豎起了高出有頂天界的天梯，使人由此攀登而直到如來菩提寶座。

這位藏王在位時期，仁綳・昂旺朗嘉和王臣內部，雖是發生過很大的裂痕，但是在外藩大臣的行列中，仍舊有仁綳・昂旺朗嘉和其子鄂珠澤敦多傑（成義固壽金剛）二人。此外還相繼出現了炯傑

巴・霍爾・仁清嘉却（寶勝）兩昆仲，及其子霍爾・索朗貢波（福怙主）三昆仲，和索朗貢波之子霍爾・索朗達傑（福盛）等人。還有扎噶・絳伯澤仁（妙吉祥壽）、雅焦・仁清扎喜（寶吉祥）、嘎敦巴・索朗嘉補（福德王）、嘉・羅布扎喜（寶祥）等大臣。其他御前的重要侍臣也有很多。這位藏王曾娶仁綳之女為妃，生子為藏王卓尾貢波（眾生怙主），及敬安・扎炯哇二人。其中藏王卓尾貢波曾到貢噶地方，他也就在貢噶區長官薩炯哲那裏完婚，生子為昂旺扎巴殿下。卓尾貢波逝世後，他的骨塔，用諸寶鑲飾，並為奉安此塔而修造了貢日噶波宮（意為潔白山宮）；次子敬安・扎炯哇則前往特敦薩大寺，他由於有足疾，遂一心以修行本尊次第法要為主。特別是他對於閻摩法類及鴉面明王法，更是精修有成。當德巴・窩喀哇・彭措饒敦（圓定）對特敦薩大寺的莊田供產等，作了很多倒行逆施的處理時，扎炯哇不得不對窩喀哇・彭措饒敦修起威猛的誅法來（即用咒術制敵之法）。那時正是一切智索朗嘉措大師住在窩喀哲（扎炯哇的故鄉）的時候，以此因緣使行誅法的徵兆，化凶為吉，反增勝利。為時不久，窩喀哇終因足滑跌倒而死。據特敦薩大寺的人們說，當窩喀哇跌倒時，空中飛來一隻老鴉啄斷死者的一手，銜而飛去。至今這一隻手仍放在特敦薩大寺鴉面明王殿中，而為眾目所共睹。

當昂旺扎巴殿下住在貢噶的時候，由於貢噶區哲巴官寨外舅弟兄為異母所生的原因，哲巴官寨長官薩炯哲瑪對待昂旺扎巴殿下極不和善。仁綳及嘎敦巴等人為了盡忠昂旺扎巴殿下，引兵來到哲巴官寨。其他大臣如霍・索朗達傑等人則未便公開偏袒而引兵用武。但是藏王卓尾貢波的本意，對於扎喜哲巴（即哲巴寨的美稱）是很不願意委以內臣的重任，不過他認為對哲巴那裏，是不必用兵去圍困的。於是藏王到溫嘉讓迎接昂旺扎巴出來任哲巴那裏的重職，同時派住巴・悲瑪噶波大師向各部區長官說明原因。過了不久，藏王也到了哲巴官寨。住在貢噶的昂旺扎巴殿下，正為前來效忠的兵役

開支很大的糧秣費用，而發生困難。這時藏王發文書傳到在貢噶圍困哲巴官寨官兵的手中，書中曉諭說：「貢噶這一地區，本係衛藏樞紐，如果沒有一個我們的領導人坐鎮，對西藏的安樂利益來說，是有害的。所以不必把它當作一般尋常的城鎮來看待。」這樣一說，官兵們也都大生歡欣，遂解圍而得到平安無事。

昂旺扎巴殿下所作的政教事業，是很廣大的。特別是他對格魯（即黃教）及住巴（舊教宗派之一）兩派是傾誠敬信的，並且聽受了兩派的很多法要。尤其他和一切智索朗嘉措結上了師長與施主的關係，如日月交輝，兩相助益。他那清淨的信仰，發自內心深處，以此感得中原曼殊室利皇帝也從皇宮派出使者經常到貢噶賜贈禮物。後來，勒烏凍王宮的寶座，由藏王的退居諸王子來繼掌。這中間惡魔化身的九兄弟屢次叛變，擾亂前後藏各地。特別是在子丑兩年發動叛變時，政局所起的波動更為劇烈。昂旺扎巴殿下生有二子，長子噶舉・朗巴嘉哇（尊勝），次子朗嘉扎巴（尊勝名稱）。次子聘娶雅焦貴族女子的時候，大持密師仁珍欽波之子嘉色・悲瑪却嘉（蓮勝），及拉哲哇兩師給他們夫婦倆修護輪法時，嘉色・悲瑪却嘉性情嚴厲，動輒打罵。因而聰慧的新婦避而不來師前，以致修法到驅魔階段，只好略為擱置一下。因此緣起大錯（沒有施主——新婦，這一因緣是大錯）。為時不久，朗嘉扎巴殿下也就逝世。長子噶舉・朗巴嘉哇博通政教雙方的才智，特別對「大手印」等教義法門，一心專研。朗巴嘉哇之子為彌謗索朗旺秋扎巴朗嘉（福自在稱勝），他現在正住掌勒烏凍王宮。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頌這段史實。聽我道來：

「黃金杓，喻朗族，舀來甘露，天種有來由。
妙寶杯，比藏土，具足增上，人天七德不外求。
甘露味，杯中溢，借喻王朝政教，傳嗣悠久。
西藏人眾獲得安樂，天神亦來慶賀讚希有。」
「與生俱來，獲得人身與王種。
王臣民事如水月，發出寒光射斗牛。

反說空中玉兔，敗落有理由，
豈知流雲遮月體，瞬復光明，障暗全收。」
「娑羅寶樹喻王朝，
事業增上如繁梢。
濃密綠葉比榮威，
滿結善果喜春到。」
以下記載佐治藏王朝政和執行法令諸大臣的史實。

十六、大臣仁綳的史實

往昔藏王俠赤贊波在位時，瑪桑那喀地方出了一位相好俊美的兒童，名叫格・伯勒峨（吉祥善光）。從這個兒童開始，傳衍出漆格（意為外格族）、朗格（意為內格族）、住脫格（有成格族）等三支系。由此漸次傳到第二十五代時，朗格支族中出了一位名叫格・惹巴正（持發）的人，他從住古地方裝載了七船綠松石寶貨運往他方，在海道中遇上了血身五頭的惡龍發出巨聲，當他運用大明咒降伏了惡龍，由此獲得了大神力的美名。繼後，他當了那觀音化現的人王松贊干布的內侍大臣。

這位惹巴正大臣傳出的後裔中，有那具足才智的達哇絳稱（月幢），他在藏王赤松德贊的座前，算得是一位信仰佛法的大臣。從他起又傳了二十代，才傳出格・釋迦綳之子名朗喀絳稱（虛空幢）。朗喀絳稱在藏王扎巴絳稱座前親近承事，被委任為仁綳莊園重鎮的地方長官、曲彌地區的長官，及薩迦大寺的大長官等職。朗喀絳稱之子為朗喀嘉補（虛空王），他少年時代就已博通政教兩方面的才智。朗喀嘉補的兒子羅布讓波（寶賢）在藏王座前親近承事，藏王因而將他父親及祖父時代的官職賞賜給他。後來他用兵收復了達雅地方，以及很多有名的所謂鐵索纏頭的小王所轄的百姓，都收歸在自己的權下。他還當了下梁區桑住哲城的地方長官。德敦・恭炯嶺巴曾對羅布讓波作有很好的預言說：「汝祈地神祇，並供本尊佛，傳代十有三，世代安且固。」繼後，羅布讓波修建了絨區的絳欽寺（大慈寺），對寺中僧眾春夏冬三季的法會經費等一切順緣，他都作了很豐厚的供施。並建造了很多佛像、佛經、佛塔等，由大班抵達納季仁清作了散花供養和開光法事。又在紅岩舊寺的附近修建了一百多座茅篷，成立了會集僧眾依教理勤行聞思修學的學院。總的說來，他對於各宗，不分派別，均一視同仁，恭敬承事，甚為難得。法王索朗扎巴說：「法王峨清巴曾對仁綳・羅布讓

波說，你應阻止根敦主（僧成）建寺。」這種說法，乃是隨意記錄下來的不可靠的流言蜚語。名符其實的善巧者大班抵達絳巴嶺巴·索朗朗嘉（福勝）在他所著的「雅焦族譜」中，很清楚地說：「一切智根敦主修建扎什倫布大寺時，桑住哲城的地方長官是炯傑巴·霍爾·班覺讓波（富貴賢），這位地方長官他作了根敦主大師的主要施主。」

仁綳·羅布讓波生有五子，為烏巴思噶、袞都讓波（普賢）、鄞珠多傑（成義金剛）、措傑多傑（蓮花金剛）、釋迦絳稱（釋迦幢）等五人。長子烏巴思噶幼時即夭亡；次子袞都讓波在藏王扎巴炯勒昆仲前親近承事，藏王也就將過去他父親及祖父的官職賜給他，從此他繼承了仁綳地方的長官。袞都讓波和薩迦正宗大師袞清·桑傑迫（佛增）及廓讓·索朗生格（福獅子）兩師有師長與施主的因緣，因此他和他們共同在哲裕地方修建了傑謨察講說院，並且資助修建了達納地區的土登朗嘉寺（聖教尊勝寺）。三子鄞珠多傑掌握桑珠哲城長官的職務。四子瑪桑·措傑多傑掌管雅隴喀脫城，並且在藏王敬安·昂根旺秋逝世後，因王嗣年幼，他也就當上了勒烏凍宮派到特敦薩寺的代理長官。第五子釋迦絳稱坐鎮梁柯城市莊園，他對嘉喀哲巴人常來侵害，布置了防守禦敵的策略，很是善巧，為大眾所稱讚。

袞都讓波生有二子，長子為多傑澤敦（金剛壽固），次子為鄞約多傑（不空金剛）。次子鄞約多傑掌管了兩大城市的職務，獲得很高的權威。他對前藏地區，運用武力從勒巴人手中收復了扎噶莊園，及曲須倫波哲等地。過了不久，他同炯傑巴等大臣商得同意，由他們作啟請（即開口請求）人去恭請敬安·昂根旺秋繼登勒烏凍王宮寶座。他在那堆及妥舉一帶的戰役中，所作一切軍事都獲得勝利。後來，藏王敬安·昂根旺秋逝世後，在王嗣還未成年的期間，他未免有些心野膽大，特別是他的見解與動機，一時猶如被魔繩纏

繞而為祟，以致驕橫跋扈，倒行逆施，他公然用兵進攻季學地區。幸有嘎敦朗嘉嶺寺之善巧有成的大德袞欽・默朗伯哇（願吉祥大師）修六臂明王消災供食法來禳災（意為修密宗法禳解了災難），因而他兩次的進攻，都因其他事故而迫使他迅速撤退。後來，他聽到大德默朗伯哇逝世的消息後，又用兵進攻。同時嘎敦・朗喀嘉補與他交好，為了情面也夥同他一起作亂，結果受到沒收他的勒烏莊園的處分。但是在迎請藏王繼登勒烏凍王宮寶座的當中，他作了其他大臣有力的助伴，以此還不失為知愧能改的人士。他還同夏瑪・却季扎巴結有師長與施主的因緣，共同商議出資興修容巴金寺（廣嚴寺），並供施該寺僧伽。繼後，他雖是依照傑仲・却扎嘉措（法稱海）的意願，在拉薩附近建立一寺，但是這一業果的力量，有難於阻擋的因緣，以致該寺不久遂歸廢除。其次，措傑多傑之子昂旺朗嘉在藏王敬安・昂根旺秋座前親近承事，獲得藏王賜以地方長官的職務。他對於小五明學處及六十四種技巧等，都能領會。由於他對唉梁地區興兵作亂，觸怒藏王，而他仍舊驕橫自大，不知依人臣禮節，向藏王請求恕罪，因此，失去前藏方面勒烏等處的莊園，他的權威也因之稍衰。還幸在後藏方面生格哲巴及那堆以南一帶地方，仍舊歸在他的權下。並且他對於以絳清大寺為首的章絨一帶的寺院，仍舊供施生活順緣，而使善業如流不斷。他在仁綳本區中，仿效勒烏凍王宮的軌範，依照密法的節會，建立了修法誦經的規則。

昂旺朗嘉有子三人，長子幼時夭亡，次子鄂珠澤敦多傑（成義永壽金剛），他將過去父王及祖父都未得到的巴朗倫珠哲城，及該城所轄百姓都收歸在自己的權下。並依照傑仲彌覺多傑（不動金剛）所囑建立了松饒嶺寺（佛語洲寺）。他又依止扎喜伯讓（吉祥賢）喇嘛修行無上密乘法要。他的兄弟昂旺季扎（語自在無畏稱）也是一位才智淵博的人士，曾依止善巧精通的阿闍黎研習大小五明學處，他追踪明智的藏王和班抵達等的道德風範。他用上品緞料製

成特殊莊嚴的密乘佛像帳幔，特請袞嘎卓却（慶喜解脫）來作開光法事。他還著作有以達里扎的「密意莊嚴無畏獅子吼聲論」為主要的很多美妙頌詞。關於政教兩方面的才智，他也是很淵博的。但不幸正如預言中所說「猪窩如炒麥」的那樣亂事果然來到。據說信俠巴發動平民暴動的時候，他的兒子悲瑪噶波也被信俠巴殺害。這樣那「仁綳將生相殘殺」的預言也就在這時實現了。到得昂旺季扎的晚年，所有原來的權威大都失去。他的兒子達哇讓波（月賢）的後裔至今還有存在的。

十七、大臣霍爾・須魯讓波的史實

須魯讓波（童賢）的族系為薩霍爾王族。最先在新討金城中有一王名叫新達居巴（十軍王），生子名叫法無憂，曾經運用真言神通之力造塔千萬座。他的兒子名嘉波乍，由於他發出宏願之力，感得「金剛薩埵經卷」降到王宮的屋頂上，又有劇風吹來「寶篋經」落在容布納崗宮的頂上，為拉・脫脫日栗俠王獲得而秘密地供養。嘉波乍之子為薩霍爾王亨扎菩提，他勝解密咒，他雖獲得金剛手的加持而得到兩部經函，但是不能通曉其中的語義。因此，迎請大成就者古古惹乍來教導，才得通曉熟悉。亨扎菩提王的公主名廓瑪德哇，王子名俠扎。子女二人依密法修行，獲得成就持明地的（密宗果位之一）果位。俠扎之子為珠納正王（持經王），他得到大阿闍黎蓮花生傳授的甚深經教，而獲得解脫果。他有子女三人，長子為達瑪惹扎，次子為大堪布細哇措（寂護），三女為拉江捫達惹哇。次子細哇措精通五明學處，曾作西藏佛教奠基的導師。三女拉江精修獲得成就，成為眾生怙主佛母——智慧空行母。長子達瑪惹扎治理國政，他生有三子，為達瑪巴那、釋迦德哇、瑪合德哇等人。此中與雪域藏王赤松德贊有一些關聯。當赤松德贊王新修桑野寺時，阿闍黎蓮花生大師對護法「五髻龍神」吩咐說：「你負起保護桑野的責任吧！」龍神回答說：「我不能勝任，薩霍爾國土中，有一擁有奇寶，其大如針，能現形迹可達鵬飛十八日路程的牟族龍孫名為嘉補呼的大神，可請他來作桑野寺的護法神。」並召請青獅毗沙門及其侍眷八大將等來臨，神靈齊入於畫有彼等神像的軍旗上，同時也就在康區野瑪壙建立軍營。阿闍黎蓮花生運用定力召請伯噶大明王一度來藏。當時此神極為凶猛。後來，堪布菩提薩埵、蓮花生、法王赤松德贊三人共同派遣使者到薩霍爾迎請達瑪巴那王，同時迎來由綠松石天然長成的釋迦佛像，及犀皮神像面具、水晶獅子坐騎等。那時伯噶大明王也跨上諸寶鑲製的木鳥，人神一起來到西藏。

蓮花生大師以金剛杵置於伯噶頂上而令其作出願作守護的誓言。這至今仍有迹象。如果確定是此明王作祟，則被祟者的頂上即發現有金剛杵迹印的奇事。關於傳聞中毗沙門及伯噶明王的故事，從本段所說的來看，比較適合情理。達瑪巴那王作了藏王赤松德贊的上師，他在吉祥泉山中，修密乘甚深瑜伽，獲得特殊成就。後來，他和一位名叫頗容薩的空行女婚配，生子為伯季多傑（吉祥金剛），及仁清多傑（寶金剛）二人。次子仁清多傑到印度，勤行聞思修學，後來在思達城中，證得本身成就空行，飛空而逝。長子伯季多傑娶得巴操族姓的一位貴族女子，生子為多傑扎巴（金剛稱）、仁清扎巴（寶稱）、却季扎巴（法稱）等三人。兩兄弟出家為僧，長兄多傑扎巴一生精修，親見很多本尊，後來依照密法娶得一位特殊種姓的女子，生子為達哇扎巴（月稱）。達哇扎巴之子為日巴生格（智明獅子）。日巴生格生有三子，長子釋迦洛卓（釋迦智），次子云敦洛卓（能智），三子扎巴協饒（名稱智）等人。他們弟兄來到永汝的樞紐地區——雅隴境內。長兄住在與永汝察住地區相接近的裕色默喀大寨中；二弟當了朗德峨松的上師，而修建了喀脫寺；三弟在拉默覺謨所治理的地方，修建了寺廟，修成之後，他就安住在這寺廟裏。有一些人說他所修建的寺廟乃是傑薩寺。後來云敦洛卓生子二人，為多傑色哇（明顯金剛）、多傑仁清（寶金剛）等。在他們這一代，來了不少的漢族，及東部嘎嘉族、峨庫族、布噶族等大族姓的庶民。長子多傑色哇之子為耶協多傑（智金剛），他娶得永汝區的朗喀日庫謨吉為妻，只生有一女，嫁給僑居在喀脫的漢族。以此因緣，遂名喀脫叫（漢喀脫宮）。次子多傑仁清，由伯柯贊王派人來迎請他，同時告訴他說，他們普隆區裏，有魔神鬼怪為害，曾經請過恩朗嘉措及後藏有名的密咒師七人前去降伏，都未成功。於是多傑仁清以一根二肘長的金掃帚木獻於王前，王將此掃帚木虔誠供奉在佛堂中，從此普隆的魔神鬼怪盡被降伏而不作祟。此後，多傑仁清又修建德喀謨寺。他娶覺謨青謨為妻，生子多傑仁巴（金剛稱），及多傑壩哇（金剛焰）二人。他們父子三人一同來到

霍巴薩地區，建築了一座名叫崗喀伯的宮室，並依照印度習慣，大兒子移住在外屋，以此都稱長子叫「多屋氏」，次子多傑壩哇移住在下層大院，以此都稱次子叫「柳園氏」。他們弟兄二人知道裕色・袞嘎哇善觀風水而前去拜訪。父王多傑仁清出家受具足戒後，法名為多傑嘉波（金剛王）。多傑壩哇有子名叫霍爾・大達哇，是一位隱修的瑜伽士，具足通力的大師。元帝忽必烈聞其名曾派金冊使者前來迎請他。他運用善巧方便辭謝而未應召前往。他有子二人，長子名霍爾・扎喜綳（億祥），次子為大堪布楚達哇（戒盛）。楚達哇在出身朗族的敬安・居里仁波伽大師前，受別解脫戒，並聽受了很多關於噶舉派的甚深法要。敬安・扎巴協饒，及敬安・大司徒絳秋絳稱二人為他落髮剃度的上師。

長子霍爾・扎喜綳有子二人，名為須魯讓波（童賢）、扎喜桑珠（吉祥如意）。弟兄二人都在藏王司徒仁波伽座前親近承事，特別是長兄須魯讓波他從當司茶的職務起，依職位循序漸進而直到當大臣的職位。當大長官嘉讓哇逮捕司徒下獄的時候，他履次用兵來威脅司徒的部屬。但是勒烏凍王宮重地仍舊安穩不動，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並使那大長官旺准進逼雅隴區的十三區人馬所掀起的燎天戰火，迫使他們如飛蛾撲火自焚，頓時消滅。就連那仗勢驕橫的薩迦大長官也不能不生畏懼。因而以此奠定了拔謨住巴王朝的基礎。所以藏王司徒仁波伽說：「須魯讓波作了主幹，其他的人們作了枝梢。」又說：「上從後藏薩迦，下至江夏妥捫一帶都收歸權下，這是須魯讓波的功勞和恩惠。」次子扎喜桑巴（即扎喜桑珠）有四子，為須魯絳稱（童幢）、袞嘎伯讓（慶喜吉祥賢）、朗喀仁清（虛空寶）、旺秋仁清（自在寶）等人。他們弟兄四人都在敬安仁波伽及藏王司徒的座前，親近承事。他們對於所有佐治王朝及人臣應盡的職務，都能做到符合藏王的意旨而行事。

次子袞嘎伯讓生有四子，名為伯覺讓波（富貴賢）、索朗伯敦（福祥）、桑傑交（佛救）、袞却仁清（尊寶）等人。伯覺讓波曾經在澤細・色瑪哇座前，親近承事，被委任為下梁區桑珠哲城的地方長官。後來又任他為執掌兵權的武官，他一就任立即對所有仇敵施行了報復，而且特別威猛異常，大有羅剎見他也要發抖的威風。他和一切智根敦主有上師與施主的聯繫因緣，以此他對第二佛陀宗喀巴的宗義獲得勝解。桑哲地方有一袞欽布手筆和加蓋印章的「甘珠爾」佛經，經他把這部佛經請到青哇達哲來。他的三位兄弟都在藏王扎巴絳稱的座前，親近承事。特別是袞却仁清他是發展藏王所有政教事業的內侍大臣。他在西藏經常出才智大臣的地方「緣起山」附近，建築了一座勝過天宮遷移到人間那樣壯麗美觀的青哇達哲官寨。那時他還沒有子嗣，於是迎請嘎登尊勝洲寺的法王夏魯巴・勒巴絳稱（善幢）大師前來，依照紅閻摩法修延嗣儀軌。以此因緣，獲得公子多傑澤敦（金剛壽固）誕生。有一次，勒巴絳稱大師依「光明母法門」觀察嘉喀哲的敵方情況時，發現敵方有大批人馬。又在城中缺乏飲水時，依照「顯音法門」勤修而獲得湧泉等事。由於大師對他有這些大恩惠，他為嘎登寺運送物資，漸次當上了該寺總管。

霍爾・多傑澤敦在藏王扎巴炯勒昆仲的座前，親近服役而當上了執行法令的大臣。他在青哇達哲山形如大象的山地上，修建了大樂山寺和寺中的佛像、經塔等。並迎請圖彌桑補扎的後裔，精通五明的班抵達絳巴嶺巴・索朗嘉彌滂嘎尾協業（福勝喜友）大師來作開光法事。並在此期間，在西藏所譯印度方面善巧有成的諸大德各種著作原有的部數上，增補了宗喀巴大師的著作十六部，而凑足了四十八部之數。又夏魯大譯師所譯的「對法藏釋霹靂光論」，是原有「丹珠爾」論藏中，所未搜集到的一部論著。這一部論也是由他在那時搜入「論藏」中的。

其次，伯覺讓波兄弟等所生之子，有澤旺嘉却（壽尊勝）、霍爾・仁清嘉却（寶勝）二人。長兄澤旺嘉却他精通十八種學術和六十四藝；其弟仁清嘉却對於世間和出世間的諸功德，視如眾寶纓珞，用以莊嚴自身。他成為那英明卓越、政教增榮、至尊崇高的藏王，所有心安意樂諸大臣中的首要人物。藏王曾下過一道蠟封密令，詢問仁清嘉却關於前後藏的條約情況，密令中有這樣的語句：「關於這類事件，不管或大或小，應怎樣去辦，除你一人外，是沒有可堪諮詢的，以此由你慎重地作最後解決吧！」這是王臣兩者中，以臣為主的作風。在松贊莊園那裏，他迎請來夏瑪・却季扎巴大師。他又向藏王請求對容巴金寺（廣嚴寺）布施，致使該寺獲得基金等順緣。他還在鄯吉嶺寺（安樂寺）中繪塑敬安噶舉派諸師像，以及敬安諸師所作的著述全部用金汁書寫。當他發現他的夫人為桑野明王（鬼神之一）魔祟而受災時，他暫時放下祈禱，而一心觀修此神，感得這一護法大神向他禮敬，對他所許願的給予如意的成功。他向神說出所願，而神依他所說護佑於他，使他一日之間收復了十三座大城，並當上了訂立衛藏條約的主持人。在他的筆尖之下，從丈巴以東，堆隆以下等處都一併收歸在他的權下。

霍爾・仁清嘉却所生之子，長子為索朗貢波（福德怙主），次子為澤旺扎喜（壽吉祥），三子為仁清澤敦（寶壽固）等人。長子索朗貢波，藏王對他十分關注，命他擔任掌管兵權的武官職務。並賞賜吉學區的伯覺倫波地方來補助他。次子澤旺扎喜，勇猛無畏，如惹瑪那王精於克敵制勝之策，算得是人中的俊傑。三子仁清澤敦也是一位滿腹經綸，有如皎月精明非常的智士。他們三位弟兄共娶嘉・扎喜達傑的女公子鄯約卓瑪（不空度母）為妻，生子有霍爾・索朗達傑（福盛），及鄯珠多傑（成義金剛）二人。長子霍爾・索朗達傑具足政教兩方面所有的學術才能。特別是他在那契合噶舉派噶瑪噶倉宗義的智者伯康譯師的座前，精研一切共通學術，並迎請一切智索朗嘉措傳授正法。他的兄弟鄯珠多傑在觀察所有生死輪回

中，世間一切榮華，猶如芭蕉，榮枯無常。以此他漸次受得三種律儀，後來成為一位獲得大成就的大師。

霍爾・索朗達傑之夫人，係嘎登派執政首領扎喜饒敦（吉祥堅）之妻妹名澤旺嘉謨，生子三人。長子為索朗多傑嘉波（福力王），次子為澤旺索朗敦真（福壽持教），三子為噶瑪・昂旺扎巴（語自在稱）。長子索朗多傑嘉波擁有圓滿的榮威，勝過麗日的光輝。他在戰役中，發出威武的力量，將脫嘉拉哲城，及該城所轄的一切人眾、財物等都收歸在自己的統治之下。他依止蓮花生大師宗門下的阿闍黎，據說是毗若遮那意所化現的掘藏師協饒峨熱（智光）帝師為上師。又在薩正伯山建立精修密乘的寺院。並刻有「般若三百頌」、「水晶岩墟書」、「心獲安息」等書板。他對住巴的化身活佛袞清・昂旺羅布等很多大德，都禮敬承事。並於每月上弦初十日，為勇士空行的慶喜節日，配合「有施設」（設有供品壇場等）與「無施設」（只依觀想等）表示的「歌舞第八品儀軌」，而建立依照儀軌供修的常規。後又迎請精通五明學處的嘎登大寺副座朗喀絳稱（虛空幢）來，將已經敗落為如俗家（不守出家戒律）那樣的大樂山寺，重新整理為清淨的寺院。次子澤旺索朗敦真對於佛教，特別是對於法王宗喀巴大師的教法，生起特殊的崇敬和信仰。三子噶瑪・昂旺扎巴博通算法。他們弟兄三人共娶的夫人，係光音天種藏王絳巴饒敦的公主名鄞珠（義成），所生之子為昂旺索朗扎巴季敦嘎敬（福稱世間喜嚴），及拉衣旺秋（天中自在王）兩昆仲和一女公子。

長子昂旺索朗扎巴季敦嘎敬住胎（即未生下以前）期間，曾發現過很多殊勝徵象，他博通政教才智，依止漆默住巴宗門下的法王赤松德贊之功德所化身的絳巴達欽為上師。他特別精通「大密金剛乘」，一心專修「生起」和「圓滿」兩種次第的甚深瑜伽，獲得本尊及護法的許可，能役使一切天神羅剎等。他神通自在的美譽，為

眾所稱道。當達哲寺發生火災時，他的密法用具衣物等件，在大火中安然無毀，甚至他用過的茶碗也絲毫未損。這樣的加持和悲力，是十分希有的。那次火災，也是由於昂旺索朗扎巴這位持明自在大師，他是薩霍爾王珠那正最後受生的業力所感的異熟果報，都積於這最後生中而成熟的原因。當他來到蓮光殿時，他對一些侍者說：「你們從已焚毀的僧院中，去找一件可以獲得的任何物品給我拿來。」侍眾依照他的話，拾得大阿闍黎蓮花生的本生事記畫像，而呈獻給他，他看圖說道：「從獲得的大阿闍黎捨棄王朝權位，而一心精修這一事業的圖畫看來，我這後學小子也是不會執掌現今王朝權位的了。」他作了這般未來預知的開示（對弟子羣眾所指示的話）。他的兄弟拉衣旺秋對於一切共通的學術，是很淵博的，並且具有如帝釋統率神勇大軍而來臨的威風，是一位身披大無畏堅鎧，勇武絕倫的人物。後來，從他們兩昆仲又次第傳出一些子嗣。

十八、藏王大司徒的大臣仲欽・扎巴讓波的史實

當法王赤松德贊在位時，堪布菩提薩埵和阿闍黎蓮花生兩位大師之修有成就的弟子中，有一位名叫梁・頂正讓波（定賢），他的血統次第傳衍，而漸次在贊壙東部傳出一位後裔，名叫扎巴讓波（名稱賢）。他在藏王大司徒的座前，親近承事，當上了峨喀哲城的地方長官。他的兒子贊壙貢扎及貢協兩弟兄，共娶雅隴廓納的女公子名扎喜季謨為妻，生有三子，長子為仲欽・協饒扎喜（智吉祥），次子為袞扎巴（普稱），三子為袞旺巴（普權）。由次子繼掌峨喀達哲城的長官職務。三子則到哲壙求學，長子協饒扎喜在藏王座前，親近承事。當薩迦派喇嘛袞嘎絳稱，及察巴、雅讓巴等人在元帝座前，進讒言誣告大司徒的時候，為了澄清元帝的懷疑，協饒扎喜不顧生命危險去到元帝圖根帖睦爾的座前，詳細稟明一切原因。由於他所稟的原因，很是善巧，以此獲得對於暫時和永久都有利益的職封。由於他對司徒王朝功績不小，在論功行賞時，賜予他以扎噶莊園重地世襲享受的上諭文書。

協饒扎喜生有二子，長子為仲・仁清伯（寶吉祥），次子為比丘。長子受大法王藏王扎巴絳稱的任命，掌握地方長官的職務。他作了宗喀巴大師的主要施主，先後資助修建嘎登大寺。他從炯傑地方娶得桑傑瑪為夫人，生子有仁清倫波（寶山）、倫珠巴（如意成）、扎巴絳稱（名稱幢）、恩珠（成就）、恭嘎仲巴（慶喜聚）等五人。長子仁清倫波，藏王任命他為地方長官，作了嘎登門中（即黃教）的主要施主；次子倫珠巴主管藏王御膳官的職務；三子扎巴絳稱出家後精研經典，後來，他主持色拉大乘寺（黃教三大寺之一）的法座；四子恩珠主管法王桑傑絳稱進膳官的職務；第五子恭嘎仲巴，藏王恭嘎勒巴任命他為地方長官。他們諸兄弟共娶得仁綳的女公子拉謨却炯為妻，生子二人，長子朗索・袞却巴出家為僧；次子舍却嘉波，由澤里仁波伽任命他為地方長官。他在勒嶺・

袞嘎鄞勒（慶喜安善），及法王默朗伯哇（願吉祥）等善巧大德的座前，聽受了很多經教正法。他娶嘉瑪哇的女公子為妻，生子有朗索・絳伯澤仁（吉祥長壽）、堆杜嘉波（伏魔王）、瑪細巴・索朗嘉波（福德王），及兩位女公子，共子女六人。長子絳伯澤仁從雅焦娶得澤仁伯仲為妻，生子為澤敦多傑（壽固金剛），繼掌地方長官的職務。

十九、大臣細噶倫哇的史實

先是欽波・仁清讓波（寶賢）在藏王座前，親近承事。司徒派兵到薩迦去的時候，對拔謨住巴的區域軍隊說：「你們應當去禮請欽波・仁清讓波。」於是他們請來仁清讓波推舉他為長官。那時他掌握了大長官職權，所施設的政策遍於廣大民眾。那時正當薩迦派和元帝結上了施主與上師的因緣，前藏方面一時聚集了不少的財物，以諸大長官為首的所有區部首長興起訴訟，在法堂嚴詢十三天之久，結果約有五百人被判決處刑。那樣的威風，就是兇惡的羅剎也要顫抖。繼後他在崗波地方，建築格細碉堡，設立巡防哨所。他娶有雲達洛鄯的女公子鄯吉、康謨、本謨伯敦綳等三位夫人。鄯吉生有嘉哇仁清（勝寶），及仲欽・朗喀讓波二人。康謨所生之子為長官扎巴。本謨伯敦綳生有伯敦却炯（吉祥護法），及索朗讓波（福賢）二人。

伯敦却炯曾一度當下梁區桑珠哲城的長官。長官扎巴在藏王座前，親近承事。經敬安・扎巴絳秋（名稱菩提）及仲季・絳稱讓波（幢賢）王臣兩人商得同意，任命扎巴為勒烏城長官。當貢洛法王的兄弟哲壙格業及巴德堪布為首從貢噶率兵到措納凍的時候，扎巴充當統帥進行抵抗。開戰結果扎巴獲得勝利，而巴德堪布為首的約有六十人喪命。繼後復派兵援助東巴絳伯，並在梁伯地區修築了細噶捫喀碉堡。他復在拉薩神變寺新鋪殿頂的石板、回廊及巴閣等處新蓋屋頂，和彩繪牆壁。他為了滿足藏王司徒的心願，在却仲、扎喜崗、乍納、烏嶺等處及所有季學上下區的密宗學院中，興立供修曼陀羅法的常規，又興立僧伽四眾在彌勒轉法輪像前，誦修「彌勒立誓陀羅尼」及願文等的常規。他對凍措地方，過去由於凍措熱巴妄起爭端，中經判決處罰黃金一升，折合為每年照例繳納青稞五十克（每克約三十斤）來補助地方。欽波・仁清讓波夫婦為了替兒子嘉哇仁清等弟兄消災除障，而在大小兩昭寺中不動佛及釋迦佛像

前，興立念誦藥師儀軌的常規。特別是對桑勒脫等寺的僧眾供施財物和生活費用等，乃是一樁很大的善業。

仲欽・朗喀讓波，經藏王任命為勒烏城的長官，他以宗喀巴師徒作為根本上師。在修建哲蚌寺（黃教三大寺之一）時，他捐助了不少的資財。並且在正月神變節日，為眾生培福而在拉薩的大願盛會中，他也作了主要的施主。

朗喀讓波娶仁清卓瑪為夫人，生子為仲欽・朗喀伯覺（虛空滿），受藏王扎巴絳稱的委任當了地方長官。他製作金書「甘珠爾」佛經，對拉薩神變寺及寺中一切佛像等，勤行供養，盡力服務。他還對哲蚌寺作了建寺最後完成的供養。

長官扎巴娶察巴本謨為夫人，生子為仲欽・扎巴伯讓（吉祥賢），他在藏王扎巴炯勒座前，親近承事。並依次當過輪流派駐達納軍中的財物管事，及法律方面的職務，和御膳官等職。他雖曾娶嘉喀哲長官的女公子格讓瑪為妻，但中間一段時期，因有顧慮，遂出家為僧。後來，他又改穿元朝服裝，被任命為都慰使（音譯）之職，復被委任為北部乍塔特澤區的長官。當仁綳在卓日時，他對仁綳用過一些克敵制勝的策略，獲得智勇的美名。他的兒子仲欽・伯覺嘉波（富貴王），藏王扎巴炯勒昆仲任命他為地方長官。他對佛教，特別是對宗喀巴大師的教義，十分崇敬和信仰，他的榮威也日益增上。據說枳公垛特以下，喀惹的洞石以上，及雅隴察住一帶都是用他所作的通行證。他生有三子，名為昂旺索朗嘉波（語自在福王）、昂旺索朗倫波（語自在福固）、昂旺索朗朗嘉（語自在福勝）等人。長子幼時早已夭亡，到得兩兄弟當事的時代，仁綳・鄞約多傑（不空金剛）對他們常用武力壓迫，他們的權威也就完全失去。

二十、大臣嘉喀哲巴的史實

往昔垛康區上部出現一位名叫乍閣當贊的人，身穿虎皮衣裙，能和熊羆相鬥。他當了格薩爾王的女婿，由此而傳衍後裔。後裔中雲達綳業之子為阿闍黎朗喀絳秋（虛空菩提），他依密宗金剛乘而修得成就。他的兒子為阿闍黎朗喀倫珠（虛空運成）。朗喀倫珠之子為阿闍黎朗喀讓波（虛空賢），生有三子，名為準珠多傑（精進金剛）、扎巴準珠（名稱精進）、須魯帕（聖童）等人。長子準珠多傑在納壙寺出家為僧；三子當了定日地方扎窩巴的文書官；次子扎巴準珠之子絳稱（寶幢），博通文學，著有著作傳世。

絳稱和法王噶瑪巴很是親密友善。有一次，他到楚普寺塑造大菩提像時，對法王說，如果有足夠的塑造材料，那怕是塑造如前面這座森林大山那樣大的，我的胸中也能布置得闊綽有餘。從此一般人都稱他為化身活佛「林山氏」。絳稱娶瑪季拉捫為妻，生有三子，長子為伯敦讓波（吉祥賢），次子為伯敦仁清（吉祥寶），三子為瑪桑達波。繼後，長次兩兄弟來到上梁區屬於杜穹河西的內部——倫裕區烘謨隆仁的途中，遇見甲巴族的後裔帕巴嘉納大師，當即請求賜名，於是長子得賜名叫帕巴伯讓（意為聖吉祥賢，從此稱嘉喀哲巴，即嘉喀哲城人氏），次子得賜名叫帕巴仁清（聖寶）。

帕巴伯讓掌握了薩迦寺的職權，他對精於言詞、文字、算術三者，且兼有武藝的東螺與西螺區的杜尾格波，賞以穿戴和嘉勉文書。繼後，他執掌細脫近侍官的職務，並派遣拔西達喀清去到中原皇帝座前，獲得賞賜他掌管枳昌貢金一帶的職封文書。他到藏王司徒座前的期間，遇到阿闍黎朗嘉、協讓、巴西袞却等人將他阻擋在仁綳地方，而在送交寺院懲罰的當中，他獲得了解救。回到後藏的時候，獲得了元帝的職封。他建築了哲清及拔日朗嘉城，一日之間

就把嘉哲及納窩兩城的沿邊一帶築鋪完善。此外還修建穹哲等很多城市，及哲清大寺。

帕巴伯讓有子多人，他的夫人瑪季悲瑪所生之子為朗欽・袞嘎帕（慶喜聖），復生有本波貢波等子女多人。其中達欽・饒敦袞讓帕（普賢永聖）去到勒烏凍王宮藏王扎巴絳稱座前的時候，藏王對他說：「宮中嘎敦哲佛殿內，所供佛像、經書、佛塔等，隨你喜歡哪一種，你可以取去。」於是他請求藏王將一尊小型金剛座的釋迦像給他（這是宮中主要佛像），以此人眾都稱說他的心量不小。至今嘉哲城的里瑪寺中仍舊供奉着這尊佛像。

達欽・饒敦袞讓帕曾到後藏，在卓波嘉扎運用戰略使仁綳・朗喀嘉波的全軍覆沒，因而獲得長於戰略的美名。他與克主仁波伽（宗喀巴二大弟子之一）有上師與施主的因緣，以此他修建了伯柯鄞清寺並安置僧眾。他還興立了修密僧眾專研多種曼陀羅，以及習經僧眾在夏季法會中，廣習諸經，勤行辯論的常規。又修造吉祥多門大塔及緞製大佛像，並經常不斷地書寫「甘珠爾」佛經。在衛藏的大長官中，他所作的善業算得是最大的。他的兒子為饒敦扎喜帕（吉祥永聖）。從饒敦扎喜帕之子鄞珠帕（成聖）起直至達波彭松巴之間，他們的權威仍舊不衰，中間雖發生一些不安的時局，但藏王對他們始終愛護支持，以此未成大患。

二十一、大臣德巴・窩喀哇的史實

先是窩喀哇・仲欽・扎喜絳稱（吉祥幢），藏王扎巴絳稱賞賜他以地方長官職務。在法王讓炯巴修建利瑪嶺寺時，他作了主要的施主。他還用金汁書寫所有西藏地區的一切佛經。以他的前半生來說，他依正法治理政事。後來，他在納純巴，及法王嘉操巴兩師的座前，受得別解脫戒後，一般人稱他為窩喀大沙門。繼他之後，由洛讓巴及嘉措哇昆仲來治理政事。藏王復任命嘉措哇以武官的職務。據說他是能克敵制勝，很有威名的人物。

繼此由堪欽巴修造佛殿，及至尊彌勒像等，而使王朝善法的傳統得以不衰。此後繼之而起的鄯約多傑（不空金剛），他對善巧有成的大德洛讓嘉措（善慧海），及解決過去藏中人士對初佛時輪經未知與誤解的一切疑難的大德辛達欽波巴，及一切智根敦嘉措（僧海）諸大師，一心崇敬，傾誠供養。特別是對於傳說有空行母暗中住居的聖地法輪勝寺也作了很好的供施。他所作善業之力，猶如智慧利劍，不是為自己子孫的榮貴，而是用以斷除無邊的輪廻生死。因此他的兒子彭措饒敦逝世後，他的後裔雖是未能長延下去，但是在後期中，他的裔嗣是與光音天種下降人間的藏王（藏王家族中之一戶）並成一家了。

二十二、大臣雅焦巴的史實

雅焦巴是法王松贊干布座前文殊化身的大臣——曾根據梵文五十字母而創造藏文三十字母的圖彌・桑補扎的後裔。關於桑補扎的名稱，有的叫作補扎，這是不合理的。也有的叫作桑壩扎，但這也是由於此間藏中人士對於梵語「桑補扎」讀不正確的原因。這在大譯師須魯哇・却炯讓波所著的「正字學寶篋論」頌中也說：「雪山叢中諸上師，通稱大臣桑補扎。」大臣桑補扎之子為瑪哈薩埵。瑪哈薩埵之子為耶納。耶納之子為利瑪隆色。利瑪隆色之子為伯爾那金。伯爾那金之子為捫謨。捫謨之子為卓窩拉色。以上諸人都享壽百歲。卓窩拉色之子為索朗嘉波（福德王）。索朗嘉波之子為嘉波嘎（王喜）。嘉波嘎之子為達真絳稱（馬頭金剛幢），他的兒子多傑扎喜（吉祥金剛）在薩迦帝師袞洛座前服務，並曾獲得在元帝座前服務的差事。以此他也獲得都慰使（音譯）官職的賞賜。

多傑扎喜之子為長官細仲，藏王扎巴絳稱任命他為貢噶重鎮長官。細仲的兒子為嘉哇協饒（勝智）。嘉哇協饒所生之子為本欽扎安，他在上半生中，曾受藏王扎巴炯勒任命為雅焦和貢噶兩鎮的長官，但他是化身而來的有情，是特殊超越的。以此在他的下半生中，曾出家為僧，修建了稱作貢噶金剛座的密宗寺。從他的侄兒起直到德巴・朗嘉哇昆仲之間，他們的權位榮威，仍舊是蒸蒸日上的。

二十三、嘉巴赤本的史實

在雅隴區的下部瑪裕地方的附近，曾出過由嘉區王名「學讓」和「道讓」的種嗣所傳出的弟兄多人。這在預言頌文中說道：「雅隴區域中，突出嘉區王，異熟業所生，睫毛長覆眼。」先是在嘉地區中，出有弟兄二人，兄名嘉・却季噶哇，弟名脫巴・裕衣彌瑪金。脫巴生有二子，長子為堪布・雲敦却（能勝），次子為嘉・俠噶。長子在正德寺出家，從唉城到洛城、從嘉地區到俠達區、從達波到仲達、從梁區到生謨彌等地區都歸他掌管；次子生有二子，長子為多傑勒巴（金剛善），次子為多傑旺秋（金剛自在）。弟兄二人在梁區修建了嘉措城碉堡。多傑旺秋生子為喇嘛嘉納欽波・仁清窩（寶光），他拜謁喀濕彌爾大班抵達，請求傳授了「行續部」中的「十二曼陀羅法」。此外他還依止嘉哇脫杜巴、厥窩炯、傑達彌巴等很多上師，勤行聞思修學。特別是他對於利刃三種本尊護法等密法修得更是精通有成。以此他獲得勝過樣哲寺的尊嚴和具有神威的美名。當他修築樣哲寺佛殿時，發現有虎、猴、土鱉三種妖精變現出極大的體形。據說虎鱉二精被他殲滅，二精的皮囊仍存寺中，為眾目所共睹。不幸猴魔逃遁，這是眾生的業力所致的惡果。以此因緣，後來仁清窩也就出家為僧。如果當時猴魔被殲，則衛藏地區，特別是藏南一帶不安寧的根源可以消除。這位大師他有四大法徒，即下嘉區的察貢却嘎（法喜）、諾絨的饒嘎哇領波（極喜）、達波的壩措熱巴、後藏的烏宇巴欽波等人。當時興建有四大寺，即梁區的仲喀寺、唉區的色波寺、達區的納謨學寺、嘉區的措嘉魯崗寺等。他的子嗣為嘉覺色。嘉覺色之子為安達。安達有子三人，為格通哇、嘉・仁清（大寶）、法王伯讓（吉祥賢）等。長子格通哇所生之子為仁清伯（寶賢）、旺秋仁清（自在寶）、仁清讓波（寶賢）、達波哇等四人。他們在達波、梁區、洛絨等地建立了很多莊園。次子嘉・仁清在唉、梁、嘉、達、洛絨等地區，按戶抽集人丁

來抵抗元兵，擊退了元兵的進攻。羣眾便推舉他當了地區長官。他的兒子名袞嘎仁清（慶喜寶），在薩迦大長官袞嘎讓波（慶喜賢）座前親近服務。

至于嘉・法王伯讓，他去到帕思巴大師座前，依袞索（慶喜福）為導師，學習所有部種、本身、學系三種傳承和秘要教授。他在阿彌嘉納在世時所建樣貢寺等原有的基礎上，在寺中擴建碉堡，收集了很多中原和元代的各種財寶，蓋印封存在暗庫中。並用金汁書寫了全部「甘珠爾」佛經，開始建立起了佛教的榮威。法王伯讓所生之子，為袞嘎絳稱（慶喜幢）、大堪布季布哇、安達却生窩（法獅子光明）、嘉・土巴伯（能仁德）等人。袞嘎絳稱被派到蕩區大長官峨熱生格（光明獅子）的座前服務。德烏惹的財產管理一職，也是在那時獲得的。至於安達却生窩，由於他是枳公方面的代理人，也就由枳公方面推選他為嘉、達兩區的長官。

却生窩之子為大堪布楚讓波（戒賢），他當了讓謨伽寺的堪布，後來掌管樣哲大寺的職權。楚稱讓波之子為袞却讓波（寶賢）。袞却讓波之子為扎喜伯讓（吉祥德），他去到哲壙求學，取得能說善教的導師資格。後來藏王扎巴絳稱委任他為嘉區的區域長官。他所生之子為嘉哇扎喜（佛吉祥）、釋迦伯貢、土巴絳稱（能仁幢）等人。長子嘉哇扎喜來到勒烏凍當了藏王座前的近侍官，後來藏王委任他為嘉區的區域長官。他所生之子為嘉・扎喜達傑（吉祥盛）、悲瑪達却嘉波（蓮勝王）、嘉・澤旺嘉波（壽王）、格桑却季絳措（賢劫法海）、嘉・羅布嘉措（寶海）等人。釋迦伯貢在大堪布雲敦旺秋（能自在）師前出家，一心專研聞思修學，後來當了讓謨伽寺的堪布。

至於格桑却季嘉措，他著有「無謬事業」等很多著述，以善巧經教而著稱。其次是嘉・扎喜達傑，他受哲壙大長官多傑仁清旺嘉（金剛寶王）的委任，當了脫居隆區域的長官。後來勒烏凍方面藏

王復賜他以很豐富的上品茶葉。在嘉區的區域長官中，他的名聲比較大。他對法王噶瑪巴・傑仲・却扎嘉措（法稱海）很是敬重。他主要以金汁製作了全部「甘珠爾」佛經，及建造佛像、佛經、佛塔等很多清淨善業。他所娶夫人名多傑葛噶謨生有二子，長子名嘉・羅布扎喜（寶吉祥），次子名扎巴絳稱（名稱幢）。多傑嶺巴所作的一些預言中說：「梁區出一王，權統眾庶民，將有觀自在，化身為人王。」兄弟兩人一個成為住巴活佛，名絳央却扎（妙音法稱），他上半生全依父母所叮嚀的話來治理政事。他所生之子為敦真羅布（持教寶），及措傑多傑（蓮花金剛）。措傑多傑所生之子為大王彌滂澤衣旺波（無能勝壽王），及武官達多傑（虎金剛）。他們兄弟二人所生之子為噶瑪・澤旺扎巴（壽稱）及貢噶朗嘉（尊勝）。

二十四、武官嘎敦巴・索朗嘉波的史實

在吉學區雅却嶺地方，出有一位名叫彌穹鄆嘉（義勝）的人，他在法王松贊干布之大臣嘎（即祿東贊）的後裔——察巴區域長官哲霍・嘎鄆讓波的座前親近服務。後來由於時局的演變，他當了藏王拔謨住巴的地方長官細噶倫巴的僕人。繼後他被委任為梁正區嘎敦地方的長官，因此獲得「嘎敦巴」之名。鄆嘉有子三人，長子名索朗嘉波（福王），次子名旺達（權盛），三子名朗色（毗沙門）。長子索朗嘉波很得倫巴・伯覺嘉波的歡心，於是都稱他叫依納索嘉（黑猞猁福王）。到了絳青却隆寺和祥貢朗索寺被開除出管屬的關係後，因主要的挑衅，是兩寺所作，以此使他獲得「納凍卿」（音譯，「卿」係漢語的官位，「納凍」係地名）的官職委任書。次子旺達當了朗本城的長官。三子朗色當他住在仲日烘城的時候，仁綳的人馬前來圍攻，他因為顧慮到城市將毀於炮火之下，也就將城獻出。繼在察區另行建築碉堡來居住。依納索嘉所生之子為朗索・朗喀嘉波（虛空王），他有一段時期掌握過曲學區通波哲城的職權。但是後來倫巴發生內變，在仁綳統率人馬來到業壙的時候，他不得不獻出了他所管的曲學區。

朗喀嘉波生有二子，長子名澤敦嘉波（壽堅王），次子名索朗（福德）。長子出家為僧；次子索朗由於倫巴昆仲對他發生過多次恨怨，當仁綳・鄆約多傑領兵進入吉學的時候，他獻媚取好於仁綳，首先去歡迎仁綳的前鋒，並願效勞使勒烏和布達拉等處能到仁綳的手中，而作為他的獻禮。他盼望仁綳得勢後，賜以掌握業達下游和曲索喀以上一帶地區的職權。不久藏王的大軍進到熊波惹的時候，經雅焦・仁清扎喜介紹嘎敦巴與俠巴二氏在藏王駕前服務。後來俠巴獲得藏王賜以覺謨隆及吉學永汝的長官職務。而嘎敦氏則獲得掌握鄆欽所屬的大河南北兩岸一帶地區的職權。雅焦則獲得勒烏城長官的職務。由此他們成為藏王的服務人員，獲得以西藏金剛座

——神變寺等為主的吉學一帶的執法長官的任命，憑水晶印信可以判決訟事及任免僚屬的事宜。

索朗之子名惹魯拉松（天護），當藏王住在曲學區的時候，仁綳領來大軍壓境。那時惹魯拉松為首率兵與戰，使仁綳軍隊幾乎全軍覆沒。以此功績，藏王賜以武官索朗嘉波（福德王）的名號。後來季日達哲絕嗣，他同嘎敦氏合併而為一家，生有子女六人。其中二人幼時夭折。此外有一女名叫澤旺嘉謨，係炯傑霍索的夫人。又有一女名叫凍噶，係地方行政長官的主婦。凍噶下面的兄弟名朗索·鄞珠嘉波（成義王），他從藏王那裏求得地方長官的職務。過了不久，德色（地方行政長官）內部發生了不安，憑他們嘎敦氏的關係，他被派到覺謨隆及仲瑪。同時他也就將堆隆及澎裕等區的城市大半收歸在自己的權下。當藏王對曲學堪欽布譴責而興問罪之師的時候，他作了軍中的骨幹而去到曲學。他還為了住在貢噶的昂旺扎巴殿下登上哲區重鎮的職位，而效忠服務。

鄞珠嘉波的兄弟為德巴·扎喜饒敦（吉祥堅），當雅焦方面對藏王所吩咐的職務，未能做好而失利的時候，扎喜饒敦出動了所有吉學區的人馬反攻敵人，攻佔到脫喀一帶。因他對藏王效忠有了功績，便獲得藏王賜他以扎噶莊園重鎮的長官職務。當勒凍、雅焦等南部一帶的人馬，到了吉學下區朗嘉崗的住却嶺寨那裏，扎喜饒敦帶頭衝鋒陷陣。他在堆隆區措納凍、雅貢河流域梁、嘉、諾三地區，及脫扎、達貢等處抵禦來犯的嘉讓人馬，結果嘉讓人馬均被他擊退。他在攻擊敵人的時候，非常勇猛，大有令羅剎王也要退避三舍的威風。

扎喜饒敦復修飾嘎登寺銀塔的塔門，及修造拉薩神變寺殿頂金瓦。又在仁清崗興立講說智王法稱論師的宗義——「量釋」等論的學院。他所作的這些清淨善業，猶如月光朗照白蓮花苑，使香潔的花朵一時盛開。他依止種姓德能兩俱的拉准巴·索朗伯讓（福吉祥

賢），及副座法王朗喀絳稱等帝師，傾誠地恭敬承事。他精通一切共與不共學術明處，美德名聲，如同美妙音樂響徹天界。

扎喜饒敦之子名德巴・裕嘉羅布（戰勝寶），擁有很高的政教權威。他生有三子，長子為索朗朗嘉（福勝），次子為意信羅布（如意寶），三子為却傑（法王）。長次兩子從哲區迎娶藏王的公主為夫人，生子有貢波饒敦（怙主堅），及多傑朗嘉（金剛勝）、法王措傑多傑（蓮花金剛）等人。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頌這段史實。聽我道來：

「榮華朗族四部齊備，猶如聚寶常生樹。
王朝事業正昌隆，好比寶樹枝葉簇。
結出人王果，福德受用俱豐富。
人民欲樂得滿足，如降美霖甘露。」
「善妙種姓如大海，源源不息，
繞以黃金地，象徵榮威無際。
高尚的史實，勝似須彌與天齊。
山峯高處，人王諸侯聚會地。」
「如同觀音具千眼，觀察教政，
洞鑒一切取捨事，絲毫不紊。
勝似帝釋藏王，不論為誰，
在此王朝，均不失其尊榮與威信。」

二十五、利窩王拉嘉日哇的史實

從藏王大司徒起直至西藏所有尊卑大小職權還未分散期間，所有負責朝政身居高位的人物，大都是獲得藏王的關注，而任命他們以職權。但是拉嘉日哇他從未獲得藏王任命的職封，而竟成為統治利窩（西藏西部邊界）的人王。先是在西藏法王的無垢種嗣朗德峨松（天軍飲光）之子藏王伯柯贊的後裔中，出有藏王名察哇・赤扎喜哲巴，生有三子。三子中的窩德（光軍）次第傳嗣，而出有窩吉壩，由窩吉壩而傳出章察六兄弟。正當拔謨住巴王朝多傑嘉波在位期間，他們在敦薩特寺的下部節波察哇絨巴地區當了那裏的地方長官。繼之又次第傳出朗索・達默巴，他在唉堆區曲村喀下部（那裏的山中長有一種鬍鬚般的草），建立起了莊園基業。因此就有了嘉日哇（胡山氏）的名號。

繼後，次第傳出拉・却季協業（法友）等大總管。此中出有拉・扎勒朗嘉（勝敵），他住在嘉日宗城，並與一切智根敦嘉措（僧海）結上了施主和師長的因緣，而在嘉日覺喀寨建立了每年年節誦修大供施除災法的常規。

扎勒朗嘉來到唉清山口，那裏發生了很多吉祥的事緣，地方人眾便對他獻上一克初熟的青稞作為獻新，後來他成為那裏的最高長官。他又將山口扎喜却宗城作為王宮所在的首都。在拉・季敦旺秋（世間自在王）登王位後，傳出了拉・絳巴饒敦（慈堅），及拉・裕柯旺秋（統疆自在王）兩昆仲。在這一時期，正如活佛德欽嶺巴的預言所說：「唉區地方中，血海三沸騰。將出一人王，名字稱絳巴。此王之政統，發展日興隆。」事實也與預言相符合。後來他們的權威果然日益增盛起來，特別是裕柯旺秋他將那如同把楞伽主城搬到人間一樣的窩喀達哲城堡和那裏所轄的人民，都完全收歸在自己統治的權下。

繼此，傳嗣中出有拉・索朗饒敦等三昆仲。索朗饒敦他繼登王位。他在伽噶宗城的附近修建寺廟，並依正法來治理國政。繼他之後，由拉・嘎敦伯壩（吉祥焰）繼登王位。伯壩對佛教，特別是對宗喀巴大師的教法，作了無上的敬奉和承事供養。他在若巴扎地區對於難以調服，而只憑自己意願行事的人們，一概剿滅，而取其血淋淋的髮髻連帶頭肢的人皮歸來。他以威猛無比的精神，披戴着戰無不勝的甲冑而平息了所有的頑強。後來由法王洛桑土多（善慧力）繼登王位。洛桑土多由於慈心的牽動，雖是以息事寧人，平息民亂而為主，但是惡業的巨浪推動了那跳躍難馴的眾生，猶如羣魚相率入於大鯨之口。到後來發生的一切叛變事件，都經那執行王朝法令的索朝饒敦等人運用很多和威相濟的策略，一一平息下去。這一繼登大位的法王，對於善業一心勤行，他特別努力精修密乘甚深瑜伽法門。此後繼登王位的是拉・昂旺嘎敦饒敦彌居朗嘉（語自在喜堅永勝王）。他那圓滿的權威，仍能向上增長而無碍。說到這裏，作一中間插曲來讚頌這段史實。聽我道來：

「百施福緣住居不死城，
稱天帝統率諸天神眾。
藏王如法治國政，善業無垠。
甚堪嘆，三千世界歸一統。」
「藏王受用四部福財有來由，
他擁有金輪寶中魁首。
招來無盡寶藏此間有，
如意樹王滿眾願，德澤悠久。」

二十六、顧實汗敦真却季嘉波的史實

自從那受天承命的曼殊室利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傳下聖旨，以雪域大西藏所有疆域，全供於具德薩迦派後，大眾都稱讚說，地上有皇帝施主與薩迦師長兩者聯結的因緣，好比天上有日月雙星的交輝。此後大約經過將近七十年之久，也就是那誰也不能摧其福德威力的地上梵王大司徒絳秋絳稱，以他獨有的智勇和艱苦的毅力統治西藏全境的時期。從他的統治起有很長一段時間，如上文所說的那般情況，拔謨住巴這一王朝的法令所到之處，如潔白傘蓋遮遍了西藏大地。但是後來到昂旺扎巴殿下逝世之後，可以說拔謨住巴王朝的名義，已不能行使，全失其作用了。這時正適合於將產生一位突起的新人王的時機。這在澤惡．掘藏師協饒峨熱（智光）所發掘的「大悲觀自在的記別」中也說：「相似雅音處，觀音所化身，名稱阿爾太，能作新起王。建立修法宗，安樂五十載，不合生緣時，此區自衰弱，將如風吹散。」這是說德巴．澤惡哇的人中，將出一位新起人王的預言。又從朗哲方面所出的秘密預言中說：「後藏將有王，彼名稱蓮花，一生到究竟，不為魔力引。」這一預言如果沒有偽造的語句夾雜其中，那是指仁綳大臣的兒子名悲瑪噶波（白蓮）將作西藏之王。但是由於錯失因緣，以致悲瑪噶波未能達到身登大寶王位的目的。又悲瑪嘉操．阿里班抵達及仁珍勒敦巴的「總集上師八種教誡記別」中說：「瞻洲東南交界處，出有銳利黑魔女，彼生九子毀瞻洲。特於此間藏土中，未來將近四十年，將有九魔化身出。與其九臣九執事，管業首要九武官，九九八十一惡人，牽引眾生往下傾。」這一預言算是及時得到了應驗。到後來仁綳巴有一臣僚任桑珠哲城長官時，他聯絡了納壙巴、洛穹巴、嘉措哇等南北一帶官吏發動叛變。前後所發動的叛亂雖是漸次擴大起來，但是在進駐後藏的人王發號施令之下，所有衛藏各區漸次獲得統治權威的諸人，都好比羅睺蝕日吞盡日體的那般情況，連他們所轄的民眾全都

歸附於一人統治。這一統治者，即是在這諍刼中的轉輪王敦真却季嘉波（持教法王）。這在掘藏師枳默倫波（無垢山）對這位人王啟示的預言中說：「七次戰亂最末次，將出能安藏疆王，彼是金剛手化身。」從這一預言來看，敦真却季嘉波他是秘密主金剛手菩薩為化現人王而遊戲於人間的。以此得知，這是菩薩的悲願，為了利濟有情，菩薩轉生為敬奉佛法的人王，無疑他已遠離普通凡夫所有愚昧黑暗的行境，他那能生利樂的光明，常照十方一切眾生。

這一人王他是在北方有一支無數民眾的和碩疆域中，屬於鄂羅四大部落的內部——和碩長官哈納那娶得夫人阿亨哈通所生五子中的第三子。他是壬午年（明萬歷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誕生的，名脫若比呼爾（音譯，係蒙語）。他剛到十三歲的時候，曾在哥噶爾數以萬計的軍隊中，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而將敵軍迅速殲滅。以此大家都讚美他是羅剎王楞伽主再來人間。當時那些區域完全是邊野地區中最邊遠的地區。這邊遠地區的一些邊國，如同那未開化的野蠻邊國一樣。其他蒙疆地區，由於一切智索朗嘉措（福海）與這一人王已結上施主與師長的勝緣，正法得以廣宏傳揚，所以人們感到一聽佛法之名，便使耳根清淨，心生歡喜，舉手加額作禮祝賀。在這一邊區興立佛法，也與往昔藏王拉・脫日栗俠（即拉・脫脫日栗贊）最初獲得尊嚴秘寶時那樣尊重的情況相同。當丙午年王滿二十五歲的時候，王的母后逝世。敦真却季嘉波王在為亡母超度培福的因緣裏，他將自己所有財物受用布施於一切尊卑有情。這一布施不是為此生的名利恭敬，及希求良好的異熟果報，而是如阿闍黎月稱所說：「能施、所施、與施物，彼能施者作布施。」即是說，如聖者大士所布施的史實那樣，一心認識能作供施的人，與所供施的對象，及供施物三輪皆空，無實有自性的空性原理。所以一切聖者菩薩作利於其他有情事業時，那怕是地獄火坑，菩薩進入其中，如處在天堂樂園中一樣。這也是法爾如是（自然規律），地獄天堂，性空無別的原因。有一次，喀爾喀和鄂羅部落彼此陳兵邊

界，正是戰雲密布的時候，敦真却季嘉波王為了成就大悲的心願，不令由此演成屠殺的惡業，而使無數有情墮入無邊的三塗苦海中。因此，他在那喀爾喀與鄂羅雙方戒備森嚴而不能通行的時候，披着「自他相換」的悲心堅鎧，果敢地去到喀爾喀敵人叢中，經過一些困難而使事件得到和解，最後達到了善願的目的。東柯法王及喀爾喀王和他的臣僚等，對敦真却季嘉波王這種精神很是欽佩，並生隨喜，賜他以大顧實（大智王）的職位。後來他仍返回本土鄂羅。

過去有一鄂羅人禮拜「金光明經」的時候，法王索朗嘉措看見，問他禮拜的是什麼經？他回答說：「阿敦格日爾。」（蒙語，意為金光明）法王當即授記說：「再過二十年後，在你的區域中，這一正法將興盛起來。」後來果如預言所說。敦真却季嘉波王作施主翻譯了「金光明經」等很多佛教經典，而建立起了佛教的宗規。這樣的事業，就連天神也都讚說他是法王松贊干布再來人間的。

過去蒙疆六大部區中所有與西藏王朝訂有文約的部區，後來都因洽噶爾王毀約而發生戰爭。在戰爭中，有一些人逃亡而來到喀爾喀的羣眾中。喀爾喀的長官們對於逃來的人眾，彼此相爭，奪為己有。在這一場爭奪中，喀爾喀的土却（人名，喀爾喀酋長之一）被驅逐出了本土，而來到措喀地方。這真像故事中所說的罪惡地區，降下了寶雨那樣希奇，在短暫的時間裏，土却的權威也就大起來了。他受魔力的牽引，心情也就驕橫起來，他對於佛教，特別是對於宗喀巴大師的教法，生起邪見和怒恨，而惡意破壞。因此，敦真却季嘉波王就從一心敬奉佛教的本土發動了大軍，於丁丑年正月開到措喀地方，好比具力王羅瑪那殲滅羅剎楞伽主那樣，一戰之下，他將土却的四萬大軍殲滅無餘。於是東至措喀的邊境，完全收歸在自己的管轄之下，而以政教相輔的策略來治理所轄的民眾，使其獲得安樂。他漸次來到藏中，成辦那能增長廣大福德資糧的喜慶盛會。在西藏的金剛座——拉薩神變寺中，他接受了諸候之冠，能使

眾生獲得安息的大法王稱號與職位。繼後他轉道來到嘎登尊勝洲大寺（黃教三大寺之一），當晚雖是二十七日月黑天氣，但在黃昏時分，發現極為白亮的暮色，能看見細小的礫石。這是符合政教事業，將成為潔白祥和的緣起徵兆；並在那時又發現一些大西藏將歸他統治的良好徵象。在丑年冬季，因康區中部白利發生了對佛教徒進行殘害，而只許發展「笨教」的事件，所以他再次來到措喀。己卯年五月，他發動大軍到達白利，當即收服了那裏的民眾。在庚辰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有白利頑強的官吏頭人等，雖一度遠遁他方，但他們難以抵抗那福威強大的鐵鈎，結果如磁石吸鐵般地都被捕回，全數置於法庭，依法懲辦。這樣，他從區域中消除了一切病苦不安的根源，將所有受害的薩迦、格魯、住巴噶舉、達隆噶舉等各派的僧官們從牢獄中解救出來，送回他們各自的鄉土。從此包括絳域（今雲南維西一帶地區的古名，是明代沐英王封地）王所轄在內的所有民眾都來獻納賦稅方物，恭順承事。

繼後他即對衛藏方面用兵，這在阿里昆仲的秘藏預言中說：「凶惡蛇年出現時，黎明天空現白光，北部星昏蒙疆動，窩喀地方起叛亂，衛藏內亂民力弱。地震瘟疫荒三年，下降血雨有七年。」又裕謨活佛的「新秘藏預言」中說：「兔年能獲得安息，龍年此土如龍變，蛇年如蛇皮脫散，此後兔年亂復起。」後來果然發現如預言所說的時間及亂相的時候，大法王敦真卻季嘉波發動了百萬大軍出征，遂將南方邊境完全收歸權下。在壬午年二月二十五日，所有西藏木門人家王臣全體都降低了驕橫的氣焰，俯首禮拜，而恭敬歸順。於是依「時輪」初年計時於三月望日，完成統一西藏事業，成為全藏三區之王。法令所及，猶如神聖白傘大有掩蔽天界的氣勢。大法王他對於佛教的任何宗派，都一視同仁，虔誠敬重。但是由於噶舉派的執政人們作風不良，而引起對東部貢波地區用兵進剿。掘藏師嘉襯巴認為敦真却季嘉波那是秘藏中所啟示的國王，即大阿闍黎蓮花生化身再來的那一國王。此後印度柯辛王、尼泊爾漾布王、

阿里王等很多邊國小王也都來貢獻方物。又在惹達那的「王朝記別總示」中說：「牦牛之角猪之尾，枳公構巢薩迦食。」又說：「衛藏全歸權威下，彼朝六十年後出。」這是啟示枳公噶舉派與拔謨住巴的政位，後來衰微到如牛只剩其角（「枳公」的「枳」字，意譯為「牛」），猪僅餘一尾（「拔謨」的「拔」字，意譯為「猪」）的地步，這是說他們政位存在的時量已至最後的徵象。但這是從宗喀巴大師充滿悲心甘露的三密寶篋中誕生而出的轉金輪王（指顧實汗，由於他擁護黃教才有這種威德）才有這樣的一切教政功德。結尾的獻詞是：

「字母珠聯，結成宮牆院，
現出諸寶砌成的天宮樓閣甚莊嚴。
閣中搜集嘉言精華史實諸多篇，
所有諂語誑言齊盡刪。」
「它是絕妙佳辭，頌言、散文、頌散相間七韻全，
句義無混亂，好比那美女媚姿舞翩躚。
詞藻猶如美妙蓮花鬘，故事賽似少女垂髻美難宣。
除具智帝釋始有此行境，不必想是人間。」
「如迦蘭茶篋，上流勝行寶器堪誇，
顯現有據史實，遠離喧嘩，如梵葉經卷明顯無差。
圓滿絕妙佳辭，句義不摻雜，
如青春容華，普受清涼甘露，智者喜慶無涯。」
「惟有如大象慢步愚驕輩，對嘉言事業只為獲得茶酒義太狹。
這般見解，僅西牛賀洲有彼市，銷處無他。
還有仗財勢傲慢自大，姿態縱威嚴，如以智理之秤去度量，
難道輕重，分明為人中補羯娑，見者誰不咒罵。」
「有些人如鷓鴣挺身，欲飛天際，無奈足跛而無力。
此輩好比銅質以偽裝，想把黃金替。
善謬論，不畏燒熱寒浸諸威力，安坐而食多僥倖。
他們對此情景，忘却了運用智慧去分清。」
「還是那西藏法王祖孫，猶如寶冠珍異。
昆朗種姓諸王的聲譽，響徹有頂與天齊。
他們的功德智士喜傳稱，發出內心的讚頌，撥動管弦的妙音，
惹得天神化作行星來接近，為觀地上美景而降臨。」
「撫治大地的敬法諸王，他們好比那菩提樹殊勝光昌，

諸侯眾中難比量，猶如訶梨旃檀中的奇妙沉香。
沉香樹喻妙喉，發出政教雙運的吼聲嘹亮，使得如阿摩羅樹葉密聚的民眾喜氣
洋洋。
笑樂聲中，辦慶會祝樹王，感得降下甘露潤蒼生，美滿無雙。」
「輪迴世間界，廣濶天空中，
帝釋智，化作明月大不同。
朗照清涼藏地，各方齊現無隱踪。
十六條善法示光明，所有支分圓融。」
「雪域天空際，猶如美女容顏麗。
佛教正法，好比空中明燈朗照無邊際。
教證二德，更如那日光鈎召力，
鈎攝來月光童子。詮表那利樂的事迹。」
「松贊的十善賢良路，猶如月牙初出。
光華瑩潔，邪行垢穢盡消除。
聲譽盛起，宛如艷飾髮髻飄逸嫵媚。
天神皆稱大梵天王，前去爭睹。」
「執着矜驕惡心的人類，被那『欲天魔』神迷祟，
阻礙善行時，赤松藏王生大悲。
他運用善巧方便，發出吉祥光輝，
照徹雪域大地，所有黑暗全消退。」
「頂幔伸張，罩着髮髻莊嚴王，
妙齡天眷齊環抱，前來守護座中央。
縱有魔幢如林想入侵，魔軍飛聚如螢光。
難入雪域堅壁內，僅從外界遁倉皇。」
「漂流無明深淵，是那戰神魔天。
他以昆種甘露，售到雪域山川。
飲此甘露，始有薩迦執政人王出現。
堪稱具力羅睺再來此間。」
「擁有七寶榮華，大寶王位堪誇。
虛空無邊界裏，現出天宮門廣大。
宮中天眾捧出寶瓶無價，
用以灌頂授權作人王，正是拔謨住巴。」
「偉大希有！往昔諸藏王，造福於民史悠久。
發出利樂之光照民時，人民如君陀得月，花開樂悠悠！
何須你炎熱陽光照臨頭，
驕陽慚愧，逃向北方心宿宮裏面含羞。」
「教政二法如銜勒，用以調伏諸頑劣，

贍洲金輪威力壓頸脖。
所有惡行眾生應不惑，
當思與饑渴傷身痛苦無別。」
「怒火難忍，抗敵陣前大交兵，
殺敵懸頭如珠鬘，鮮血凝浸。
多次交鋒，血流如烈日難接近，
牝馬驚駭而向海濱逃隱。」
「大梵天威力，聚財天寶庫，
此間教政諸善業，亦如彼豐富。
成熟的善果猶如萬點甘露，
能生出大德的賢行，卓越難盡述。」
「崇高威權，圓滿榮華以莊嚴，
殊勝史實雷鳴般響徹人間。
孔雀聞聲起舞意甚歡！
展翅開屏祝此上流喜慶宴。」
「真堪悲哀！有將聞思甘露棄塵埃，
飲濁食穢以飽腹，矜驕滿懷。
縱得攀登高位無光彩，
恐難說他與紡織者有何差別由來。」
「母系血統，縱如高貴林苑，
出生如意寶樹枝茂葉繁。
若對大事作法全不曉，
他與金盂盛吐穢有何分辨？」
「既已受生為善巧，
若無說、辯、著三才，
那好比財天壽終生貧家，
沒有什麼差別之由來。」
「縱有威力勇武，財寶滿庫難盡數，
成辦此生與後世利樂，
慧眼若無，將他和地龍去稱量，
誰能辨出兩者差絲銖？」
「對有據史實，
缺乏鑒別的智力時，
猶如盲人獨自邁步，
產生矛盾重重的書卷難盡數。」
「史實如寶弓，拴上直弦氣勢雄。
嘉言似銳箭，假若箭翎有鬆動，
縱使僥倖射中無知愚者的胸，

善射的證人細察時，訕笑其未能成功。」
「難忍剎中（娑婆世界）有雪嶺，上空居住富有四部三力的福德大天神。
次第降臨，口誦讚頌吉祥音，與那釧鈴聲相應，來到此間上流會處——寶閣王庭。
知識浪海遊戲僧（著者自稱），獲得妙音天女啟示嘉言寶庫來笑迎。
復經語重如曼陀羅山的人王來勸請，應命而煉出如天女美妙的史文。」
「雪域大地，出生不少智士豪雄，
有如春氣孕育而出的枝葉那般茂盛。
對他們若以希有的故事嘉言來讚頌，
那如同杜鵑聲悅耳的史冊可成功。」
「佛教如日光普照，美麗環境好風光，
閒來順流暫偽裝。
依此無上密乘所結實，
碩果纍纍不尋常。」
「從金剛持顯現的身相，
善知識明鏡般的心房，
流出如歌舞美妙的言教，恩德之光。
說到五明學處，妙音天女來相迎，嬉笑洋洋。」
「從那潔白無垢的心意城，
取來論著書卷，猶如太白金星。
源源流出嘉言瑩潔水，
用以滌除眾生的煩惱根。」
「借用贍洲盛發的娑羅木，
詮表統治大地的諸人王。
我願息滅所有粗惡暴戾氣，
運用十善法治，獲得圓滿吉祥，安樂無疆。」
「遍及一切境界的善法，
猶如潔白的利樂傘，遍插到有頂諸天。
十力佛陀的教要廣承傳，
願這樣的眾生福田廣大無邊。」

關於述說這一雪山圍繞的疆域中，一心皈依三寶，敬奉導師淨飯王太子釋迦能仁佛教的西藏王臣等史實為主的「西藏王臣護法記」，詳稱其名為「西藏王臣記圓滿青春歡慶杜鵑歌聲」，是應具

自在力王敦真却季嘉波（持教法王）之命而作。這方面詳細參考了能作為根據的諸著作，如「重要遺命」、「大悲觀音法門」及智王廓譯師須魯伯哇（童德）所著史冊，和察巴派的史實等著述。而對其中一些無據矜誇的不智之言，略加批評，而將其可取之處，留作著述的資料。

進入濁世第二佛陀宗喀巴大師的教義門中，得知其理由，而獲得不退轉信念（即不倒退的信念），對合理的諸宗派，一視同仁，不染謗法罪障；並對十種明處略能表現鑽研才智，而出身於薩霍爾種姓，能說史實的出家僧昂旺羅桑嘉措（五世達賴名字，意為語自在善慧海），別名梵子笑金剛無畏鎧佛教青年新軍，於眾生導師釋迦獅子（釋迦牟尼的別號）庚申年誕生後二千六百零三年，即印度語稱作「蘇羅雅」，西藏本土叫作「利瑪」（意為太陽，即指癸未年），在中原漢語叫作癸未（音譯），此間西藏稱作水羊年十月初三日，在西藏中樞重地兜率宮百花絢爛室中著作。繕寫員昂旺格勒（語自在吉祥）。

吉祥圓滿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